

大唐三藏聖教序

御製

是

蓋聞二儀有像顯覆載以含生四時無形潛寒暑以化物是以大規天鑑地膚愚皆識其端明陰洞陽賢哲罕窮其數然而天地苞乎陰陽而易識者以其有像也陰陽處乎天地而難窮者以其無形也故知像顯可徵雖愚不惑形潛莫覩在智猶迷况乎佛道崇虛乘幽控寂弘濟万品典御十方舉威靈而無上抑神力而無下大之則弥於宇宙細之則攝於毫釐無滅無生歷千劫而不古若隱若顯運百福而長今妙道凝玄遵之莫知其際法流湛寂絕之莫測其源故知蠢蠢凡愚區區膚鄙授其旨趣能無疑惑者哉然則大教之興基乎西土騰漢遜而彼夢照東域而流慈昔者分形分跡之時言未馳而成化當常現常之世民仰德而知遵及乎晦影歸真遷儀越世金容掩色不鏡三千之光體象開圓空端四八之相於是微言

廣被拯舍類於三途遺訓遐宣導群生於十地然而真教難仰莫能一其旨歸曲學易遵邪正於焉紛糾所以空有之論或習俗而是非大小之乘乍沉時而隆替有玄奘法師者法門之領袖也幼懷貞敏早悟三空之心長契神情先苞四忍之行松風水月未足比其清華仙露明珠詐能方其朗潤故以智通無累神測未形超六塵而迥出隻千古而無對凝心內境悲正法之陵遲栖慮玄門慨深文之訛譯恩欲分條析理廣被前聞載佛續真開茲後學是以翹心淨土往遊西域乘危遠邁杖策孤征積雪晨飛遙間失地驚砂夕起空外迷天万里山川振煙霞而進影百重寒暑躡霜雨而前蹤誠重勞輕求深願達周遊西宇十有七年窮歷道邦詢水正教雙林八水味道食風庭苑鷲峯瞻奇仰異承至言於先聖受真教於上賢探躋妙門精窮奧業一乘五律之道馳騁於心田八藏三箧之文波濤於口海爰自所歷之國摠將三藏要文

凡六百五十七部譯布中夏宣揚勝業引慈雲於西極注法雨於東垂聖教歎而復金蒼生罪而還福灑火宅之軌範共拔迷途朗愛水之昏波同臻彼岸是知恩因紫墜善以綠丹昇墜之端惟人所託辟夫桂生高嶺雲露方得滋其華蓮出渌波飛塵不能汙其葉非蓮性自潔而桂質本貞良由所附者高則微物不能累所憑者淨則漏類不能沾夫以卉木無知猶資善而成善况乎人倫有識不緣慶而求慶方真茲經流施將日月而無窮斯福遐敷與乾坤而永大

皇太子臣治述

聖記

夫顯揚正教非智無以廣其文崇闡微言非賢莫能定其旨蓋真如聖教者諸法之玄宗衆經之軌範也綜括宏遠奧旨遐深極空有之精微體生滅之機要詞茂道曠尋之者不究其源文顯義幽履之者莫測其際故知聖慈所被業無善而不臻妙化所敷緣無惡而不翦開法網之網紀弘六度之正教極群有之塗炭啓三藏之

廣百論釋卷第一 第四張 是

廣百論釋卷第一 第五張 是

廣百論釋卷第一 第六張 是

三

秘扇是以名無翼而長飛道無根而永固道名流慶歷遂古而鎮常赴感

應身經塵劫而不朽晨鐘夕梵交二音於鷲峯慧日法流轉雙輪於鹿苑排空寶蓋接翔雲而共飛莊野春林

與天華而合彩伏惟

皇帝陛下 上玄資福垂拱而治八

荒德被黔黎歛衽而朝万國恩加朽

骨石室歸貝葉之文澤及昆蟲金匱

流梵說之偈遂使阿耨達水通神甸

之八川者闍崛山接嵩華之翠嶺竊

以法性疑寂靡歸心而不通智地玄

奧感懇誠而遂願宣謂重昏之夜燭

慧炬之光火宅之朝降法雨之澤於

是百川異流同會於海万匯分義摠

成乎寶豈與湯武校其優劣堯舜比

其聖德者哉玄奘法師夙懷聰令

立志夷簡神清幽剝之年體拔浮華

之世凝情定室匿迹幽巖栖息三禪

巡遊十地超六塵之境獨步迦維會

一乘之旨隨機化物以中華之無質

尋印度之真文遠涉恒河終期滿字

頻登雪嶺更獲半珠問道往還十有

七載備通釋典利物為心以貞觀十
九年二月六日奉

勑於弘福寺翻譯聖教要文凡六百

五十七部引大海之法流洗塵勞而不

竭傳智燈之長焰皎幽闇而恒明

自非久植勝緣何以顯揚斯言所謂

法相當住齊三光之明

我皇福臻同二儀之固伏見

御製衆經論序照古騰今理含金石

之聲文抱風雲之潤治輒以輕塵足

岳墜露添流略舉大綱以為斯記

大乘廣百論釋論卷第一

聖天菩薩奉 護法師玄奘奉 詔譯
三藏法師玄奘奉 詔譯

破常品第一之一

稽首妙慧如日輪 垂光破闇闇淨眼

遠布微言廣百論 百聖隨行我當釋

論曰為顯邪執我我所事性相皆空

方便開示三解脫門故造斯論執見

事性為方便故起相分別隨取事相

為依止故生邪願樂既顯事空二即

非有其我所事略有二種謂常無常

常住事勝寂靜安樂衆生聞樂清曠

無為多生欣樂無常事劣能引諸苦
衆生見苦熾火所燒多生厭離由是
論初先破常事故說頌曰

一切為果生所以無常性故除佛無有
如實号如來

論曰諸有世間鄙執他論所說種種
常住句義多越現量所行境界以能
生果比量安立既能生果亦應比度

從緣而生如麁色等若非緣生無勝

體用應不能生如空花等若許彼義

從緣而生即定滅壞如所生果所以

佛說諸行無常從緣生滅如苦樂等

是故唯佛無顛倒說得名如來見一

切境無差導故若尔所餘無生果用

此應是常既不生果不可比度從緣

生故雖尔既無能生果用如永滅無

應比非有為顯此言其義決定故復

頌曰

無有時方物 有性非緣生故無時方物

有性而常住

論曰諸有性法定從緣生如苦樂等

若非緣生定無有性如空花等此若

有性應從緣生若從緣生滅必隨逐

無容常住如是說已或復諸法必依
緣生方知有性如現在法若非緣生
即非有性如未來法為辨此義故說
無有時方等言此顯所說其理決定
若時若方若物差別遍一切處皆無
諍論如說菩薩住循法觀於諸法中
不見少法出緣生外又彼非處方便
懸懸何以故頌曰

非無因有性

論曰彼雖方便懸懸立常而竟不
能說有道理如是句義所立能立一
分所依不極成故既不許有餘同類
義同喻闡故比量不成設復強說終
成非理何以故頌曰

有因即非常

論曰縱彼強說常性有因既許有因
即非常性如苦惱火相應所生此因
便能違害根本雖無生因而有了因
有因故即為極成復次有執一切
性皆是常若立一切皆無常性俱闡
同喻比量不成此亦不然同前過故
又彼雖立隱性為常而立顯相有其
生滅由此足能顯無常性遮破常性

彼論遮破顯相是常及非有故若說
顯相亦無生滅前位無滅後位無增
諸造論者何所為耶何所造耶若謂
諸法雖有隱顯而無生滅此亦不然
前後兩位若無差別便無增減有何
體亦應然汝雖不欲體有生滅理所
逼故必應信受如是所立前後兩位
隱顯非常為同法喻由此我立不與
汝同立常同喻定非有故又所立義
必湏有因非唯起心即可成立故次
頌曰

故無因欲成真見說非有

論曰諸有比量能成立他所不許義
乃名能立若離正因但有言說虛陳
自意義終不成有言無因義得成者
諸有所立一切應成縱一切成仁今
何怪我亦無怪彼自不成一切皆成
汝亦不許

復次有餘偏執明論聲常初不待緣
後無壞滅性自能顯越諸根義為波
士夫有失見是疑因故能依量皆難

信受此亦不然而前所說非愛過咎
不相離故若所依止士夫及見皆有
過故能依諸量亦有失者汝及汝師
見及言論既有過失去何可信汝所
發言便成自害若汝意謂汝及汝師
所發言詞亦是定量餘聲非者無有
比量但愛自宗亦復自違所立宗義
又以比量立明論聲非士夫造體是
常住因及同喻更湏成設復能成
則為自害又明論聲與所餘聲同是
聲性云何但說此聲是常餘聲無常
亦不可說餘人自許聲是無常由士
夫造故非是常今則不許故是常住
法性決定豈隨論者許與不許成常
無常不可謬言一切法性隨見差別
其體轉變一物同時有多體相更互
相違非道理故若法隨人情計轉者
應捨自宗取所餘見又立常者所說
道理唯依異法無同法故所立不成
或捨自意是故彼宗不任推檢唯構
虛言都無實義

復次有餘執言唯異法喻即名能立
異法過故比量本為遮餘義故現見

廣言論卷第一

第十張 是

廣言論卷第一

第十一張 是

廣言論卷第一

第十二張 是

遮相所雜糅緣能顯義故為定此義復作是言諸所作者既是無常故知

非作理應常住此言為顯異法決定

此亦不然隨自意語不能如實顯正

理故所以者何唯顯異義所遮事境

名為同喻其異法喻二分俱行可名

為遍若無同喻何所遍耶不可說言

自體自遍又諸比量欲遮餘義要有

同法然後方成同法若是無異法應

非有離其同異二聚法外更不許有

餘句義故由此即破現見遮相所雜

糅緣能顯於義又以不見所作為因

欲成有常終無是義以一切處未曾

見有故說頌曰

見所作無常謂非作常住既見無常有應言常性無

論曰見所作者皆是無常謂非作者

皆是常住既見所作無常性有應言

論曰見所作者皆是無常謂非作者

非作常住性無諸所作者既許有體

非所作者應許無體以非作因於樂

等有曾所未見龜毛等無皆可得故

如是非作違害能立所依自相非正

能立為不爾耶諸相違因若不遮尋

自共所許乃於自境能立相違自相
差別今此所依共許為有若不共許
無容依此競常無常故非作因不能
違害所依自相有釋此言我今不許聚
極微外有散極微故此違因無自害

失此釋不然彼依據相建立一切常
法為有豈勞分別聚散有無如是釋
者空等無為都不許有不可為難色
等極微雖依世俗許其為有而是所
作故非所作因義不成若於如是不
成因上作相違過亦不得成頌中應

言常性無者正破所依空等性有鑑

辨能依常住性無若言空等無實有

性所依無故因義不成何能違害有

法自相此亦不然但說遮餘有類

物為此因故因有三種一有體法如

所作等二無體法如非作等三通二

法如所知等今所立因唯遮所作不

言別有非作自性此因同類色等上

無於其異類龜毛等有是故違害有

法自相又說頌曰

愚夫妄分別謂空等為常

論曰隨有所見皆無諦實智不清白

故名愚夫於尋思地恒自安處推求

廣言論卷第一

第十三張 是

第十四張 是

第十五張 是

虛妄計度越路而行各恃所知皆自
分別諸法性相於中或有智見猛利
懈舉下興異論擅立師資俱未斷除

分別見網無明皆稱經覆其心如在

夢中所緣皆妄非如夢智所計空等

常住實有而可信依

復次有餘釋子執虛空等實有常住

故契經言虛空無色無見無對當何

所依然藉光明虛空顯了此經義說

實有虛空常住無色無見無對無復

所依因光明顯或有疑難佛既不說

別有所依如風輪等如是虛空應無

體相為釋此難故說虛空空受有對

光明等色以果願因有實體相又說

虛空風所依止非無體相能作所依

此亦不然非經義故若謂虛空是有

果法應有生滅生滅隨故體則無常

如色心等若無生滅應無體相如龜

毛等為顯風輪離同類聚無別所依

如地輪等所以經說風輪依空不遮

風輪前念現在同類同聚生起所依

故作是說為顯虛空無有同異生起

所依如過去等無別實有常住體相故復經說虛空無色無見無對當何所依不見實有色受等物無有同異生起所依又顯虛空因光明等依世俗諦假施設有如因色等假立瓶等是故復說然藉光明虛空顯了不可依此即說虛空雖光明等實有體相雖因影闇亦立虛空然影闇山眼有障等或有除此更無所見不能辨了餘物有無所以不說然藉影闇虛空顯了於光明中眼無障等若見無有餘障等物即使依此假立虛空勿誇虛空假亦非有是故不說無有虛空又若虛空實有體相藉諸光明而顯了者應如青等有色有見有對有依經不應說無色無見無對無依世俗假有無此過失依無色假立虛空質等性不相應故又此虛空四諦不攝雖執實有然必應許有分別智之所了知除五識身所引意識其餘有漏不定外門分別意識決定不能緣實有境故說頌曰

智者依世間亦不見此義

○大乘廣百論釋論

論曰諸有智者依止世間隨分別識於虛空等雖復專精願求實義乃至少分亦不可得唯見依名所起分別似虛空等種種影像復次為破如前所執空等由遍滿故體實有常故說頌曰

非唯一有分遍滿一切分故知二分各別有有分

論曰時方物類各有差別所以言空等與彼諸分相應故名有分非一有分常住真實與一切分周遍相應勿復令此所相應分一一遍與一切相應故此有分隨所相應諸分差別成無量分即此諸分不待餘依說名虛空或餘物類故汝所說實有常住空等遍滿因義不成若言空等亦由分別假立方分故無過者此亦不然

論曰時用卷舒待他方立故此時用隨緣而轉體相若無取捨差別諸有作用興廢不成又時作用依他而轉如地色等定是無常即以此事為其同法用所依時何容常住故善時者作如是言業風所引大種差別自類亦應假立方分依第一義方分實無此因但於異法上有同法既闡典義相違又虛空等差別名言唯依諸分和合而立分別假立有方分故如唯依彼色等和合立宮殿等種種名言隱覆難知豈以不知亡無因等

復次有執時體亦常亦遍攝藏無量
差別功能外緣擊發起諸作用芽莖
等果隨用生成此亦不然所依時體
若無遷變能依功能豈可擊發不見
所依種等無變而有生長芽等功能
即此擊發功能因緣足有生成芽等
作用何須妄計無用時耶又說頌曰
若離所生果無有能生因是故能生因
皆成所生果

論曰諸法要待自所生果有勝體用
方得名因所生若無能生詎有由是
所執能生之因必待餘法成別因故
如苦樂等定是無常豈不因法先有
體用後果生時因名方顯如外衆緣
先有體用果法生已乃得緣名時亦
如是其體常遍具含種種生長功能
諸果生時名用方顯又未生果亦得
因名待當果故如稻麥種汝所立時
其體常遍具含種種生長功能諸能
與體既許無異能應同體一一遍常
是則起用生一果時於一果處應生
一切如是便成因果雜亂我立功能
望所生果時更決定故無此失汝立

功能一一常遍不應輒許時處決定
若言論主所立功能同斯過者此亦
不然我立功能依因緣有種種差別
非遍非常隨自因緣種種差別所生
諸果時處更定故無起用生一果時
於一果處遍生一切所以因果不相
雜亂不同汝立時與功能皆是遍常
前後不異是故唯汝有雜亂失又說
頌曰

諸法必變異方作餘生因如是變異因
豈得名常住

論曰世間共許功能所依種子等法
必捨前位而取後位體相轉變方為
生滅變異自然為因生一切果為破
復次有餘外道執自然因體常無有
生滅變異自然為因生一切果為破
便成疎遠

道理一切因果法不同時此難於彼
彼執故說頌曰

若本無今有自然常為因既許有自然
因則為常住

論曰若一切法本無今有計有自然
常住為因法應自然本無今有何用
妄立自然常因既許自然不待因故
又體自然常無變易果未生位既未
能生果法生位應亦如是前後一故
因義不成計自然常便失三事謂失
攝受決定因緣能生自果及失見有
所生緣果證有自許微細常因若謂
自然要待和合衆緣資助方能生果
衆緣雖別然和合時資助自然今起
擇用此擇用本無今有是故自然
體雖常有先不生果後方能生是亦
不然自然常有云何不令衆緣常合
衆緣合時其性雖別然于相助共生
一果除此更無擇用可得又自然性
有餘師說根塵望識如種芽等生滅

別故如未生位又常住法體相凝然不可改轉緣何能助若許自然從緣無常諸緣子相資助起勝體用異於前位能生其果非所立常能離前失復次有諸外道建立常因時無改變能生於果此亦應以用相違因為喻遮遣又說頌曰云何依常性而起於無常因果相不同世所未曾見

論曰諸行生起必似自因故不可言生異類果豈不現見從月愛珠引出清流因果異類我亦不說從因生果所有體相一切皆同但言因果相生義中不相離相定相似以於世間曾未見有如是因果不同相故世間共見無常果無不從彼無常因生類知細果是無常故猶如無因定無常是故色等因果性法無常相定不相離為此義復作是言一切細果所因色等定是無常果無常故辟如無因所因色等復次有作是見空等遍常若於一分

別故如未生位又常住法體相凝然不可改轉緣何能助若許自然從緣無常諸緣子相資助起勝體用異於前位能生其果非所立常能離前失復次有諸外道建立常因時無改變能生於果此亦應以用相違因為喻遮遣又說頌曰云何依常性而起於無常因果相不同世所未曾見

論曰若謂空等衆緣合時一分有用發生日果餘分無用自果不生空等即應分分差別分分體用有差別故應如聲等定是無常又此空等體恒周遍能為種種自果所依是種種相所依止故如錦繡等可證非常又如前說常法凝然不可改轉緣何能助所計空等應亦如是體既常住雖衆緣合何能發生聲等自果

復次有作是見一分起時但從一物大等諸果展轉變異差別增長大等諸果變故無常一物自性不變故常此亦不然義相違故大等皆用自性為體大等變時自性應變由此自性應是無常體無異故猶如大等又此自性作用既許體同以性隨用應成多體自性取勝無差別故是則取勝體亦應多自性取勝體成多故應如大等定是無常

復次有執極微是常是實和合相助目性其體周遍一分變時餘無量分體無異故應亦隨變是則一分一法起時餘分餘法皆應同起如是舉體既有方分定是無常若言極微遍體

廣百論釋卷第一 第二三張 是

廣百論釋卷第一 第二三張 是

全良

廣百論釋卷第一 第二三張 是

全良

和合無方分者此亦不然何以故頌曰

在因微圓相於果則非有是故諸極微

非遍體和合

論曰若諸極微遍體和合無方分故

非少分合是則諸微應同一處實果

應與自因遍合無別處故應亦微圓

若余應許一切句義皆越諸根所了

知境由見所依餘可知故是則違言

世間自宗若言實果雖與自因遍體

和合無別處所然由量德積集力故

令其實果亦可得見謂諸實果雖無

住處方分差別然由量德積集殊勝

令所依實非大似大方分差別分明

可見此但有言都無實義我先難汝所

生實果與諸極微既無別處應如極

微越諸根境汝不能救何事餘言若

所依實如是相現應捨實體同彼能

依既成他相應捨自相亦不可說如

頗脳迦不於前相而現餘相其體無

常前後異故此若同彼應捨實體德

依於實實體既無德亦非有無實無

德誰現誰相故不可說所生實果不

捨自相而現他相如是即應唯德可

所立宗

復次有說極微有其形質更相導故

居處不同是則極微住雖隣次而處

各別應不和合若許和合處同不同

即違自執及有分過有說極微生處

各異雖復無間而不相觸各據一方

相避而住積集差別似有方分無間

處生似有流轉剎那前後展轉相續

有因有果非斷非常為無破彼故復

頌曰

於一極微處既不許有餘是故亦不應

許因果等量

論曰如是所說諸極微相竟不能遼

有方分失何以故頌曰

微若有東方必有東方分極微若有分

如何是極微

論曰是諸極微既有質等曰輪繩舉

舒光觸時東西兩邊光影各現逐日

光移隨光影轉承光發影處既不同

故知極微定有方分既有方分便失

所立一切句義越諸根境頓絕名言

云何自立句義差別

此義故說頌曰

住實有造世間万物

復次所執極微定有方分行所依故

如能行者凡所遊行必有方分若無

方分則無所行何以故頌曰

要取前捨後方得說為行

論曰進所欣處名為取前退所歇處

捨用乃名為行離方分行所未曾見

極微既是行用所依故知極微定有

方分若無所行行用差別是則應捨

行者為無故說頌曰

此二若是無行者應非有

論曰依前後方起取捨用方若非有

用亦應無若余雖行應如不動若沒

捨無行處行用是則所依行者亦無

執此極微便善邪見又諸極微若無

行用則不能造有方分果若無所造

有方分果即諸天眼亦無所見是則

所立一切句義越諸根境頓絕名言

亦不能見應如空花都無所有為顯

此義故說頌曰

極微無初分中後分亦無是則一切眼皆所不能見

論曰若執極微是常是一無生住滅三種時分無前中後三種方分應似空花都無實物是則極微越諸根境不為一切眼所觀見自他推檢都不可得是故不應計為實有此中正破外道所執極微是常無有方分越諸根境非眼所見羣顯極微無常有分非越根境淨眼所見

復次為破極微因果同處及顯因體定是無常故說頌曰

若因為果壞是因即非常或許果譽因

二體不同處

論曰諸有尋物餘尋逼時若不移處必當變壞如是極微果所侵逼或相受入異體同居如以細流溉塵沙聚或復入中令其轉變如妙藥汁注赤鎔銅若許如前則有諸分既相受入諸分支離如相離物不共生果是則應無一切蘋物又若同彼有諸細分即應如彼體是無常若許如後自說極微體有變壞何待微難若並不許

應許極微不相障隔因果別處以有尋物處必不同如非因果諸有尋物又說頌曰

不見有諸法常而是有對故極微是常諸佛未曾說

論曰現見石等於自住處對尋餘物既無常極微亦尔云何常住對尋

與常乎相違反二法同體理所不然

復有別釋餘物共合變壞生因名為

有對不尔極微皆有對尋尋證無常

其義明了若謂極微障尋餘物他不

全許故湏別立餘物共合變壞生因

比度極微是無常者是則但應以能生義證極微性定是無常何以頌中

說為有對故知此言是有尋義雖不全許而因義成彼許極微尋餘物故

既破極微方亦隨壞因極微果證實

有方極微既無果則非有何緣而立

方實常耶又方不定待緣而立假施

設有非實非常由上所說諸因緣故

極微是常佛未曾說但言諸行皆是

無常唯我大師獨稱覺者於一切境智見無尋所說無倒真号如來愍彼

邪徒不能歸信諸行無常誠哉佛說無為非行何廢常耶然所立常無過二種一有所作二無所作若有所作非謂無為若無所作但有名想故契經說去來及我虛空涅槃是五種法但有名想都無實義

大乘廣百論釋論卷第一

癸卯歲高麗國大藏都監奉
勑彌造

第三〇冊

大乘廣百論釋論卷第二

是

藍天菩薩本譲達菩薩釋

三藏法師玄奘奉訛譯

破常品第一之餘

煩惱順生後受諸決定業悉名為縛
由此勢力令諸有情久處生死廣大
牢獄受諸劇苦不斛脫故諸縛所招
五取蘊果悉名所縛所生苦果繫屬
集因不自在故所有能除諸縛聖道
悉名為因由此永斷煩惱隨眠不引
諸業不招後苦證得離繫斛脫果故
此斛脫果非離能縛所縛及因別有
實體謂從能縛得斛脫時非能縛外
別證斛脫如實證見分位別故即彼
不生名為斛脫所縛亦即離煩惱縛
蕭然自在分位差別名為斛脫無別
有法因亦如是作用差別離諸煩惱
名為斛脫離聖道外無別有法是故
離此縛所縛因無別實有涅槃斛脫
離此縛所縛因無別實有涅槃斛脫
復次涅槃若有心有所依此所依者
若離若我般涅槃時俱不可得故說
若許能生則違自論涅槃無果違諸
行故是故涅槃體非實有設許實有
於自依身無成勝用何名斛脫若今
已身蕭然自在永離繫縛可名斛脫
此於已身無如是用是故設有於身
無益何黨如是無用法為若許有用
則同有為既許無用便同兔角諸有
智者定應不許有用無為無用實有
故知涅槃體非實有此中煩惱及隨

於余時亦許施設有其真實補特伽
羅便墮如來滅後定有見處過失若
過般涅槃者既不可得是故決定無
實涅槃以於世間都未曾見無貪等
者有貪等故設復計有涅槃所依是
則涅槃有所依故應如貪等其性無
常又若涅槃體是有者則有緣相而
可了知應如色等不出生死如說世
尊若求涅槃體實有者不出生死所
以者何言涅槃者永滅衆相離諸散
動此經義言一切世間散動妄見皆
永離故彼所發起所取能取相永滅
故證得涅槃是故涅槃決定非是一
切有執所依緣處有說二句如其次
第涅槃永滅所緣衆相永離一切能
緣散動涅槃既絕衆相散動不可以
有而取涅槃然經說有涅槃界等為
破微無涅槃者見有執生死無始無
終決定無有般涅槃界故佛說有煩
惱衆苦熾火永滅般涅槃界無生無
滅無相無為究竟安樂此立道理顯
生死大非常相續永無滅期從衆緣

離縛所縛因更無真斛脫生成用闕故
設有亦名無
論曰前已具說諸有句義越現量境
於詮論時必以生果比量安立非涅
槃界能有所生去何比知實有常樂
若許能生則違自論涅槃無果違諸
行故是故涅槃體非實有設許實有
於自依身無成勝用何名斛脫若今
已身蕭然自在永離繫縛可名斛脫
此於已身無如是用是故設有於身
無益何黨如是無用法為若許有用
則同有為既許無用便同兔角諸有
智者定應不許有用無為無用實有
故知涅槃體非實有此中煩惱及隨

生有損惱故猶如世間山林熾火謂生

死苦雖無始來依衆緣生相續無斷

若遇善友聞法修行無漏聖道現在

前時滅諸煩惱不起諸業後苦不續

名曰涅槃辭如世間薪盡火滅然此

涅槃聖道所證究竟寂滅離諸性相

永絕一切分別戲論所以契經種種

宣說皆為方便除妄見執諸有智者

應正覺知勿謂涅槃是有無等若於

生死起諸分別易作方便令其斷除

若於涅槃起諸分別其病深固難可

救療是故不應執有無等

復次數論外道作如是言因果散壞

怖望止息唯有思我離繫獨存尔時

名為涅槃解脫為破彼執故說頌曰

我時捨諸德離愛有何思

論曰隨所現境分別受用汝說名思

即執為我此必不離根境和合如是

二事不離怖望為滿怖望根境和合

隨所現境思即受用般涅槃時怖望

止息因果散壞何得有思既無有思

我亦非有去何汝說唯有思我離繫

獨存尔時名為涅槃解脫若汝復謂

般涅槃時雖無有思而有我在此亦不然故說頌曰

若有我無思便同無所有

論曰汝宗計我思為性相般涅槃時

思既非有性相俱滅更無所有復依

何物而說有我若謂尔時雖無思用

而有種子我體猶存辭如眼根見色

為用有時用滅而眼體在此亦不然

若有所依可有是事所以者何功能

差別名為種子如是種子必依於他

既無所依何有種子先世諸行功能

差別所引識上能生眼識差別功能

怖望思慮悉皆滅盡都無所依而計

有我體是種子理不應然又若執我

即是種子由此發思差別作用此我

即應取勝所攝有勝功能起諸法故

又若執我是種所依由此為因能生

思果便失自宗思即是我及失思我

其性懈慢唯是受者而非作者若所

執我非即是我應說如是我相

若不說相而我成者則應一切妄執

皆成又說頌曰無餘有我種則定能生思要無我無思

諸有乃無有

論曰吾無餘依般涅槃界有我種子

不永拔者則應必定生現起思我無

異故猶如前位思若現起則有一切

何名解脫生死繫縛若言此中雖有

我種衆具關故思不得生此亦不然

我無異故應如前位衆具無關又汝

所執我體周遍與他衆具恒共相應

無別處故猶如已有亡何而言衆具

有關若言衆具各屬自我雖他衆具

恒共相應不屬已故言有關者此亦

不然處無別故恒共相應何不屬已

如是所執後當廣破若說此位究竟

寂滅本無有我今復無思一切種子

無所依故即便永滅不生後有如無

外種芽等不生如是即名究竟解脫

非空非有非斷非常非苦非樂非我

無我非染非淨絕諸戲論為止邪見

撥無涅槃故說真有常樂我淨此方

便言不應定執既不執有亦不撥無如

具乃名正知解說

廣百論釋卷第二 第八張 是

廣百論釋卷第二 第九張 是

廣百論釋卷第二 第九張 是

復次勝論外道作如是言若能永拔苦樂等本末捨一切唯我獨存蕭然自在無所為作常住安樂名曰涅槃如是涅槃決定應許若唯苦滅無有我者便為斷壞何謂涅槃又此涅槃離諸繫縛自在為相智者欣樂體若都無何所於樂此有虛言而無實義為破彼執故次頌曰

若離苦有我則定無涅槃是故涅槃中我等皆永滅

論曰汝執一切苦樂等法皆是我德乃至未滅恒常隨逐自所依我士何此中與我相離我無異故應如前位與彼相應又此樂等無餘依中應不永離自所依我是我德故猶如數等如汝所執一德遍德是我德故常與我合苦等亦然云何相離如是此我於無餘依般涅槃界理所逼故亦與苦等諸德相應是則涅槃決定無有我恒被縛不解脫故生死唯有衆苦聚集因緣力故無始輪迴無明所迷妄生我執謂我恒為苦火焚燒恐失我故不求解脫設求解脫亦不能

妄執我故衆苦熾盛諸有智者依真善友無倒了知如是事已為飲息滅熾然太苦精勤方便如救頭然得聖慧水數數灌注如所燒薪熾然永滅寂靜安樂名曰涅槃如是生死純大苦聚熾然永滅安樂涅槃諸有智人誰不欣樂誰有智者身嬰重病忍身斷故欣樂此疾唯有愚人能為是事如地獄中諸有情類雖為種種猛焰焚燒大苦煎迫時無暫廢而於自身深愛著者皆是所作惡業勢力無明妄見鬼魅所經未拔我見煩惱根本今彼有情怖畏斷滅智者觀見諸行相續空無有我純大苦衆永斷滅時何所怖畏是故若能離於我見必定欣樂永滅涅槃由此亦能捨於斷見以見我斷名為斷見非唯苦斷名為斷見故契經說見我世間永斷壞故名為斷見言世間者顯我所事執我

論曰世間有法略有三種一現所知法如色聲等二現受用法如瓶木等如是二法世共知有不待成立三有作用法如眼耳等由彼彼用證知是師立邊執見由此妄見擊發生死大

有如此三法是入世俗所了受境世間復有三種無法謂究竟無及隨三有前後際無為簡此無故說少有又簡妄見所立諸法故言少有如是世俗三有三無依勝義說皆非真實以勝義諦非有非無分別語言皆不能及寧在世間虛偽事內欲求有性少易可得於勝義諦真實理中欲求有性究竟難得以此世間少分有性於彼尚無況餘有性若尔寧樂如是少有世間不湏如是都無勝義以於世間雖有種種灾患過失而有少法可得受用勝義諦中無有少法何所受用不尔世間勝義有苦無苦可欣欣故誰有智者知水不消成重病苦更求多飲哀哉世間愚癡顛倒欣讚生死衆苦熾然獸毀勝義寂靜安樂如此癡言何煩聽受是故智者當勤精進觀諸法空於生死苦應除邪願於勝義樂應修正願如是具足三解脫門雖復久居生死大海而非生死過失所染蕭然解脫利樂有情由此善通契經句義方便善巧證法空者雖處猛

焰而不焚燒雖現死生而常解脫
大乘廣百論擇論破我品第二之二
復次勝論外道作如是言前說無餘
般涅槃位無蘊無我依誰而說有涅
槃者其理不然我定有故若無我者
依緣何法而起我見我見若無執我
所見亦不得有若異生等從無始來
不起如是我所見應如永滅薩迦
耶見不受三界生死衆苦又不應說
緣心根身發生我見以心根身世間
說為我所有故又我所決定有異
所屬能屬言所詮故如天授等所乘
車等又緣他身我見無故若許我見
緣心根身為境生者應如天授德授
等見亦緣他身為境生起亦不應說
自他心等有差別故我見不緣無始
時來自心根等剎那展轉前後各異
而許俱緣生我見故又此我見不緣
體故如空花等不生我見現見有我
非曾當故又於一身二心不並故不
可說緣現自心而生我見又心念念

異滅異生若無我者云何得有憶識
習誦恩怨等事又心根等決定不為
我見所緣男女等相此中無故如瓶
盆等是故決定有真實我由此為緣
發生我見因斯謂我是大丈夫
如是所說雖有虛言而無實義所以
者何我若是有應如色等從緣而生
生定歸滅則非常住若非緣生應如
兔角無勝體用何名為我又雖立我
是有是常而竟不能立因立喻非無
因喻所立得成若唯立宗則得成者
一切所立皆應得成設復方便矯立
因喻即所立我其體非常一切有因
皆非常故又所立我定非實有常住
我性是所知故是所說故如瓶盆等
又所立我若是實有應非顛倒我見
所緣若稀實見是顛倒者一切聖智
皆應顛倒一切聖智稱境而見既非
顛倒我見亦尙應非顛倒若尙我見
應如聖智非無始來生死根本若此
我見稱實而知而無始來引生死者
聖智亦應引諸生死則應究竟不得
涅槃是故異生愚癡顛倒於五取蘊

無我法中妄執有我因執我所由此妄執我所見不搖實境成顛倒故能引三界生死衆苦若於無我三取蘊中起聖智見通達無我及無我所永斷生死證得涅槃是故定應信受無我又汝所言以心根身世間說為我所有故不應緣彼生我見者我亦不應是我見境世間亦說我所有我有如是相是故不應以世間說為我所故非我見境我所事相望不定或有別物或無別物又汝所言所屬能屬言所詮故如天授等我與我所定有異者此因不定世間亦說如是飲食所有香味特異於常宣離香味別有飲食我所見雖俱緣蘊而或別執一蘊為我餘蘊為所或復執執內蘊為我外蘊為所故所立宗有相待過又汝所言以緣他身我見無故心等非是我見境者我亦應非我見所緣由於他我見無故若緣他我不起我見而緣自我生我見者雖緣他身不起我見何妨我見緣自心等無智有情不了平等空無我理唯於

諸行無始數習我所見於自於他前後因果相續自望於他因果斷故如汝所執我體是一前後無異他我相別我見自緣己身中我力用斯盡不緣他我亦如是自身前後雖念念別而無始來因果不斷如燈河等相續假一無智有情謂為一我而生我見他身於自因果斷故我見不緣又沒計我自他相似皆遍皆常無所繫屬我見何緣緣此非彼若汝計我有所繫屬或有所生此彼老別應如色等其性無常是故當知有為因果相續各異故令我見如是差別又汝所說我見不緣現在自心為境等難皆不應理所以者何緣自身中前後因果相續假一生我見故無緣現在自心等過又一身中有多心品因果相屬名一有情異心品中發起我見

廣百論釋卷第二 第二卷 是
緣異心品計我何失汝等所計我是實者我見見我應如正見即非妄見若不見我應如邪見則非我見又汝所言心等念念異滅異生若無我者云何得有憶識習誦恩怨等者此亦不然有情身中一一各有阿賴耶識一類相續任持諸法種子不失與一切法不為因果熏習力故得有如是憶識習誦恩怨等事汝所計我常無變易後位如前應無是事有應常有無應常無我體一故不可說言我用轉變用不離體我亦應變若余此我應如色等體用俱變則是無常若言心等皆屬於我心等轉變有如是事故所屬我亦得其名若余心等應從我起能生果故我應非常若我於心無生長用云何得言心屬於我我既常不能任持心等種子云何得有憶識等事又汝所言此心根等決定不為我見所緣男女等相此中無故如瓶等者此因不成男女等相身現有故又所計我亦應不為我見所緣男女等相我中無故即所立因便為

不定為顯此義故次頌曰

內我實非男非女非非二但由無智故謂我為丈夫

論曰依止身相有差別故世俗說為男女非二此身別相內我中無以所計我體是一故又男等相生生改易亦見此生有轉變者捨別異相取所餘相汝所執我常無變易無捨無取故無此相亦不可說男女等相雖非我體而是我德我與德合說為男等所以者何樂等德中所不說故我不共德略有九種一苦二樂三貪四瞋五勤勇六法七非法八行九智男女等相九所不攝云何而言此是我德又樂等德遍諸所依男女等相所依不遍云何得說此為我德又不可說男女等相同異性攝由同異性亦得說我為男女等所以者何同異性者所依決定常遍所依我既是常男女等相當應不捨應一切時常有三相又男等相遍表一切我及身等云何唯我同異性攝又同異性所依各別設許唯我同異性攝云何一我有三

同異不見一依有多同異亦不可說

如波羅奢一樹之上有三同異波羅奢性樹性實性我亦如是一我體上有三同異男性女性非男女性所以者何波羅奢性遍波羅奢樹性遍樹實性遍實此三所依未有寃狹我上三性皆唯遍我所依無別云何為喻是故唯依無始數習妄想分別所起假相世俗道中說為男等非有實我有男等相但由無明惱逸妄想愚夫自謂我是丈夫亦有自謂為女非二頌中略故且說丈夫以身中有男女等相所執我體男等相無故汝比量因有不成不定過失若汝復言我及身等雖復皆有男女等相然我是實身等是假此亦不然若男等相二處皆有云何得知一假一實應立量言我見決定不緣實我男女等相所雜綜故如緣身等起男女等相所雜捺心又我見等不緣實我有所緣故如餘心等又我見境非是實我男等相心之所緣故猶如身等故汝所言虛無實義

復次順世外道作如是言諸法及我大種為性四大種外無別有物即四大種和合為我及身心等內外諸法現世是有前後世無有情數法如浮泡等皆從現在衆緣而生非前世來不往後世身根和合安立若別為緣我見謂我是男女及非二今應問彼汝說大種和合變異為身根等如是成內大種自性為是男等非男等耶彼答言非內外大種性無異故雖大種性內外無異然有安立形相差別如是世間所知形相所有男等自性差別皆是自心分別所起非實物中若有如是性若尔頌曰若諸大種中無男女非二云何諸大種有男等相生論曰若四大種本性無有男女非二云何得有男等相生男女等心何緣而起受用所依雖與我合云何令我男等相現若我無有男女等相云何我見謂我是男女及非二若本性

無雖與他合終不能令轉成餘相亦不能令生餘相心如鮮白物雖合餘色不成餘相不起餘心頗脰迦等餘色合時前滅後生不可為喻是故決定無有實我大種為性經久時住有男等相我見所緣

復次記論外道作如是言諸法及我一切皆與三相和合由此三相皆能發起三種心聲何謂三相一者男相能生諸法二者女相能滅諸法三非二相能守本位此亦不然諸法及我體非三相云何能起三種心聲亦不可說與他合故轉成三相前所說過不相離故若法及我體非三相三相合故轉成三相三相更無餘三相合故此三相應非三相應不能起三種心聲又此三相與非相合能使非相轉成相者諸法及我與相合時應令三相轉成非相是則畢竟應不能起三種心聲又此三相功能差別更不相違必應不並云何一物得有三聲如角等物男女非二三聲所呼世共知故又一物上三相功能更不相違而

得並者應一切物皆具三相不應現見聲有差別又此三相若實有者唯應依止有法非無是則三聲應不周遍云何現見諸方言音有法上無無法上有現見境界不可誹謗若無三相而有三聲則一切處皆應如是又此三相配生住滅理不應然男死女生非二生死世現見故又此三相無別實體後當廣辨是故但隨世俗言路說有男等三聲差別非別實有如是三相外道執有如是三相依附實我見所緣是顛倒智內道不執故無顛倒汝不應依有顛倒智與無倒者正決擇時立為定量以我見緣證實有我又此我見為隨我相執有我見正見若隨自覺應不緣我又若初者頌曰

汝我餘非我故我無定相

論曰若汝身中我之自相諸餘身中我亦同有隨我自相而起我見云何一見不緣一切既無一見緣一切我故知我見不隨我相若汝身中我自

相異餘身中我自相復別汝以為我餘則為非餘以為我汝則為非是則此我相不決定既無定相便無定性性相不定非實非常去何執我真實常住又立量言自身我見不隨自我自相而起不緣餘我自相生故如所發自我見汝許我故如他身我又諸餘緣所有心等又自身我應不為緣我見定不緣我自他境相于有無故如青黃等能緣之心又一切我非我見境諸餘有法所不攝故猶如一切免角等無又一切我非實我性是所知故如一切法是故我見不緣實我諸所計我無實性相一切智者皆非所見唯諸愚人恒深樂著如病眼鏡定非實有故不可以我見所緣證立此我實有常住若第二者頌曰

豈不於無常妄分別為我

論曰若隨自覺執有我者豈不但緣無常身等虛妄分別執為實我所以者何現見世間但緣身等前後隨緣分位差別虛妄計度我肥我瘦我勝我劣我明我闇我苦我樂身等無常

可有是事常住實我無此差別由此

比知一切我見皆無實我以為境界

唯緣虛妄身等為境隨自妄想覺慧

生故如緣闇繩轉倒地執又如世間

虛妄分別執有空華第二月等必由

先見世間少事然後方執有如是事

我見執我亦復如是先緣生滅五取

蘊事後方決定執有實我又如夢中

虛妄境界隨先所見和合計度我見

虛妄計度又諸我見略有二種一者

俱生二者分別俱生我見由無始來

內因力故恒與身俱不待邪教及邪

分別任運而起故名俱生此復二種

一常相續在第七識緣第八識起自

心相即執為我名為我見二有間斷

在第六識緣五取蘊或忘或別起自

心相即執為我名為我見

如是二種俱生我見微細難斷數數修

習勝無我觀方能除滅分別我且由

現在世外緣力故非與身俱不待邪

教及邪分別然後方起故名分別此

亦二種一緣邪教所說蘊相起自心

頌曰

我即同於身生生有變易故離身有我

相分別為我名為我見二緣邪教所

說我相起自心相分別為我名為我見

如是二種分別我見應重易斷聖諦

現觀初現行時即便除滅如是所說

一切我見心外蘊境或有或無心內

蘊境一切皆有是故我見皆緣無常

諸蘊行相妄執為我諸蘊行相從緣

生故是虛幻有妄所執我非緣生故

決定非有故契經說苾蒭當知世間

沙門婆羅門等所有我見一切皆緣

五取蘊起

復次今應審問諸聲音徒空無我理

有何所失而強分別固執我耶若一

切法空無我者生死涅槃二事俱失

所以者何由有我故諸無智者樂者

生死先造能招等不善業後受所感

愛非受果諸有智者欲樂涅槃先觀

生死苦火煎逼發心厭離後方捨惡

勤修諸善得正解脫如是一切皆由

我成我為作者我為受者我為苦逼

發心厭離捨惡修善證得涅槃若尔

常住理不然

論曰若我先造種種行業後方領受

種種果報是則此我體應轉變因必

有轉變果有差別故無有道理因不

轉變而果衆多及非恒有謂所執我

那落迦等諸趣諸界生老別中若能

造受種種業果則應同身生生變易

非天授等身無變易先能造作善惡

二業後能領受苦樂兩果是故我體

同所依身能造受故生生變易有變

易故則有生滅生滅相應豈得常

住又所執我不離身等有情數攝體

非常故如所依身是故執我常住離

身能為作者及為受者生死輪迴皆

不應理以離身等無別用故

復次六何此我能造諸業若謂與身

合故能造由此內我有勤勇德因此

德故與身和合起諸作業此德作業

雖待依身而屬於我如以金石投於

樹枝重德相應故有搖動是德作用

雖待樹枝而屬金石此亦不然有觸

對物可有如是動搖作用汝我不余

廣百論釋卷第二 第二十五

廣百論釋卷第二 第二十六

廣百論釋卷第二 第二十七

若法無觸對則無有動搖是故身作業
非命者能造

論曰一切能起動搖作業決定不離
有觸對物我無觸對雖與身合云何
能作搖動業因如所執時無有觸對
雖與身合不能作業心及心法唯能
生風風與身合方能造業故所立因
無不定過此說近因非展轉故又可
合者必有方分兩物相觸無間名合
所執我等既無方分云何與身合故
造業不可假說我有方分即有實起
作業功能勿以假名說水為火即有
實火焚燒作用由能說人假說諸法
非能說人有差別故令所說法其性
轉變法性決定前已具論於本頃中
無觸對者顯無方分無動搖者顯無
合義又自有動方能動他如金石等
要自有動方能為因令樹枝動我既
無動無形等故何能為因令所依動
如金石等不動轉位無觸對者顯無
形等無形等故自無有動無動搖者
顯非動因如是所執無動神我尚無
能動一毫之力况能造業得名作者

既不造業即無有果若不受果何名
受者

復次如汝所言我為苦逼發心狀離
捨惡修善得解脫者此亦不然何以
故頌曰

我常非所害 堪煩修護因 誰犯資金剛
執仗防衆臺

論曰汝所計我既無變易如太虛空
其體常住一切灾苦皆不能害豈煩

精進修防護因有變壞身苦所逼害
罪所塗染理須防護誰有智者了知
金剛物無能壞而恐侵食率侶執仗
防諸壹^五雖有愚人或為是事可變
壞物應加守衛若汝意謂命可害故
我亦隨害此亦不然我既是常不應
隨害又汝計命三事和合謂身我意
前已遍破我與身合無方分故如汝
所計色等諸德無和合義又和合者
無別有性唯有方分無間而生既無
別體復何所害此設可害必隨所依
所依既常去何可害設復害命於我
何惱以汝所計我常無害如太虛空
寒暑風雨霜雹無損如是我生苦何

大乘廣百論釋論卷第二

癸卯歲高麗國大藏都監奉
勑彌造

大乘廣百論釋論卷第三

是

廣百論釋卷第三 第三集 是

聖菩薩本 漢菩薩釋
三藏法師 菩提密 訳譯

是

破我品第二之餘

復次有作是言若無我者心等生已無間即滅宿生念智憶昔某名即是今我此不應有所以者何今昔異故世間不見憶昔他身謂為今我是故定有常住句義緣之生念言彼即我此亦不然我先已說因果雖殊相續假一緣此假一言昔是今又說頌曰若有宿生念便謂我為常既見昔時痕身亦應常住

論曰若宿生念依相似相見昔似今謂今為昔便謂有我是一是常既見今身依相似相瘡痕似昔謂昔為今論曰若宿生念依相似相見昔似今謂今為昔便謂有我是一是常既見今身依相似相瘡痕似昔謂昔為今論曰若宿生念依相似相見昔似今謂今為昔便謂有我是一是常既見今身依相似相瘡痕似昔謂昔為今

迦實青等合時舉體別生故見異色非即本性變成餘相以頗脰迦其體清潤餘色合故舉體別生形相同前謂為本質實非本性變成餘色又頗脰迦前後異體相差別故如青黃等我亦應尔云何是常又應同此非實我性由此即破彼論異說謂有說言頗脰迦實其性清淨不障眼目餘色俱無過故設復有我誰為念者亦不可言我為念者以所執我非智相故若言我體雖非智相與思合故能有思念是則此我與思合時於自他相應有取捨若有取捨便是無常若無取捨不異前故與思合時亦無思念是則此我亦非念者又說頌曰若我與思合轉成思念者思亦應非思故我非常住

論曰若所執我本性非思與思合故轉成思念如頗脰迦體非青等青等合故變成青等是則此思與非思我與樂等合種種如樂等我如樂等故非亦非常論曰樂等性相更互相違故有種種

我與彼合應如樂等成種種相故此我性應如樂等身身各別非一非常

亦如樂等非真我性是故離思別有我體與思合故同於思相名為念者不應道理即念自性似所念境相狀生時雖無主宰似有作用假名念者記別分明說名為念一法義分無無二過

復次數論外道作如是言思即是我其性常住如是思我離心心法別有體相難可了知所以者何思我體相非現量境以其自相非諸世間所共知故非比量境以其思相唯在於我不共餘故夫比量者比知共相以果等於相比因等於有所立思我由不共故無同法喻同法喻既無異法亦非有無待對故由是思我理實為無設許有我以思為性應當徵問如是我性為由他力得成思耶為由自力得成思耶若由他力得成思者應是無常如眼識等若由自力得成思者應不待緣如虛空等為顯此義又說

頌曰

廣百論譯卷第三 第五卷 是
若謂我思常 緣助成邪執 如言火常生
則不緣薪等

論曰如法已生自相安住終不更藉因及衆緣不可生已復更生故我亦應尔思體既常自相安住不依他立云何復待轉變衆緣資助思我令其轉變受用種種所受用具若不依他而轉變者則無緣助有所受用若可轉變應是無常如世間火其性無常若以酥油蘆薪草等投其火中便增熾盛若不尔者火勢衰微薪等若無火則非有既緣薪等火豈是常我既藉緣寧常住若汝復言我論中說如是思我其體雖常然藉根塵和合顯了如瓶等由光明顯所以者何思我不能自然觀察要待轉變因果相應方得顯了故雖藉緣而我常住如是救義其過弥增所以者何不見瓶等為緣所顯而體是常真如涅槃

而有功能如是功能不異思慮既無思慮何有功能又思功能必依思體體既非有能何所依又隱時我以思為性思既非有我則是無云何而言隱時思我雖無思慮而有功能設言若不說相而我成者則應一切妄執皆成如是推徵前已具說又汝所執諸有功能與功能者其性為一是則能者非能所依性是一故又於此位無能者故不可說言能即依能自於自用理相違故亦不可說能無所依勿有竄勝亦無過失所以者何若思功能無所依止而自立者轉變功能亦應自立何須竄勝又汝所執思我功能隨所受用有無量種既許能多如何體一汝宗定執體能一故世間未有一法體上不同一時能生多果不同時者顯於一時一法體上能生多果時若不同其體必異云何汝執一我前後有多功能起多思慮又此思我云何一時不起一切受果思慮若言思慮必待轉變方得起言此亦

不然云何寂勝具諸功能而不頻起
一切轉變寂勝功能無障礙故設許
寂勝於一時間頻起一切轉變作用
是即寂勝體應斷滅舉體皆變失
本性故如寂勝體我亦應然其性皆
常具諸能故如是汝執隱時思我具
諸功能而無思慮有多過失終不能免
復次有餘方便故此義言我是思者
思為我用非用滅時用者隨滅現見
眼等雖無能照色等作用而有其體
是故隱時雖無思用而有思者我體
非無此亦不然隱時我相應與思別
還同前過豈不作用與作用者體不
異故無別相耶汝言正似癡為沐浴
意避輕各翻重微思用我體既無
別異思用滅時我體應滅是則思我
皆定無常便害自宗何名校義又汝
所言現見眼等雖無能照色等作用
而有其體我亦念者此亦不然故次
頌曰

如至滅動物作用彼無有

論曰如能照了色等作用乃至滅來
恒隨了別自境界識由此作用即是

論體作用若滅識體則無眼等諸根
至相續斷常無此用自性異故所以
者何眼等自性非能照等故彼滅時
此不隨滅眼等所造淨色為性汝我
離思無別有體不可用滅而體獨存
豈不說我思者為相去何乃言離思
無體汝前雖說然不應理所以者何
思者思用既不同滅應有別體我體
非思過如前說用無別體先難復來
又思者相待而立俱有方成闢一
不可思與思者若一若異定觸如前
所說兩過如是擇已復有別擇如他
眼等乃至滅來常有作用能生別物
非汝所執我思作用許為如此別物
所依照色等用即是眼等各於自境
生識功能眼等諸根隨所生識種種
自相差別顯現雖雜因識無別有體
而離果識別有自相汝執有我能生
於思不許離思別有自相是故不可
引為同喻故說頌曰

故有我無思其理不成就

論曰有別相者不同體故可得說言
一滅一在思用思者既無別相思者

滅時思者亦滅是故汝執有我無思
所立道理定不成就復次有執離思
別有實我其體周遍一分生思謂我
一分先與智合引起能生殊勝思行
後時一分意合生思故無如前所說
過失此不應理故說頌曰

餘方起思界別處見於思

論曰方處若異因果不成未見世間
種與芽等各住遠處因果得成汝執
能生殊勝思行先於遠處我與智合
習誦經書工巧等事令其善巧薰在
我中後於異方若無障礙我與意合
生起現思是則分明因果異處豈不
行思所合我體不別異故無此過耶若
余一切行等因果悉與我合處應皆
同便失汝宗我體周遍一分智合引
起思行一分意合生起現思若汝復
謂如鎔鐵鎔其鎔一頭先與火合餘
頭雖復不與火合由體一故亦漸鎔
銷行思亦然生處雖別我體一故因
果成者此亦不然故次頌曰

如鐵鎔鎔銷我體應壞壞

論曰如鎔鐵鎔其鎔一頭先與火合當

即銷鎔於後展轉熱勢相及餘離火
燭皆復銷鎔如是我體先於一分與
智和合變生思果於後展轉勢力相
通異燭意合變生思果是則我體應
非常住如何妄立我是常耶又汝執
我唯依少分能生於思說名思者此
亦不然故次頌曰

思如意量小我似虛空大唯應觀自相

則不見於思

論曰汝執我體一分意合能生於思
說名思者餘分我體不與意合不生
思故不名思者意有質尋細似極微
我性虛通廣如空界少分意合能發

於思餘分無邊皆無思慮故應從多

觀是我相不應就少見為思者夫於

自體假立名言或依多相而表於體

或為他染以彰其相如此二事我上

皆無故我不應說名思者若汝復言

思非我相思是德我是實此實德業

三種自性不相雜亂何為不可以汝

不能離思別顯我之自相是為不可

若不別顯我之自相終不能立我有

實體自相畢竟不可說故汝所立我

則為無我又汝所立我非思者便失
我相非思者故如色等法非我非思
又思為先所造諸業應不屬我則成
相違與自他思俱不合故我無思慮
與彼所求因果事物非意相遇應如
鳥鵠尼多羅果由如是等衆多過失
我便散壞終不得成復次有餘苟避
如是過網不許我體少分起用執能
依德遍所依我此亦不然德若遍我
根等和合便為無用無根等燭有樂
等故若言不空由我一分與根等合
遍生樂等如在一燭炷等行力發起
燈光明遍多處若尔頌曰

我德若周遍何為他不受

論曰若我與德體俱遍者一人樂等

應遍諸我何為餘我皆不受耶寧許

一分我與意合即於是燭生苦樂等

我領受無此過失若汝復言我所

有物唯屬於我我領納一人樂等

雖遍諸我然唯屬一不繫餘人云何

令他受我苦樂世間現見所有財物

唯主能受非他所用若燭有別是事

可然既是同居何妨共受諸同燭物

若不屬已雖無取捨自在受用見觸
受用誰復能遮現見世間非屬已物
若同一燭見觸無遮今苦樂等無形
質故唯能見觸不可取捨是故汝言
不成救義若言餘我於他苦樂由有
眼無障者能有所見眼若有障即無
所觀我亦如是於自苦樂無闇障故
便能領受於他苦樂雖復同居有闇
障故不能領受若尔頌曰

闇障不能領受如世間物雖復同居
眼無障者能有所見眼若有障即無
所觀我亦如是於自苦樂無闇障故
便能領受於他苦樂雖復同居有闇
障故不能領受若尔頌曰

意言能契正理非可照物處燈明中而此燈明不能照了我亦應尔云何

不受若汝復言雖一切我體皆周遍而自樂等不共於他何以故樂等諸

德由行勢力而得生故此行勢力依法非法而能受果故此義成如是方便於理無益過失同前不成救義如是論者依理推徵邪觀為先立我常遍能作能受義不得成

復次有說墮垂刺闇答摩三德非思而為作者我思非作而能領受為破

此義故次頌曰

若德並非思何能造一切彼應與狂亂俱癡無所成

論曰所執三德體若非思何能為我造化万物若本無思而有所造彼與狂亂何事不同設復如狂斯有何失若如狂者為我造立所受用事應不得成未見世間癡狂僕正能為主等辨如意物又彼諸德於所作事若無善巧應似愚人於雕畫等不能成辨於所作事若有善巧云何不能即自受用為顯此義故復頌曰

若德能善解造舍等諸物而不知受用非理寧過此

論曰若言諸德如工巧者於難作事能善施為内外所湏無不成辦而於受用易見事中不善了達一何非理

除守自愚誰明此見如是三德於受用中亦有善巧為彼體故如於善巧故不湏別立我思為受者若言脾性雖體非思然隨緣勢造化万物為今思我自在受用如草木等雖無所思而休業力生花果等種種不同為人

受用若余勝性所作無思應同華果受已不絕諸有思惟而生果者受用足已果便休廢勝性非思如外草木又常不壞我受用已所作便息其理不然若言三德其性黠慧凡所施為無不善巧我為神主能善思惟令彼造作自在領受謂彼三德了知神我意有所湏方起覺慧隨起作用造化万物於是思我自在受用汝此言說但述自宗於諍義中都無所用又汝所立我有思惟德有覺慧如是二種

俱能領納了別自境性相差別難可了知是故不應虛妄分別覺慧屬德

思惟在我又德應失覺慧自相無思惟故猶如色等汝言三德了知神我

意有所湏方起覺慧起作用等此則不然自性位中無覺慧用誰能知我意有所湏若於今時覺慧已起何待知我意欲方起若於今時覺慧未起去何三德初起於大若無覺慧大體自起一切万物亦應自起故此覺慧於變異果自性因中都無所用有餘復立比量教言覺慧非思是無常故

自言違害自意思惟分別得覺慧名若不思惟便非覺慧云何而說覺慧

諸無常者皆非思慮猶如色等如是

自言違害自意思惟分別得覺慧名若不思惟便非覺慧云何而說覺慧

非思又先已說覺慧思惟俱了自境

性相無別云何覺慧無有思惟是故

汝言有自違過又無常因有不成過

就生滅義自宗不許隱顯義釋他宗不成若言因義不應分別但就說說

此亦不然若別俱成可就說說如其別見撲顯為因別既不成撲依何立又依作用說有隱顯依此立為無常

因義汝立我思亦有作用故有因義
唐言論釋卷第二第十一是
不定過失又汝欲立與覺慧體外別有
我思或我思外別有覺慧皆不得成
如是種類非共所許由此汝立無得
成義是故所說我思能受三德能作
其義不成

復次有執我體常遍無導能造万物
名為作者此亦不然義相違故若汝

執我有動作名為作者即有無常
及有質導不遍過失現見無常不遍
有導方有動作常遍無導有動作用
曾未見故若所執我無有動作云何
得名能造作者是故必應許有動作
若余應許我體無常有導不遍為顯
此義故次頌曰

有動作無常虛通無動作

論曰風界勢力能生動作謂由風界

諸行流轉於異處生相續不絕依世
俗理說名動作依此動作說為作者
此必不越有導無常有導無常即非

周遍汝宗亦許極微動作有導不遍

前已遮遣執為常者顯是無常是故
比量無不定過若言我宗不許內我

體有動作因不成者此亦不然必應
許故若無動作何名作者汝雖不許
業句動作而有作者言依動作如說
大焰來去等言又必應許我有作用
若全不許我有作用我則為無因免
角等為顯此義故次頌曰

無用同無性

論曰若汝所執我有作用可為作者
名言所依若無作用則同非有依何
說我以為作者既無作用應不名有
若謂有言不依作用但依同性及彼
相應此亦不然世間智者依有用體
說有名言若無有用則無有體無用
無體名依誰立去何而言有作者我
若汝不了有言所依但應受持默不
語法何湏強說我有作者有言依止
有用之體世智共許汝必應隨若汝
定執我無作用應如共許畢竟無法
由此比量我即為無何不受樂空無
我理為顯此義故次頌曰

何不欣無我

論曰也過去法既無能生諸法作用
即無自體由此同法我亦應然無世

廣言論釋卷第三第十二是
庚言論釋卷第三第十八是
共許焰行等用亦無自許往來等用
應無自體如是我性都無所有非唯
順理亦稱汝心何不欣求空無我理
計不信者正為無明所起邪執力強
故耳若汝謂我雖無別用而能為境
生我見心故名作者此亦有失前已
廣破今復重來又我不能為我見境
無作用故猶如兔角此我見等亦不
緣我有所得故如緣色心若實有我
能生我見此我云何如善幻術隨其
所願現種種相詐惑世間令起種種
我見差別為顯此義故次頌曰

或觀我周遍或見量同身或執如極微
論曰一類外道執我周遍於一切處
受苦樂故我無形質亦無動作不可
隨身性來生死故知內我遍於一切
一類外道作如是言我若周遍如虛
空者不應隨身受諸苦樂應如虛空
無所往來其性湛然非作受者是故
我性應如色等隨所依身形量不定
雖無形導而有所依轉變隨身受諸
苦樂雖依形質有卷有舒而我體性
無生無滅如油滴水隨水廣狹雖有

卷舒而無增減一類外道復作是言

若我體性隨形量者即應如身有分
有變又汝執我隨所依身似水依堤
如油逐水是則此我如彼水油既變
既多非常非一引此為喻而言我體
為常為一與理相違是故我體住於
身內形量極細如一撲微不可分析
體常無變動慮動身能作能受此亦
不然以違理故衆微聚積成極大身
我住其中形量甚小云何小我不能轉
大身舉體同時皆見動作若汝意謂
我量雖小而於身中往來舉發漸次
周匝如旋火輪以速疾故謂言俱動
若爾我體巡歷身中應有生滅及成
衆分但是遷流至餘處者定歸生滅
必有衆分既言我轉所至非恒如彼
燈光豈有常一常必非動動即非常
我動而常深違正理又所執我有住
有行何得說為是常是一若行時我
不捨住性應如住位則無所行若行
時我捨其住性別體即生常一何在
如是等類我執無邊以理推微皆不
成立為顯此義故次頌曰

智者達非有

論曰若有實我性相皆同等以為緣
生我見者如是我見不應得有種種
差別更不相違以此知無常住實我
但由久習虛妄我見薰在識中功能
成熟如身逐葉緣瘦下同我見隨因
緣別亦尔唯有心相變現衆多於中
都無一我實體故諸賢聖積無倒因
方便勤求證我非有

復次諸有說我能證解脫但順愚心
終違正理所以者何故次頌曰

常法非可憐何捨惱解脫是故計我常
證解脫非理

論曰若計我常無有變易雖遭衆苦
霜雹等灾如太虛空都無所損不應
智者觀諸世間衆苦所逼發心厭離

方便正勤以證解脫此顯我常不可

憐故雖觸衆苦應不覺知若不覺知
則無厭離若無厭離則不正勤若不
正勤則無解脫哀哉外道狂亂無知
譬如有人懼諸霜雹疾風暴雨水火
等灾損害靈空勤加守護既執有我
無惱甚然詐勞自苦妄求解脫誰肯

心者頑此癡狂無緣自苦不深悲愍

外道經中咸作是說者我生死離我
涅槃既讚捨我令欣解脫如何固執
有實我耶為顯此義故復頌曰

我若實有性不應讚離我

論曰我若實有緣生我見即是真實
不應勤捨為證實我應更懶懶勤修
我見令其堅固去何勤捨真實我見
令修虛妄無我見耶
又諸外道或隨師教或自尋思起諸
我見種種諍論子相違反云何執此
為實見耶於一我上競執紛紜乍可
生疑如何執實若無我見不稱實我
汝不應說能證涅槃不稱實見證涅
槃者知真趣脫此說應虛為顯斯義
故次頌曰

定知真實者趣解脫應虛

論曰有我若實無我我所解脫方便
見應成虛有我我所違逆涅槃隨順
生死見應是實若轉倒見隨順涅槃
無轉倒見隨順生死云何汝論作如
是言定知實者能趣解脫以此定知
空無我見得涅槃故所證非虛我我

所見涅槃時捨應如餘見是其顛倒

廣百論釋卷第三 第二十一是

云

又汝論說我見無倒在聞思位至脩位中我見既捨復成顛倒以其我相

略有二種一有二無有順生死無順涅槃故有我見入聖時捨汝此狂論

為世所嗤審察即無如何實有如繩在闇乍見言她及至諦觀乃知非實

外道亦余無明闇中見無常身謂有

常我若得聖智諦觀此身達空無我而證解脫知有我見初實後虛確言

稱境有信無智既許我見初實後虛

得涅槃時應許無我後若無者前亦

應無為顯此義故次頌曰

解脫中若無前亦應非有

論曰此中意顯如解脫位我無有相未解脫時亦應非有性無別故或復

身等於解脫時既無有我未解脫位亦應無我相無別故諸外道等無智

睡眠昧覆毫目不了諸行相續道中微細差別妄執有我是一是常不可

以其無智雜見謂證真理要依無雜清淨智見方證真理為顯此義故次

頌曰

無雜時所見披真性應知

廣百論釋卷第一 第二十三張是

論曰以不雜火自有水相知雜火時煥非水體身等自相應知亦余得解脫時空無我故雜我見位亦無有我

或復我體應知亦然無雜位中既無有相雜我見位有相亦無是故應知無雜所見攝法實性雜見不然

復次諸外道等有作是說色等諸法空無我者是心根身方何不斷無常

諸行空無我者悉皆斷滅如燈火聲此亦不然故次頌曰

若無常皆斷草等何不然

論曰雖諸草等無我無常然有因緣相續不斷心根身等應知亦然故所立因有不定過又立因喻證心根身

皆有斷滅此言未了為一念生無間即滅更不相續名為斷耶為經多時

相續不絕後要當盡名為斷耶若言初者關於同法燈等隨因多時起故

若言第二我亦許然無餘涅槃生死斷故為破前因復說頌曰

此理設為真無明亦非有

論曰無明自性非我非常應亦如燈

自然斷滅若如是者無明所生貪等惑障應自然斷若亦即應生死繫縛不由功用自然解脫此二半頌俱顯

前因有不定次内外為具

復次諸外道等有作是說色等諸法雖是無常然依我故相續無斷此亦不然違解脫故若色等法依我生者

我既是常前後無異即應畢竟不證解脫若言諸法雖依我生然由緣助故無此失若介諸法唯應由彼衆緣而生我復何用能生衆緣與所生果

更相隨順同有同無我既是常一切時有果則不介豈藉彼生我用難知緣力共了如何黨我不信衆緣為顯

此義故次頌曰

現見色等行從緣生住滅故知汝執我雖有而無用

論曰色等諸行生住滅特現見從緣不依於我汝執我體既非緣生即無作用如前已說又色等法生住滅相種類及時皆不同故何得依一常住我緣如燒煮等依緣別故熟德色類亦有差別如是差別不依一緣謂無

始來色等諸法名言熏習種種差別功能及先所造諸有趣業種種差別功能

轉變隨所遇緣成熟發起變生色等

生等差別所言緣者謂精血等是其

生緣衣食定等是其住緣毒藥灾橫

四大亂等是其滅緣諸所計我無此

別用外道愚癡強立為有為顯此義

復說頌曰

如緣成芽等 緣成種等生故無常諸法

皆無常所起

論曰如外種等依自因緣功能差別而得生起復待餘緣助發功力更生自類芽等諸果內身心等應知亦然諸行相續同類異類隨所遇緣生果差別此則顯示內身心法體無常故如外芽等必從自類無常因生我於身心無能生用非緣生故如龜毛等復次為顯諸法雖無有我而非斷常二過所及故於品後復說頌曰

以法從緣生 故體而無斷以法從緣滅

故體亦非常

論曰諸法展轉從無始來依同類因生等流果起後後果續前前因於寧

無間所以不斷若前因滅後果不生於中有間可名為斷由對治生前因力滅後果不續所以非常若法無常不捨前相其體無變可名為常又前因滅所以非常後果續生所以非常又因生故所以非常能生果故所以

非斷又念念別所以非常相似相續所以非斷又法非有所以非常亦復

非無所以非斷有即為常無便斷故

如是佛子遠離二邊悟入緣生處中

妙理正觀一切非有非無法尚性空

我豈為有薩迦耶見及以隨眠并此

所生於斯永滅復觀諸行平等性空

彼此俱亡自他想滅過於一切所化

有情起無緣慈澍妙法雨窮未來際

極太虛空利樂有情勝用無盡此勇

猛者空觀所持衆苦熾然皆不能觸

見大生死如空宅中妄想所牽衆多

憂苦辭如猛火騰焰震烈焚燒無量

無智有情悲願經心無所怯憚投身

沒命而拔濟之此大慈者觀空無倒

樂觀貪等煩惱所依止事為饒益他

帝處生死於中不染即大涅槃雖處塵勞無邊苦海恒受勝樂過三涅槃

大乘廣百論釋論卷第三

癸卯歲高農國大藏都監奉
勑彌造

大乘廣百論釋論卷第

是

聖天菩薩奉譯

三藏法師玄奘奉譯

論曰若色等法有未來體是即應無
過現二世以不可說異相法中有別
異相如苦樂等又若一法流轉三時
說三世者便成雜亂又色等法流轉
三時若不異者應無三世若有異者
是則異相本無而生有已還滅一切
體亦應尔是則一切本無而生有已
還滅應同前過謂便退失說常有宗
若言其用或有或無法體常存故無
未來若已謝而有未來體生則恒未來
云何成過現

復次有作是言如說已滅未生無體
其理不然諸有為法前後兩際作用
雖無而體恒有分位別故三世不同
無必不生有定無滅為破此義故次
頌曰

瓶等在未來即非有過現

論曰色等諸法在未來世過去現在
二世皆空後遇因緣二相方起云何
汝說無必不生未來世相在過現無
去何而言有定無滅若執未來有二
世相此不應理故次頌曰

未來過現有便是未來無
論曰若在未來現有未來相應即為現在
如何名未來

論曰若色等法未來現有應如現在
便失未來未來既無二世非有彼為
先故一切應無復次有說諸法體雖
常有然唯能取等流果用說名現在
如是一用現在遍有去來定無不雜
亂故餘用不爾為破此言故次頌曰
去來如現有取果用何無

論曰過去未來色等諸法既如現在
常有體性為同類因取等流果此用
何故非常有耶此取果用所待衆緣
於一切時亦常有故如是諸法體用
來果如現在法已有體故不應復取
又詣果法因緣合時若無所生則不
名果所生若有此即本無從緣而生
體亦應尔是則一切本無而生有已
還滅應同前過謂便退失說常有宗
若言其用或有或無法體常存故無
未來若已謝而有未來體生則恒未來
云何成過現

常有應一切時名現在世恒名現在
義亦不成要待去來立現在故又未
來果如現在法已有體故不應復取
又詣果法因緣合時若無所生則不
名果所生若有此即本無從緣而生
體亦應尔是則一切本無而生有已
還滅應同前過謂便退失說常有宗
若言其用或有或無法體常存故無
未來若已謝而有未來體生則恒未來
云何成過現

論曰恒有・古常色等諸法體既恒有
去何非常設許有為體皆常者便遠
經說諸行無常若言諸行體雖恒有
為相合故是無常此亦不然體既
常有為彼相合復何所成豈不能成
此失亦不應理故次頌曰

若體恒非無何為不常住

論曰恒有・古常色等諸法體既恒有
去何非常設許有為體皆常者便遠
經說諸行無常若言諸行體雖恒有
為相合故是無常此亦不然體既
常有為彼相合復何所成豈不能成
此失亦不應理故次頌曰

論曰過去未來色等諸法既如現在
常有體性為同類因取等流果此用
何故非常有耶此取果用所待衆緣
於一切時亦常有故如是諸法體用
來果如現在法已有體故不應復取
又詣果法因緣合時若無所生則不
名果所生若有此即本無從緣而生
體亦應尔是則一切本無而生有已
還滅應同前過謂便退失說常有宗
若言其用或有或無法體常存故無
未來若已謝而有未來體生則恒未來
云何成過現

等體亦應然彼既不然此云何尔
復次過去世言為簡別相摠詮一切
過去義耶為簡摠相別詮一類過去
義耶若尔何失若簡別相摠詮一切
過去云義者其理不成故次頌曰

過去若過去如何成過去

論曰若過去法一切體相悉皆過去
是則一切都無所有如何汝說過去
是有体是體相汝意說為過去有者
亦無有故又過去者名為已滅若過
去世亦過去者是則過去亦應已滅
若過去亦已滅者如何汝今執有
過去如彼未來現在已滅不名未來
現在世故若依正理應如是說過去
世言無別實義簡去實有差別名相
依止世俗假立名相摠說過去非有
別義若汝意謂如名飲油雖不飲油
而假名說世間共許別目一事此過
去言亦復如是簡於物相別詮一類
過去義者理亦不然故次頌曰

過去不過去如何成過去
論曰若過去法一切體相非悉過去
如何汝今執為過去汝說過去色等諸

法體無闕故又過去者名為已滅若
過去世不過去者是則過去體非已
滅若過去體非已滅者如何汝今執
為過去如彼未來及現在世自體不
滅非過去故豈不前說如世假名簡
於摠相別詮一物過去世法其體雖
在取果用無故名過去汝說此用即
所依體如何體在而用滅無若體而
用不相隨逐應如別物不成體用又
但用滅說名過去唯汝獨立非世共
知云何得引飲油為喻世間共許不
可推徵獨所立者應詰問故若說諸
法其體常有三世不成唯於現在實
有體上假立名故非於現在實有體
上假立三名即失現體是故所執過
去不成如破過去未來亦尔未來若
未來如何成未來未來不未來如何
成未來

復次未來摠別徵難皆同前說
復次未來世法為藉衆緣已有生耶
未有生耶若尔何過若藉衆緣已有
生者其理不成故次頌曰

未來若有生如何非現在

論曰若未來法已從緣生及有體性
應名現在有性及生是現在相非離
現在而可了知言雖方便令成現在
而意正為破有未來又顯未來非現
在故應如過去決定無生若言未來
未有生者理亦不成故次頌曰

未來若無生如何非常住

論曰若未來法未從緣生而有體性
以無生故如虛空等體應常住此亦
方便令成常住而意正為破有未來
如是微難過去未來體若實有無滅
無生應如空等失無常性便違經說
去來無常如說過去未來色等尚是
無常何況現在是故過去未來諸法
並非實有現在無為所不攝故如龜
毛等不可說言世所攝故應如現在
體是實有現在非唯是實有故同喻
不成因或不定或相違故

復次往來論者作如是言不善我宗
妄說此過所以者何我宗中說諸行
四相展轉相依三世往來不相捨離
由生等合故成無常法性不壞故說
恒有是故恒有不廢無常法性不壞故說
稱當正理此前已破體既恒有應如

廣宣論卷第四 第七張 是

廣宣論卷第四 第八張 是

廣宣論卷第四 第九張 是

太虛非生等合又以能生色等諸行說為生相如是能生諸行作用未來有要藉因緣和合資助然後方有若不然者因緣和合便成無用若許生用本無今有有已還無則一切行同有為故皆亦應尔云何而說體雖恒有而是無常往來論者為避如是所說過失復作是言若色等行與生等合有此過者今有為法三世往來有世壞相應是無常以滅壞相是無常故世間共許一切無常滅壞為相謂有為法未來世壞入於現在現在世壞復入過去若尔頌曰

若未來無生壞故非常者過去既無壞何不謂為常

論曰過去世體取居後故更無餘世可令轉入既守自位恒無壞滅應如空等體非無常如是便違契經所說若言過去雖恒有體更無滅壞而從現在壞已轉入故得有生生滅二種是無常相隨具不具並表無常土木各一現在具二是故三世皆是無常此不應徑生無有故汝宗自執生在

未來過去現在都無生用云何今說過去有生沒執過現已從緣生更不藉緣生如何有若執過去定有生者生必歸滅一向記故如現未故復應有滅世間亦許未來諸法可藉緣生非過現世又過去世非現未故應如空等定無有生是故能相及所相法應如帝釋并恒策迦一時並入常無常火以位如體體如位故

復次如說過去未來色等尚是無常何況現在汝等雖誦如是經文而不

知義所以者何汝執一法往來三世體無生滅云何無常又汝所執現在

法體即是云來去何相況不可一法自為比况世間不見如是事故亦不可言體雖無異位差別故得為比況

論曰現在世法非前世來不往後世云何無常汝說現在由餘世故轉成

異相說為無常餘世謂去來異相謂生滅現在不可餘世轉成亦復不可轉成餘世云何現在建立生滅頌言非由過去等者等取未來現在世法不往未來非從過去汝宗自許然過去既無餘世往來轉成云何現

生滅無常若說現在從過來從未來世亦同此破故契經說有為諸法非前際來不往後際故破此執其理決定順聖教故又現在法若餘世來往餘世者應往來時不捨前相不成餘相世間現見提婆達多餘方往來相無異故如是三世位雖許別相無異故便成雜亂由位而相若一若異皆有過失不可免故汝等所宗往來論者亦不忍許世相雜亂是故汝今如此安立往來生滅不成故義如是現在雖許往來其無常性亦不成立於往來時相無異故應似空花非無常性汝亦不許空花異相有及無常現在若余即違自宗及契經說若汝復言三世體相雖無別異然觀諸行處位差別開發覺應於一法自心分別安立分位由此自心安立分位有老別故說此一法以為無常此亦不然自心分別所見境界即是自心但隨衆緣諸行種種自心變作種種分位自心所變無實體相何為精勤安立異法但應信受諸法唯心又覺

慧等諸心心法非隨實有諸法轉變但隨串習成熟種子及心所現衆緣勢力變生種種境界差別故外道等隨其自心變生種種諸法性相若法性相是實有者豈可如是隨心轉變諸有智者不應許彼所執現在實法有生以必不從去來二世更無第三可從生故滅必隨生生既非有滅亦定無以必不往來二世更無第三可往來故如是以理推檢汝宗三世無常都不可見有何現在殊勝無常而契經言何況現在汝立一法經歷諸位雖生等隨而無變易相及所依前後無具有何改轉而說無常亦不可言隨三世位有差別故說為無常體既無變位如何別位體若異位自相屬不可迴轉未來諸法四事決定相屬不可迴轉未來諸法四事決定期願及以人功汝等亦應同彼所見所以者何由說因果安立差別本來相屬不可迴轉未來諸法四事決定所謂因果所依所緣如本定相而後生故若余不應待因緣生既因緣生去何本有為願未來諸行有體因緣無用故次頌曰

若法因緣生即非先有體先有而生者生已復應生論曰諸行本有與生相連如法已生不復生故無常諸行若無生者雖遇在現見無常假立去來曾當生滅夫

因緣亦無變易則應退失無常行性以無生故醉如空花若有生者如因果用於生位前應未有體頌言生已復應生者以說過門顯異法喻謂有為行非先有性從緣生故如因果用諸先有者不從緣生如已生法若沒復言我說諸行雖本有體不待因緣然取因果本無而有待因緣者此亦不然取自因果用不離體故應如其體亦先有性或諸行體不離用故應如其用非先有性汝等所執本有諸行如頑鐵錠都無勝用因果道理皆不相應以有定性常無變故執常有論有多過失謂邊世間誹謗世間一切共知因果理故又違自宗誹謗一切諸因諸緣生果理故又違自宗誹謗一切諸從緣生故又違比量如取因果用非常有故又違現量現見色等非常有故由有多過應捨此見應知云來非離現在別有實性世所攝故如現在世又三世行皆相待立如長短等何有

實性又一切行皆悉無常有生有滅非有非無若定是無如兔角等應定不生若定是有如所執空應定不滅若無生滅如龜毛等豈是無常誰有智人知一切行皆有生滅而言常有依行立世世豈是真現在尚非真去來何有實若去來世實非有者宿住死生通何所見應知二通見曾當有既現是無無差別通力所見分限應無是則異生三乘聖衆知去來世劫數應同汝執去來皆現是有亦同此過故次頌曰

若見去來有如何不見無

論曰去來亦有無量因果展轉隔絕中間非有故說為無又汝亦說過去未來無取果等種種作用過去未來既有有無二義差別何故二通唯見其有而不見無若不見無諸得通者不應照見過去未來經余所劫空無所有佛余所劫中空無物等是故不應唯見其有去來現無曾當是有以現無故不同現在曾當有故為境差別若同現無則無遠近時差別者汝執

既現有去來應不說為遠

論曰過去未來既同現有應如現在是近非遠若言去來雖現有體而無用故說為遠者此亦不然用不離體過同前說又此意言去來色等既同現有同一世故應如現在無有前後遠近差別過去未來既無遠近諸得通者皆應無等見一切過去未來是則如來所知無量餘二來等所知有量此等差別一切應無是故去來雖現非有而曾當有因果不同展轉相續時分別定由此曾當有為方便或有久習智見猛利復由種姓法余殊勝極前後際展轉相續如其所欲皆能照知或有習性與此相違隨其所應但知少分此顯去來非現有性

但得通者自因緣力勝劣不同方便作意有差別故自心變似曾當有法體相不同遠近有異依此立有過去未來時劫不同通力勝劣非謂實有過去未來緣之起通照知遠近為破未來法非法等先有體性故說頌曰未作法若有終戒等唐捐論曰若在未來未作福行先已有者現在加行修施戒等則為唐捐又若未來先有法者非法亦有不可斷壞為捨惡戒勤修加行徒自苦身都無所益如是執有未來論者諸有所為皆空無果是故應捨如是惡見信受未來非先有性復次執未來有小乘人言諸行未來雖先有性然猶未有取果功能為欲引起取果功能勤修加行不空無果數論外道亦作是言於自性中雖有種種諸法自體而相猶隱為欲令彼法相顯現勤修加行不空無果即被異論復作是言於自性中雖有種種諸法功能而未有體為成其體勤修加行不空無果為破此三故說頌曰

若少有所為果則先非有論曰若先無用加行令生先未有顯方便今有先未有體令有體者則不應言果先是有用顯及體由加行成可名為果體隱功能本來有故不應名果又用顯體與體隱能不相離故體隱功能應同用等本無今有是則一切皆從緣生汝等不應說果先有或用顯體應同體等本來是有則應一切不從緣生皆不名果汝等執有未來論者便為謗果常有非果不相離故又若汝等竊設方便作如是言法雖先有然由因故少起異相說名果者但此異相由因所成可名為果體既本有不應名果然此異相本無今有如何汝等言果先有若汝復言相是先有者相體既一俱應本有因則無用便同謗因外道過失

論曰性非恒有故名無常一切無常定有生滅生名為初滅名為後有初後是無常義若執果性一切時有無初無後豈是無常彼經復言有生滅者以世共知無常相亦現三世細無常理世間現見從緣所生內外諸行初生後滅不知念念生滅無常故以初後生滅為因用燈光等為同法喻顯彼念念皆有生滅本無而有已還無非一切時恒有果性恒有論者過去未來諸行常有無生無滅現在諸行生滅亦無便違自經說無常義若言諸行體雖恒有而無常相恒共相應名無常者此亦不然前已略非後當廣破此頌義中正破異部兼破數論二種異說謂隱體能雖復恒有而顯相體或有或無就隱體能說果先有據顯相體說為無常果若無常則非先有以諸無常定有初後初生後滅是無常義隱體功能既無初後無生無滅豈是無常即以此義亦應非果不相離救還同前破又彼說言聲等樂等雖有種種分位差別

然其因果皆不相離同依一體而建立故此意若說聲等自性前後無異言因與果不相離者即無所譯以許聲等前念為因能生後念等流果故若說聲等因果位一是則因果應無差別或言聲等因位有果亦無違譯以許一時望後望前為因果故若言聲等因果位別而體一者是則相違體一時異不應理故時分不同體必異故時雖有別體無異者是則不可說為無常又一體法於一時中決定無有隱顯二義既許隱顯時有差別是則分明許所依體亦有差別是故不可說言聲等分位差別建立因果其體無異

復次為欲示現說常有論有違宗過故復頌曰
應非勤解脫解脫無去來
論曰若能永斷諸煩惱縛無倒聖見未來現有應如現在能斷煩惱能證涅槃是則一切不由功用從本已來自然解脫便違自宗要勤方便修生聖道方得解脫若許修道得解脫者

則應無有過去未來有煩惱縛及所招苦而得解脫不應正理若解脫者無煩惱苦則違自宗說去來有又說頌曰

或許有去來貪應離貪者

論曰前理所逼定無去來或彼守愚礪執為有假縱其執故置或言得解脫時去來二世貪等若有在解脫位無貪等者應離所依而有貪等世間未見無所貪物而有貪等此亦應尔豈不諸行如是生時實無作用及作用者但假安立二種差別故契經言唯有諸法唯有因果都無作用理實如是然解脫時貪等永滅依貪等上假立作用亦不可得無用無者如空花等而言是有理不得成若解脫時猶有貪等如未解脫應名惡人應造諸惡應不解脫若言尔時雖有貪等而不能成就是貪等煩惱所攝應如前位非不能成就又此去來貪等若有應如現在能有作用若尔脫者應造諸惡應名惡人又此去來貪等煩惱若有作用應名現在若無

作用應似空花去何而言有體無用是故智者不應信受過去未來現有實體

復次未生已有違世共知所以者何故次頌曰

若執果先有造言舍嚴具柱等則廢捐論曰若言舍等色等諸行於未生位已有體者世間現見為造彼物勤加功力則為虛棄諸有或言先雖有體而未有用先有隱體未有顯相先雖有能而未有體為今有用及顯體故勤加功力亦不啻捐此亦不然用顯相體與體隱能不相離故皆應先有已如前說如是邪執世間相違一切法皆先有者為脫衆苦設教度生如是等事皆不成立此則亦與自宗相違

復次因說執果先有者過先無果執其過易了為略破之故復頌曰
果先無亦尔

論曰如是所執亦違世間自宗所許果先定無世間自宗皆不可故有作是言此須義意挑破一切因果別執

廣百論釋卷第四 葉子三張 是漢之

若因與果別有體相云何異法能生異法未見香味別體相生此說不然若體相異因果理隔或相違損可不相生若有諸行體相雖別然相隨順現為因果如何難言因果若異如香味別應不相生世間自宗皆許父子業果體異而得相生是故因果非定不異如是說者此正為破定說因中無果者論食米齋者作如是言種等不能親生芽等但由種等引彼芽等同類極微令其聚集如如所引同類極微如是如是合生蘊果此義不然彼諸極微與蘚麥等種類體相皆有差別云何同類又是常故應無勝用亦不應令常法有用云何而言由種等力引彼芽等同類極微令其和合生蘊芽等又彼外道計離色等別有實果衣瓶等物此類先無由何因造為永此果勤加功力造作縷等皆應無用以彼不許如是縷等能作親因造同類果若彼不許從異類因生異類果是則蘊果定應不生先無體故又實極微應不能造蘊同類果汝

廣百論釋卷第四 第二張 是漢之

廣百論釋卷第四 第二張 是

計常故如虛空等所作實果既無所立是故不應定執異類因中無果世間亦見從異類因能生種種異類果故因果道理取為微細非定一異非先有無若於其中執一執異先有先無皆失正理所以者何因果若一因應如果是果非因果應如因是因非果如是因果便成雜亂又若因果定是一者即無能生所生差別無能生故不名為因果既是無果亦非有無所生故不名為因果既是無因亦非有因果二種相待立故因果若無說誰為一故知因果非定是一因果若異應從自因生於他果與彼異故猶如自果亦應自果從他因生與彼異故猶如自果亦應自果從一切因生又應從自因亦應一果從一切因生又應從自因則一切因應不生果應一切果不生自果與彼異故猶如他果亦應自果不從自因生與彼異故猶如他從因生現見自因唯生自果不生他

論曰諸妙慧者能知一切障外極遠深細法義未曾知有如是諸法轉變時分因果差別唯除外道如陰暗夜有眩醫人妄有所見自不能了而為他說言一切法實無生滅但有時分因果轉變所謂聲等或復樂等不捨自體轉成餘相時分不同名為轉變於轉變時以時分相有差別故說有生滅汝今計何以為轉變為時體耶為時相耶且不應說時體轉變以轉變時汝先自執不捨自體如前位故

亦不應言時相轉變汝執時相有生滅故前後各別何名轉變又若時體不可轉變但可時相有轉變者應離時體別有時相若言體相非定一異更作為依相從而說相由體故前後非異體由相故前後非一體相相資俱名轉變若尔則應體由相故有生有滅相由體故無轉變體有生滅則同幻事非實非常相無轉變則似空花非因非果便失自宗亦不應言體相性一實無因果由義異故得有因果性若是二義云何異一異不同應有別物既有因果分位不同先後各異應非轉變電光燈焰無轉變故若言因果分位差別轉變有異未必先後一體一時有唯量等種種分位轉變異故此有虛言而無實義一法一時有生住滅更作為相違成大過故世間不見一法一時有生住滅唯見異法異時有三又不應言時體常有雖無生滅而有轉變勿汝所執常住思我雖無生滅亦有轉變設許思我亦有轉變二憑如樂等非思我性又許

時體有轉變者時體即是樂等自性如是自性與牛體應變若尔則應失自宗義取勝定無全體轉變若全轉變即是無常又汝時分樂等三法和合共成應如林等體非實有因果亦尔若言即用樂等為性故是實有此亦不然時等唯一樂等有三一三不同如何相即若必相即樂等如時應唯有一時如樂等應有其三又如樂等遍一切時此二時應遍一切如是時分應成雜亂時既一一不遍一切樂等亦應不遍一切如是樂等與無量時為自性故應成無量又如樂等隅時亦有此一一時應亦如是則應無有隱顯差別以一切時有一切故由此不應決定相即既不相即應許為假或應不許樂等為性如誰時分因果亦然又諸因果或劣或勝或淨或穢云何同以一樂苦樂三法為性若必尔者汝等外道無始時來無所作同以樂等為自性故汝等今者誰得人身而應即是狗等下類所食甘謾應即糞穢誰有智者無緣執此以

道邪宗而自毀辱是故汝說果實不生其體本有由轉變故立有時分因果差別正理相違不任推究哀哉外道宿習癡狂寶受邪宗憎背正法盲執如是已說時體是常相有轉變不無慧目不了是非隨順迷徒種種妄應正理諸有智人審觀應捨

大乘廣百論釋論卷第四

癸卯歲高麗國大藏都監泰
勒彌造

大乘廣百論釋論卷第五

五

聖天菩薩本譲法菩薩釋

三藏法師玄奘奉 訳譯

破時品第三之餘

復次有諸異部於無常法說有刹那
暫時住體即依住體立有實時為破
彼言故說頌曰

無常何有住住無有何體

論曰自相經停故名為住有為諸法
無常所遷不能暫停如何有住既無
住體依何立時所以者何言無常者
或即法滅或法滅因一切有為無常
所逼暫生即滅何容有住住位住依
無常雖居住位亦時住力能制無常
扶已所依今其暫住此亦非理故次
頌曰

初若有住者後應無變表

論曰生滅相續不捨自類後異相起
名曰變表後位住相與前住體既無
差別何有變表亦不應言由後法起
令前住相而有變表住體如前相無

餘法名變現見餘生餘亦名變如酪
既生說乳為變蘆雖似變細則不然
所以者何世間乳酪同類相續別相
難知不悟其中有細生滅謂前乳變
由後酪生微細理中即前住體變由
後起其義難知

復次要自審察知有住體方可為他
說有住相然無方便可審住體知其
定有能住於法所以者何故次頌曰
辭如無一識能了於二義如是無一義

二識所能知

論曰所識諸境要由能識前觀後察
方知是有若有一身同類二識於一
現境前觀後察審知境相不異於前
爾乃可言現法有住既無一身同類
二識於一現境前觀後察汝等云何
能知現法刹那有住依此立時汝不
可言前念意識觀未來法後念意識
察現在法知有住體以未來世法未
有故亦不可言前念意識觀現在法
後念意識察過去法知有住體以過
去世法已滅故縱許去來法是可者

時移世易不可名住又不可言色等
諸法於現在世住經多時心等諸法
無常迅速故二念心同緣現在前觀
後察知其有住既同有為如何不等
色等諸法非久時住是有為故猶如
心等有餘執色有住非心此亦應以
心為喻破一有情身同類二識定不
共緣現在一法一身同類前後識故
如緣前後青黃二心亦不可說五識
所觀意識能審知其有住汝等不許
二識俱生意識生時境已滅故設許
一身多識並起各緣別境非能審知
雖許意識知五識境然各自變同現
量攝俱受新境非重審知由是故說
無有一義二識能知復次亦無一識
審知二義皆實有體所以者何若
欲作意審知前有後境未生審知
後有前境已滅尚無有能審一實有
況能知二現在二境雖俱可了皆新
受故非重審知緣餘境識不能審知
餘境實有帶餘相故猶如各別緣二
境心又審察心不能審察外境實有
帶餘相故如新了受現在境心又數

論言作如是說若立慧體念念各異
知諸法者是則不應先未後證先受
後憶先疑後波所以者何不見天授
先求受疑後時祠授能證憶波由是
當知惟有一慧常能照了一切境界
故立量言知青等慧決定不離知黃
等慧是慧體故如黃等慧是故一慧
知一切義此亦不然常法轉變皆先
已破不應重執又汝云何知此一慧
其體是常知一切義非不審察所知
慧相可言此慧知一切境非即此慧
能自審知色等法中曾不見故此慧
必有別慧能知是所知故猶如色等
又青等慧其性各別所知異故如自
他慧此中意明無有一慧能重審知
二境實有不言一慧不知多法勿一
念心不了多境又明慧體不能自審
不言慧體不能自照勿心心法不能
自證若亦不應後時自憶若言照境
是用非體體非照故不隨境別照用
為慧若言照用不離體故無斯過者

此亦不然用不離體照應成一不離
體故猶如慧體體不離用慧應成多
不離用故猶如照用用隨體一遠前
比量體隨用多遠自所立若用隨體
無差別者總緣別緣希未證得領受
憶念猶豫決定如是等用差別應無
若體隨用有差別者汝所立慧應念
念別亦應無有先未後證先受後憶
先疑後波是則汝言翻成自言又汝
若言慧體雖一然用隨緣變成多種
故無失者此亦不然慧用隨緣變成
多故應如樂等其性非一世間不見
有色等物體常是一用變成多世俗
事中假立體用容可施設體一用多
勝義理中無如是義如何一物實有一
多又汝所言慧體念念各別異故
如異身慧應無先未後證等者因義
不成自宗不許前後兩慧體有異故
又許照用雖念念別而有先未後證
等事故所立固有不定失又樂等異
別慧所緣彼此俱許即為同喻由此
比知緣別境識別慧緣故體應有異
謂青等識其體各異別慧緣故諸如

樂等豈不樂等於轉變時合成色等
其相無異
余時復為一慧所緣所立同喻便問
能立此非真過我說別慧所緣為因
證體有異不言唯為別慧所緣斯有
何失然彼樂等其性各異必應許有
別慧所緣是故決定無有一慧其體
是常知一切義故無一識審知二義
皆實有體其理成立為釋頌文起斯
傍評今應且止辨正所論
復次今應詰問有住論者如是住體
為待餘住能住於法為不爾耶若尔
何過否待餘住能住法者應如所住
不名能住若不待餘能住法者所住
亦尔應不待餘為顯此義故次頌曰
時若有餘住住則不成時
論曰自性不能助成自性故無同類
同時相待諸有為法必待異類相助
而成如慧與心地與水等如是若執
住別有住此住則應失於住體待餘
住故如所住法須中時者是住別名
此正應言住有餘住住不成住成文
故尔由此生等亦無同類故所立

無不定失又次頌曰

何有住者此不應理所以者何諸法

時若餘住無後滅應非有

自性雖復同時然其作用前後差別

論曰時者謂住餘住若無如折住法

如四大種為共有因體必同時用有

不能自住既不自住豈能住他如是

先後如是三相體雖俱有而彼作用

則應不名能住能住無故諸有為法

時分不同先生相用次住後滅住相

何能暫住經一刹那初住既為無後

能住所依住相用訖無常得次復起

滅如何有初住後滅相待立故又若

勝用滅所依法此亦不然生住滅相

此住不待餘住自能住者法亦應尔

能住所依住相用訖無常得次復起

自力能住不待餘住住既是無滅亦

能住所依住相用訖無常得次復起

非有去何沒執初住後滅又住滅等

能住所依住相用訖無常得次復起

未為助伴能起作用住相既空亦無

能住所依住相用訖無常得次復起

滅等是則諸法應無後滅無後滅者

能住所依住相用訖無常得次復起

何謂無常

能住所依住相用訖無常得次復起

復次諸有為法與無常相為一為異
若尔何失若言是異應非無常若言
是一應無有住為顯此義故復頌曰

能住所依住相用訖無常得次復起

法與無常異法則非無常

能住所依住相用訖無常得次復起

論曰色等諸法名無常者無常相合

能住所依住相用訖無常得次復起

說為無常色受想等其相各別自性

能住所依住相用訖無常得次復起

有異故非無常若尔色等異無常故

能住所依住相用訖無常得次復起

應如空等體非無常若言色等雖有

能住所依住相用訖無常得次復起

差別而用無常以為共相如是共相

能住所依住相用訖無常得次復起

若離色等色等異後還同前過若言

能住所依住相用訖無常得次復起

色等與彼共相體不相離是則色等無異性故應失自相老言諸法各有二相謂自及共不相捨離如是二種一通一別相不同故應非一體如無常相非即色等如是色等亦非無常相既有異雖共和合而體不同猶如色味若謂色等實非無常無常合故假說無常如執杖人說名為杖故無色等非無常過若尔修習無常觀者於其色等非無常法自心增益立為無常此無常觀應成顛倒若尔不應能斷煩惱是故無常應即色等若即色等復失自相如是諸法自相共相世俗道中相待假立不可定執為一為異於勝義理都不可論已說無常與法異過為顯一過復說頌曰

能住所依住相用訖無常得次復起

法與無常一法應非有住

能住所依住相用訖無常得次復起

論曰無常與住性相違云何一法

具有二種如苦與樂性相違尚不

相應況同一體若色等法與無常一

是則決定無雙住義如何依住立有

後見成顛倒

能住所依住相用訖無常得次復起

論曰體既同時用有先後故不可說二相力齊定應住勝無常是劣若尔何緣後時復見無常力勝摧伏住力滅壞所依及住相等後時住力應制無常以力強故猶如初位於此中間

無別方便可令住相力用損減及今無常力用增盛若言住相作用已訖故於此時其力損減彼無常相先未作用故於此時其力增盛此亦不然理相違故住與無常先後體一何緣

力用襄盛不同住相尔時體無虧減何緣力用欵有襄損又住相用齊何當止若言住用唯一剎那何緣此住極為知足若住相力唯有尔所謂能

住法經一剎那若尔無常今復何用住力既盡所住諸法自然不住何用減為如是住相初後體同所作事業亦無有異有時起用有時不起此義難了智者應思又於後時無常力勝能滅住相彼此同知由是亦應信無常力前位已勝能摧住相若尔住相常應無用何執如是無用住為是故智者應信無住既無有住時依何立又執無常初劣後勝并執住相初勝後劣皆不應理故復頌曰

若遍諸法體 無常力初劣 應都無有住或一切皆常

論曰若言住相人諸有為法為無常相決定俱生為作用時無常始起初且不然故次頌曰
無常若恒有住相應常無論曰有為諸法無常所遷不能暫停先已具辨此無常相損害有為如極暴惡然家債主常隨遷逼不令暫住是故若說一切有為恒有無常則常無住後亦不然故復頌曰
或彼法先常後乃非常住論曰若剎那終無常始起此無常相前位應無尔時彼法應成常住無無常故如虛空等非常住名如無常體別有少法但由遠離無常相故立常住名由此色等失有為性若言後時必當滅故無斯過者此亦不然無為法中曾未見故如虛空等初離無常後定無可滅壞義有為諸法應亦如

法自然住何緣執此無用住耶是則住相應本無有以無用故猶如兔角若言住相初時力勝能伏無常則一切時皆應得勝體無異故若尔有為常應不滅便違經說諸行無常

是如後時必當壞滅又初色等而後無異應如後位無常所隨

復次為攝上義故復頌曰

若法無常俱而言有住者無常相應妄

或住相應虛

論曰若有為法無常相俱而言有為

有住相者如是二相性相相違是則

定應一虛一實所以者何若言住相

有勝力用住持有為令暫不滅住力

既盡諸有為法自然滅壞若尔滅相

復何所為或後住相應如前位有勝

力用伏彼無常今其無力滅所依法

若尔何緣執無常相若言無常雖有

力用能滅諸法而法初時勢力微劣

未為強敵故無常相權時放捨今暫

得住若尔住相復何所為或前無常

應如後位滅所依法令不暫停若尔

何緣執有住相

復次有作是言前說無住有何體者此說不然住體雖無然有不住諸法自體不可撥無應作是言諸行生滅展轉相續無間滅時有利那頃無住法體所以者何無常力用遷流不住

立之為滅法體無者滅何所依若說法外有無常相為法滅因亦同此難我亦不撥諸法皆無但言沒等所執真實時所依體皆不可得所以者何執有住體與時為依前已廣破執有生滅與時為依亦不應理所以者何本無今有假說名生本有今無假說名滅如是生滅既非實有云何依此執有實時復云何知生滅是假本無今有名生本有今無名滅生之與滅皆二合成如舍如林豈名真實又生與滅二分所成半有半無如何定有又本無分不名為生體非有故如龜毛等其今有分亦不名生體非無故如涅槃等又本有分不名為滅體非無故如虛空等其今無分亦不名滅體非有故如兔角等一一別分既非生滅二種和合豈是生滅假名諸法是事可然真實法中無如是義又於生滅各二分中本無未來今無過去來二際已滅未生其體既無非實生滅今有本有俱現在攝豈一剎那生滅並有不可現在有二剎那初名為

生後名為滅時既有別世云何同若必尔者世應雜亂生時滅未有應名未來滅時生已無應名過去又滅滅法令無入過去滅在現在說名有生元王法令有人現在生應未來說名無又本無時名為未來於今有時名為現在於本有時名為現在在其今無時名為過去云何二世合成一時而言此時決定實有如是推徵生滅非實不應依此立有實時若有為法無實生滅如何上言無常所遷暫生即滅何容有住無常既無何能遷法我上所言皆為破執隨他意語非自意然彼執無常復執有住為破彼住且許無常今住既無無常亦破不應謂我定許無常我如良醫應病與藥諸有所說皆隨所宜故所發言不應定執若色等法實有住者容可審知是有為性既無有住復非無為是故不應執為實有既色等法非定實有云何汝等依此立時世俗可然非為勝義復次有作是言令有為法於將滅時能生後果是住相用由此用故諸有為法雖不暫停而有住相此亦不然寂後剎那不生後果應無住相過同前說若謂尔時亦能生後餘緣闇故後果不生既彼後果畢竟不生云何知前有能生用若見前時同類有用比知爾後亦有用者此亦不然現見異故前時諸行有後果生寂後諸行後果不續得果既別為因豈同若同

爲因應俱有果若尔取後剎那不成就汝不應前後諸行以同類故更相比。此謂皆爲因勿後無果例前亦尔或前有果例後亦然又前諸行亦非一向於將滅時能生後果入滅定等取後念心不能生後等流果故亦不應言望後亦行為同類因種類別故勿阿羅漢入無餘心緣生他識或無識身名同類因取等流果若尔應無永滅度義若言後心緣生他識或無識身非因緣故無有過者此亦不然入滅定等取後念心望後色行亦非因緣云何生彼名住相力若言色行望彼後心以同性故是等流果後心與彼為同類因是因緣故名住力者入無餘心望他身識及無識身汝宗亦許有同性義云何非彼同類因耶夫因緣者自類重謂生果功能非餘法也是故汝立住相不成非一切法生同類故又因緣者世俗假立如何依彼立實住相又汝五因取果與果皆許因緣云何但說一同類因取果一用立住相力又未來世無實有體云何

望彼爲同類因過去未來非現在世及無爲攝同兔角等非實有性是故因時果未有故如望兔角非彼實因果現前時因已無故如從龜三非彼實果因果尚非真實有體依三住相豈得實有既無住相時何所依是故定無實有時體

復次云何定知諸法有體而依法體執有實時若由現見知法有體此亦不然見非實故所以者何故以頌曰無所見見無迴心緣妄境是故唯虛假有憶念名主

論曰一切所見皆識所爲雜識無有一法是實謂無始來數習諸見隨所習見隨所遇緣隨自種子或死老別變似種種法相而生猶如夢中所見事等皆虛妄現都無一實一切皆是心識所爲云何定知諸法有體外境皆無所有不可審察是故不應執現見法決定有體以迴心時諸所緣境皆虛假故所以者何起憶念時實無

云何能知識體定有若尔大乘應如夢亞撥一切法皆悉是虛不能辨說一切世間出世間法自性差別或復不如諸夢亞者彼能分別種種境界但闡語緣不能辨說今此不能分別諸法亦不能說是大苦哉我等不能隨喜如是大乘所立虛假法義以一切法皆可現見不可撥無現見法故奇哉可愍薄福愚人不能信解大乘法義若有能見可見所見能見既無誰見所見以諸能見不能自審知自有體亦不審他於審察時能見所見皆無所有不可審察是故不應執現見法決定有體以迴心時諸所緣境皆虛假故所以者何起憶念時實無見等種種境相而生以所憶念非真實故唯有虛假憶念名生如所曾更見等種種境相而生以所憶念非真念時曾所更境皆無有故能念亦無而名念者隨順串習顛倒諸見假名施設由此念故世間有情妄起種種分別詳論竟執諸法自性差別沒惡

見泥不能自出若無所見亦無所聞

寶百論釋卷第五 第二張 是

是則一切都無所有去何今時編石
為棧諸有行願復何所為薩順世俗
所見所聞強假施設不應為難勝義
理中二俱不許一切分別戲論絕故
非諸如來有法可說亦無有法少有
所得故契經言如來昔在然燈佛所
無有少法可說可取若爾精進則為
唐指應棄如來甘露聖教為欲方便
除倒見執施設二事俱無有過既言
一切所見能見皆無所有云何無過
雖無真實所見能見而諸愚夫轉倒
謂有為欲除彼增上慢見隨順世間
施設無過若能隨此聖教修行隨俗
說為真佛弟子世俗愚夫隨自心變
轉倒境相而起見心佛非其境於彼
無用云何說為如來弟子由佛願行
為增上緣起彼見心故亦無失謂佛
世尊在昔因位為欲利樂一切有情
發起無邊功用願行由此證得無分
別慧因此慧力發起無量利樂有情
作用無盡諸有情類用佛願行所得
妙慧為增上緣自心變現能順世間

取勝生道及順出世決定勝道諸佛
形相及所說法緣自心相起增上慢
謂我見佛聞說法音信順修行世出
世行是故說為如來弟子若爾應從
顛倒願行生無分別無倒見慧以本
願行見有利樂一切有情而生起故
設許如是有何相違因果異類豈不
相違又二因應生一切隨因勢用
生異類果彼此俱許有何相違如從
有漏發生無漏非根生根非識生識
不可見此能生異類即今一一皆生
一切同見同知不應為難彼此俱有
非愛過故又世俗法力用難思不可
一一難令齊等現見世間未達那果
及餘能發風病等物若有如量如時
服者除風病等為無病因竭羅那等
則不如是是故異類雖得相生而非
一因生一切果又本願行亦非轉倒
以能了知諸法實義於一切法無所
執者能為無上妙果生因雖復發心
起諸勝行未無上果利樂有情然似
幻師起諸幻事都無所執故非轉倒
復次如前應問云何定知諸法有體

而依法體執有實時若彼答言由隨
法體起現見心後重審察能自了知
我昔曾更如是境界若無法體起現
見心後時不應如是審察是故定知
諸法有體復應問彼重審察時為有
所見而生於見又應問彼重審察時
前現見心為可迴返憶我昔見如是
境耶彼言不也所以者何過去諸法
不可迴返故無迴心謂無有能迴過
去心來至現在若爾今時由誰審察
能決定知諸法有體彼言由念所以
者何要依現見後方有念非無法體
可有現見是故定知諸法有體此但
有言而無實義所以者何一切憶念
但緣有名無實境起由此憶念唯緣
妄境是故唯有世俗虛假憶念名生
謂於非有虛妄境界如對目前分明
記憶故名憶念實無有體顛倒相現
故名非有虛妄境界是故不應隨虛
妄見計度諸法謂實有體

廣百論卷第五第十一
非無法體有現見者此亦不然前三
略說見非實故所見能見皆無所有
是故不可以其現見證法有體前既
略說而未廣辯云何定知諸法非有
諸所執有略有二種一者無為二者
有為無為是常先已廣破謂若有用
能生諸法應如有為非無為體若無
用不能生法應如兔角其體是無
有為有二謂過未有及現在有過去
未來如前已辨謂曾當有非現有體
若現有體應名現在若言無用故非
現在既現有體去何無用若言其用
必藉緣故非恒有者用可無常體不
藉緣應是常住若言此體能起於用
用非常故體亦無常是則此體能起
於用用暫有故體非恒有又若有為
體恒是有而能起用故非無為虛空
等體亦許恒有何不起用說名有為
無為恒有而不起用有為起用如何
恒有又過去體定非現有名已滅故
過去攝故如過去用未來世體亦非
現有名未生故未來攝故如未來用
言未來體雖是有不名現有非現

廣百論卷第五第十一
在故所立比量便立已成此理不然
沒立三世體非本無今有亦非本有
今無一切時有如所執空故名現有
非現世攝名為現有我今遠破恒現
前有是故比量非立已成若汝不許
去來二世其體現有則應如用先後
是無體非常有是則一切有為之法
若體若用皆待衆緣本無今有本有
今無便失汝宗法體常有若言去來
體是現有世所攝故猶如現在理亦
不成汝許去來用非現有是世所攝
則所立量有不定失若言去來體是
實有世所攝故如現在者理亦不然
若依勝義我宗現在亦非實有則無
同喻若依世俗用瓶瓦等是世所攝
而非勝義所以者何若勝義有應不
藉緣既待緣生猶如幻事如何可說
子者應捨此執現在諸法雖世俗有
而非勝義所以者何若勝義有應不
藉緣既待緣生猶如幻事如何可說
是真實有又現在法有生有滅猶如
幻化去何實有若現在法是實有者
應如所執虛空等性無生無滅豈名
現在又現在法已生未滅二分合成
已生待未來未滅待過去相待立故
非實有體如虛細等攬非實法和合
一法上有多少種性如何實有謂一
法皆有蘊性處性界性有漏無漏
世出世間色心等性有無量種於諸
性中誰實誰假不可說言如是等性

廣百論卷第五第十一
所不攝故如共所知非實有法如是
等類比量無邊是故去來非現有體
但依現在假名建立謂現在心緣曾
當法似彼相現假說去來實非過未
由此去來共所許法非離現在別有
實體自宗所許世所攝故猶如現在
諸立過去未來有體如現在者皆同
數論外道所計自性體常用有起謝
彼既有過此亦應然是故自稱佛弟
子者應捨此執現在諸法雖世俗有
而非勝義所以者何若勝義有應不
藉緣既待緣生猶如幻事如何可說
是真實有又現在法有生有滅猶如
幻化去何實有若現在法是實有者
應如所執虛空等性無生無滅豈名
現在又現在法已生未滅二分合成
已生待未來未滅待過去相待立故
非實有體如虛細等攬非實法和合
一法上有多少種性如何實有謂一
法皆有蘊性處性界性有漏無漏
世出世間色心等性有無量種於諸
性中誰實誰假不可說言如是等性

是義差別同依一體除此諸性更有何體亦不可言一性是體餘性是義同名為性無有差別云何一體餘皆是義亦不可言如是等性是名差別其義是一若尔不應生別行解亦不可言差別行解但緣其名苦無常等種種行解皆緣義故是故一一有為法體皆用無量性相合成如舍林等非真實有但依世俗說有實體若言諸性皆是共相以可說故如軍林等是假非實比量所得自相是實現量所得既言是實其相如何現量所得云何可說若不可說如何言實若可言實即應可說云何自相是不可說一切若假若實皆依世俗假想施設去何汝等定執諸法皆有實體若一切法皆非實有如何現前分明可見鏡像水月健達縛城夢境幻事第二月等分明可見豈實有耶世間所見皆無有實去何以見證法是真覺時所見一切非真是識所緣如夢所見夢心所見決定非真亂識所緣如第二

月如是雖無真實法體而能為境生現見心因斯展轉發生憶念前後俱緣非真有境是故不可以生憶念證法是真法既非真時如何實若緣妄境生於倒見境可是虛見應是實境既是虛見云何實如在夢中謂眼等證緣色等境覺時知彼二事俱無妄境倒心亦復如是愚夫謂有聖者知無有倒心境二種皆虛無倒境心俱應是實世俗可爾勝義不然以勝義

中言絕故若於勝義心言絕者云

何數說心境是虛為破實執故且言虛實執若除虛亦不有若實若虛皆為遣執依世俗說非就勝義勝義諦言亦是假立為翻世俗非有定詮現見心境可言是無憶念境心云何非

有現見尚無憶念豈有若一切法都善惡苦樂亦無是則撥無一切因果若撥因果則為邪見豈不怖此邪見罪耶奇哉世間愚癡難悟唯知怖罪不識罪因一切善惡苦樂因果立世俗有勝義中無我依勝義言不可得

不撥世俗何成邪見於世俗中執勝義有不稱正理是為邪見今於此中為破時執略說諸法俗有真無其義虛實研究是非於後品中當廣分別已略成立遠離二邊中道實義諸有慈慧樂勝義人當勤修學謂常無常二邊邪執如其次第略破應知

大乘廣百論釋論卷第五

癸卯歲高麗國大藏都監奉勅刊造

大乘廣百論釋論卷第六

是

聖天音薩本譯法華經釋
三藏法師玄奘奉詔譯

破見品第四

唐音釋卷第六 第三張 是
非佛於彼無愍濟心亦非聖教不中
正理以於世間所應度者聞佛聖教
皆已度訖為顯此義故次頌曰
說有及有因淨與淨方便世間自不了
過豈在牟尼

論曰諸佛如來無尋智見觀利他事
不過四種謂所捨證及此二因體義
皆真名言非譯即是四諦聖教所攝
佛華廣說而彼不知過在世間非牟
尼失以諸外道覺慧庸微及闡正終
故不能解如彼烈日放千光明盲者
不見於日無咎

復次彼諸外道定為無明放逸睡眠
墮覆心識於自所許不能信依所以
老何故次頌曰

捨諸有涅槃邪宗所共許真空破一切
如何彼不欣

論曰要具三德名為法器一者稟性
柔和無有偏黨恒自審察不貪己見
二者常希勝解求法無狀不守己分
而生喜足三者為性聰慧於善惡言
能正了知德失差別若無如是所說
三德雖有師資終無勝利言勝利者
所謂師資開悟證得如其次第如彼
六師諸外道等雖聞正法而無所證

涅槃唯除我所空亦破我知何所欲
汝涅槃中若有我者必不離所何成
涅槃我如前破不應重執故當欣此
起過觀空即陰空有二途德失懸隔
云何汝等黨有誹空可愍邪徒癡狂
無智不能信受有益真空常好邪求
無益妄有而於正教反生嫌嫉如彼
惡子姪亂迷心耽囉色聲駕蹠無禮
於母慈訓不知敬從自任兇頑反生
怨害

復次若離真空畢竟無別捨證方便
故次頌曰

不知捨證因無由能捨證是故牟尼說
清涼餘定無

論曰彼諸外道雖復發心求證涅槃
及捨生死由不善知捨證方便於所
捨證終不能成憎皆真空耽著妄有
故於方便名不善知除真空觀無捨
生死及證涅槃別方便故諸有貪求
外道見者終不能得出世清涼言清
涼者則是一切苦及苦因究竟寂靜
唯有空觀是證得因除此更無別大

便故如是空觀佛法中有一切外道

邪論所無故牟尼說四沙門果我法

中有餘法定無以諸外道執著已見

詐空觀故不證涅槃云何應知我等

所執定非捨證正方便耶前已具說

執常句義立實有時皆有過失後當

廣破執根境等故知汝執非正方便

又諸外道於涅槃處實不能離我所

見等而謂彼處有自內我解脫我所

名為涅槃所以者何我與我所畢竟

無有相離義故汝不可言苦樂等法

於涅槃處遠離於我汝自立為我所

有故如汝所執我之自體亦不可言

我之自體非我所有同喻無因勿沒

所執我無自體便似空華有違宗過

是故汝等外道所執不能究竟捨離

生死亦不能證究竟涅槃由此應知
非正方便

復次諸外道等製造書論雖彼所詮
少分有實謂說施等是牽引因能招
善趣及餘勝樂又說煞等是牽引因
相違亦復許為然生等輩又能引發
諸惡見趣亦從如是見趣所生如有
盲人遇遊正道或時迷失復履邪途
外道書論亦復如是有實有虛不可
依信若尔如來三藏聖教或有所說
難可信解是則一切內外經書無可
信者成太過失所以者何佛經中說
種種神變不可思議又說甚深真實
義理諸有情類不能測量復說如來
三業作用聲聞乘等所不能知謂無
功用普於十方無量無邊極遠世界
隨諸有情一根性無量無數品類
差別如其所樂能於一時現妙色身
饒益無盡雖斷一切尋伺分別而能
為彼無量有情宣說無邊甚深廣大
真實美妙無盡法音於一念頃能除
有情無量無邊心行穢垢其心雖無
實生實滅亦無一切能緣所緣而一
念頃普於一切所知境界現見周盡
於現見時遠離一切能見所見分別
思惟雖斷一切隨眠縛而於三有
現受死生雖久離欲而生欲界現處
居家迫迮牢獄貯畜種種財穀珍奇
養育妻兒親眷僮僕如是等事皆難

信知故我於此深懷猶豫事若唯有
誠可生誕然事亦空故次頌曰
若於佛所說深事以生疑可依無相空
而生決定信

論曰此頌意言如來為怖外道羣庶
大師工吼亦現真空如是真空其義
決定分明理教所共成立諸有智者
用為定量銳難精思皆不能越隨順
空理無倒勤修衆善莊嚴成無上果
於此應生決定信解唯空是實餘並
非真但足如來隨物機欲善摧方便
顯示宣揚又佛所言雖有無量略唯
二種謂空不空若於不空有所疑者
可依空理比度應知諸法皆空云何
可見由識言境有義不成諸法體相
略有二種謂識所識及言所言一境
同時有多識起隨見差別境相不同
此識不應隨外境起由一境體多相
不成故知所識決定非有言是假立
唯詮共相一切共相皆非實有多法
成故如軍林等又諸共相皆依別法
所依別法其數無邊諸近見者不能
普見既不見別不應見總如二性等

廣百論卷第六 第六張是

廣百論卷第六 第六張是

廣百論卷第六 第六張是

依二等物不見所依必不能見如是
共相既非所見如何依彼建立能詮
是故共相但假施設非為實有可為
言詮又諸共相若實有者一一法上
全有分有俱不得成一一法上若全
有者應如別法共相不成一一法上
若分有者應成多分非一
共相又實
等上無別有一實等慈性慧所緣故
如非實等慈性即是諸法共相是故
共相非有實體但諸世間假共施設
如是諸法或識所識或言所言二種
推徵俱非實有除此二境更無別法
故應信解諸法皆空由此契經有如
是說諸法實性無亦無對皆同一相
所謂無相諸法性相非言所行言不
能詮故名無亦非心法所行境故
非緣有對之所能對故名無對非超
二種所行相外別有餘相故名無相
故名為相又真空理離有無等一切
法相故名無相無二故說為一
即以如是無相為相故名為相非別

大相
復次彼諸外道作如是言諸佛所說
略有二種謂空不空空言若實餘說
應虛若佛所言一分是實則類餘分
亦非虛者我等所言亦應如是云何
慈說言不可信汝等外道於現事中
有謬失故不可依信所以者何故次
頌曰

觀現尚有妄知後定為虛

論曰彼諸外道邪覺亂心淺近事中
尚有顛倒況於後世深遠難知因果
理中而無謬失是故所言不可依信
於何淺近我有倒耶謂勝論者計同
異等是現量境諸數論者計苦樂等
是現量境如是等事其數無邊皆有
顛倒所以者何如勝論執同異性等
是現量境其理不成牛馬等性分別
意識於色等法假施設有越諸根境
遍諸所依越諸根境非現量得同異
等性其義亦尔云何執為現量境
入彼論說有實句義是現量境理亦

不然所以者何瓶衣等物分別意識
於色等法假施設有云何執為現量
境界然彼論說瓶衣等物因德業實
同異合故為眼所見及身所觸故是
根境現量所知此必不然先明因德
所引實智非現量攝謂因青等樣等
諸德所引實智定非見觸現量所攝
非業同異實所引生依隨餘相合所
生故如因香味所引實智因業引生
實智亦尔如其所應比量邊破謂因
諸業所引實智亦非見觸現量所攝
非同異性實所引生依隨餘相合所
生故如因香味所引實智因實引生
所有實智如見壺等知是牛等既破
壺等諸實句義非所見觸即已破彼
所引實智以壺等智必因德業方乃
得生此前已破是故亦非現量所攝
因同異性所引實智亦非見觸現量
所攝依隨餘相合所生故如非實等
所有諸智謂非實智於德業等言此
非實依隨餘相合所生故定非見觸
現量所攝餘智亦尔由是應知一切
句義假合生智皆非真實緣彼現量

廣百論釋卷第六 第十聚 是
謂緣實智非是真實緣實現量假合

生故如德等智如是乃至緣和合智亦非真實緣彼現量假合生故如實等智故不應執六句義中有現量境是故勝論於其現世淺近事中亦有顛倒

復次彼數論者執色等法三德合成是實非假現量所得理亦不然多法成故如軍林等色等應假云何言實又樂等三其性別故如未變位不應成一又色等法若是實有應如樂等非三合成又樂等三其相各異云何和合共成一相不可合時轉為一相與未合時體無別故又樂等三性既各異相不應同汝執性相定是一故性應如相同相應如性異又樂等別色等是總汝執汝既定是一應如別是三非一別應如汝是一非三云何別三成於汝一又轉變時樂等三德若不和合共成一相如未轉時其相差別不應現見是一色等若三和合共成一相應失樂等三種別相不可說言樂等三德各有二相一捺二

別所以者何總相若一不應即三總相若三不應見一若言樂等一皆有樂等三相共相和雜難可了知故見一者此亦不然各有三相還應見三如何見一云何可知樂等有異又若一一皆有三相何湏和合共成色等即應一一能成色等根境差別為我受用又此三德各有三相又有差別如何色等其相是一又若樂等一皆能成色等法一一法體皆三合成是則諸法若性若相應無差別同以三德三相成故若全所有大等因果唯量諸大諸根差別一切不成世間現見情與非情淨穢等物現比等量亦無差別違諸世間現所見故成大過失如是等類外道邪師所執雖多皆不應理誰能撓攬糞穢聚為我佛法中多諸法將已摧彼敵故不煩詞如是外道於淺近處白日夷途尚致顛蹶況於深遠險絕稠林巨夜重昏而無謀失誰有識者信彼邪言為止歸邪故復頌曰

論曰若諸有情隨彼外道昧見倒執所說法行彼隨惡友邪教化力妄見薰習所任持故詐毀如來諸所起法獲大罪業其量無邊由是因緣墮諸惡趣受大憂苦無有出期故有智者勿類愚夫隨惡友行而自欺誑應隨諸佛真實無罪速證出離聖教修行復次如上所言佛經中說種種神變不可思議又說甚深真實義理諸有情類不能測量乃至廣說如是等事成是則諸法若性若相應無差別同義理皆甚深故難可信知汝等愚夫薄福少智唯求自利不願濟他未飲大悲甘露法味豈能信解如是法門若有慧光破無明闇深心悲愍一切有情求佛菩提具廣大福乃能信解如是法門謂諸如來昔無量劫悲慧種姓薰發其心為拔有情生死大苦為求無上正等菩提於諸佛所恭敬供養聽聞正法繫念思惟修集無邊法隨法行謂施戒忍慳定慧等種種難行微妙勝行殷重無間修習圓滿證得無上正等菩提獲不思議自在

神力本願所引妙用無窮於此何緣而不信解現見世間機關等事先勢所引任運動搖如是如來殊勝神變

是作難作愚夫放逸無所覺知雖遇聖言不希寂滅

所以者何故次頌曰
高僧傳法卷第十一
生死順流法 愚夫常習行 未曾修逆流
是故生怖畏

本願戶引任運於在在如世間習好
術者若極成滿處多人衆妙用難思
何況如來久修勝定增上滿足神通
作用而可測量是故汝等於諸如來
不思議事應生信解於佛圓德自在
神通當至心求勿懷放逸有聲聞等
於佛無邊不思議力自知絕分悲鴻
傷歎聲振三千汝等云何詐謗不信
復次諸有智者自往涅槃昧識逢師

惟次三死甚苦涅槃極樂過失功德
龐著易了如何有情安然不欲厭昔
生死欣趣涅槃以彼愚癡有怖畏故
謂懷我愛間涅槃空忍證無餘我便
斷滅由此怖畏是故不欲厭昔生死
欣趣涅槃如是怖畏由少智生所以
者何故次頌曰

論曰諸異生者說名愚夫煩惱隨順無不成就欣生畎死不樂涅槃從無始來數曾受領增上生道可受異執未曾修習決定勝道增上生道諸異熟貪等隨眠所依止處雖為苦太常所焚燒而不覺知歡娛遊戲於生死苦常習行故不知過患無厭離心於其解脫無罪樂味由不曾知不樂修諸如世潤暗耽樂真微清閑美膳

不能隨學慈縣山義故該年曰
智者自涅槃是能作難作愚夫逢善導

詣曰若諸有情都無覺慧於一切法無所了知彼於涅槃不生怖畏若有

非所欣未如是愚夫樂生死苦於解脫樂無希慕意由未串習聞說其名也

論曰煩惱縛無始時來數習堅強
牢固難斷淫慾虛寂無相無名勝德

生死生時唯假苦生生死滅時唯假苦滅本来無我諸法皆空故於涅槃

擇力於解脫樂應正勤求勿類愚妄
倒生厭怖

無邊高深難諳諸有智者不因他教
自然能度生死大海證得究竟大般
涅槃是大丈夫能作難作愚夫久沒
諸欲淤泥耽味歡娛不求出離如狗
貪歛染血枯骨雖杖逼之猶不棄捨
愚夫亦余末著諸欲聖言呵責亦不

皆滅都無所有不知行苦住運自滅
無實體用離我我所彼由身見我愛
所持聞涅槃中空無所有懼我斷滅
便生怖畏如是怖畏因少智生故有
智者應正除斷又非串習故生怖畏

復次諸有信求無倒解脫或性賢善
或由慧力將修真實見方便時若於
其中為作障導所獲罪業其量無邊
為顯此義故說頌曰
諸有愚癡人障地真寶見無由生善趣
如何證涅槃

復次諸有信求無倒解脱或性賢善
或由慧力將修真實見方便時若於
其中為作障導所獲罪業其量無邊
為顯此義故說頌曰

諸有愚癡人障他真實見無由生善報

如何證涅槃

論曰真實空見是諸圓滿無上智因
又是永滅一切無義涅槃方便此方
便道是不思議功德生處由是展轉
疾證菩提不住涅槃利樂無盡隨其所化無量有情根性不同安立種子
及成熟等利樂無窮諸有愚人由無
明闇覆自慧眼不見真空復以邪說
及餘方便障他所修如前功德被獲
罪業無量無邊唯有如來能知其際
由重惡業染壞其心後生善趣去之
甚遠隨眠纏縛相續堅牢種種業因
能為重障方便頑忍尚不得生正見
涅槃如何可證知障正法罪業既深
智者應當自防勿犯

復次諸有障他修正法者彼後自引
邪見令生此罪見罪過於毀戒為顯
此義故復頌曰

寧毀犯尸羅不損壞正見

論曰如契經言寧毀淨戒不壞正見
此意去何毀淨戒者唯能自壞若壞
正見義壞自他令無量生受大苦果
及失無量無邊利樂又毀戒者由犯
戒故常懷慚愧訶戲自身壞正見者

無慚無愧讚成邪見恒自貢高又毀
戒者不增邪見若壞正見令破戒惡
未生而生生已增廣堅固難壞又毀
淨戒但障生天壞正見者障涅槃樂
所以者何故次頌曰

尸羅生善趣正見得涅槃

論曰毀戒壞見雖復俱能損壞善因
障等樂果然毀戒輕壞見極重所以
者何持戒生天增長結縛受生死苦
正見能證三乘菩提得涅槃樂是故
智者勿壞正見

復次諸法真理何者是邪謂一切法
空無我理若今此理亦有過失所
以者何如有一類聞空無我謂法皆
愚取空妄起邪見行諸惡行空無我
無誹撥一切因果正理乃至斷滅一
切善根此自見有過非空無我各由
愚取空妄起邪見行諸惡行空無我
理心言不測非彼所證愚夫聞說諸
法皆空不知聖意便撥世俗因果亦
無滅諸善法此豈是空無我過失聖
說空教有何意耶為遣一切虛妄有
執若亦應說諸法有為遣妄執諸
法空故實余若有執諸法空如來亦
初唯督涅槃

論曰彼謂世間諸劣慧者我執即是

薩迦耶見其我所見亦帶我執故我執言亦攝彼見我執雖復不稱正

理而寧彼起過失輕故空無我見雖稱正理然彼不能如實了達因斯誹

撥諸法皆無過失重故寧彼不起六

何此二過失輕重謂初我執唯背涅

槃後惡取空義向惡趣彼劣慧者惡

取空時尚狀善根況諸含識故由狀

背善及世間斷滅善根損害含識非

唯棄背清涼涅槃亦持自身足地獄

失起我見者無如是事所以若何彼

貪我樂故我離苦不造衆罪廣修諸

福脫諸惡趣不失人天但怖涅槃不

證解脫故契經說寧起我見如妙高

山非惡取空增上慢者若今諸法空

無我理隣近險趣聖不應說劣慧者

前實不應說而勝慧者隨此修行獲

如餘有見不證涅槃亦不能除諸惡見垢修此空行至究竟者能證極果無上菩提普為有情方便開亦復令圓證所求妙果諸有能成自他利樂空無我觀取為勝因故應善知有情根性方便開亦令其悟入復次如來為除惡見鬼魅說空無我阿揭哩藥所以者何諸惡見者聞說空名皆生怖畏漸次調伏自然息除為顯此義故說頌曰愚聞空法名皆生大怖畏如見大方者怯劣悉奔逃論曰愚謂惡見損覆慧眼彼聞空名諸惡見命自然損害空雖無心欲害惡見而力大故聞名自滅如聞虎名怯者自喪又如世間調善龍為於其兩類威汗交流雖復無心損害物命而彼龍為威力大故其見聞者驚怖奔逃空理亦然威力大故令惡見者聞名驚怖自然損害空理無心非為損害證空理者應為害他若證真空去正法遠如假偽門誰惑有情令失大利故我顯本佛教真空令彼邪徒趣真背偽

論曰求解脫者除妙空觀無別方便能證涅槃智者欲除諸惡見垢離此無有餘勝方便有見執有所緣境故

懷惡見者聞之自滅為顯此義故次頌曰

諸佛雖無心說摧他論法而他論自壞如野火焚薪

論曰諸佛無心欲摧他論然為利樂所化有情開亦昔來諸佛廣路謂

一切法性相皆空前後如來無不遊履從因至果引導群迷外道邪徒諸

惡見論聞斯空教自然壞滅如在山林野火騰焰濕薪積木烈日所乾雖

無有人持火來乾然薪逼火如自引燒惡見邪徒諸論亦余空教勢力而

自房摧

復次諸外道宗皆說妄有欲今棄捨故說真空所以者何故次頌曰

諸有悟正法定不樂邪宗為餘出爲門

故顯真空義

論曰有智自能簡別真偽遇此正法不樂邪宗如識寶人得無價寶終不

復樂餘水精珠諸外道宗皆立妄有

去正法遠如假偽門誰惑有情令失

大利故我顯本佛教真空令彼邪徒

趣真背偽

復次何緣外道欣樂邪宗厭背聖教
由身見力若知無我必無欣厭所以
者何故次頌曰

若知佛所說 真空無我理 隨順不生欣
承連無厭怖

論曰若知佛教空無我理斷除身見
所起隨眠觀察世間如空舍宅虛妄
諸行生死輪迴興感無欣棄損無厭
無憂無喜無畏泰然若有身見謂我
損益衆盛起時便生憂喜因斯便有
怖畏無窮故有智人應除我執
復次諸外道衆由著我執能為自縛
亦縛有情所損既多深可悲愍為顯
此義故說頌曰

見諸外道衆為多無義因 樂正法有情
誰不深悲愍

論曰諸外道衆貪愛我執能令自他
起無量罪薩迦耶見是一切惡生根
本故如說所有惡不善法一切皆以
薩迦耶見為本而生諸有中懷樂善
法者自無定執隨順他緣為彼外道
邪言誑惑亦貪我見起無量罪如是
外道能令自他俱起種種堅固經縛

誰有智人而不悲愍故樂正法淨意
有情起利樂心應深悲愍惻動為說
無我真空令修正見離諸縛縛
復次諸佛菩薩常任於世寶有真淨
利樂他心何故世間猶有無量信邪

倒見謗法有情由佛所說境智甚深
微細難悟外道不余所以者何故次
頌曰

婆羅門離繫 如來三所宗 眼耳意能知
故佛法深細

論曰諸婆羅門常習誦虛言為道
耳識能知非是深細離繫外道唯以
露形身體臭穢種種猛烈自苦為道
眼識能知亦非深細如來聖教以證

真空無漏悲鉢永斷所有內煩惱惑
獲得無上正等菩提利益安樂一切

含識理教意趣甚深微細諸有通達
如實理者於佛聖教或知不知由佛

聖教最深細故外道愚夫不能悟入
多信外道羞淺邪言少信如來深細
聖教世間多信婆羅門者以婆羅門
多行詐誑咒祠火自苦諭德篇設
吉祥妄說禍福為治命故種種方便

誑諸女人或達羅等令於彼所生布
有心供給所須推為尊貴古昔照慧
諸婆羅門隱造明書言自然有唯
得自誦不許他觀讀婆羅門家為尊
貴刹帝利等皆是卑賤給施所須獲
無量福愚夫無智不能測量謂真福
田信敬供養然彼明書非自然有有
所誑故如世俗言又波明書非盡稱
理非聖說故如虛誑言婆羅門種非
實尊貴非真福田常行乞乞養妻

兒故如貧癩者故有智人不應歸信
婆羅門法既多誑詐離繫外道所學
如何彼所學法多順愚癩所以者何
故次頌曰

婆羅門所宗 多今行誑詐 離繫外道法
多分順愚癩

論曰離繫外道都不知真唯貪後樂
現受劇苦諸有所言多不合理愚癩
種類聚結成群為世愚癩之所歸信
去何必定知彼愚癩以露身形無羞
耻故如狂如畜如似嬰兒若婆羅門
實非尊貴何緣貴勝亦敬事之以彼
習誦諸明論故諸婆羅門實無所識

廣言論卷第六 第三張 是

廣言論卷第六 第三張 是

廣言論卷第六 第三張 是

為活命故於一切時誦諸明論詐現
異相以動人心世間貴勝不審觀察
謂其有德故敬事之又明論中雖無
勝義而有世俗少分禮儀世間貴勝
為習學故彼雖無德亦申敬事餘有
不誦諸明論者以同類故世俗相承
不審觀察亦兼敬事離繫外道與彼
不同去向世間亦多敬事以其薄知
星歷道度觀鳥解夢占相吉凶故凡
愚人多申敬事又婆羅門誦諸明論
以難成故世共敬之離繫外道以苦
行故世共愍念此皆不能解脫生死
諸有智者當正了知勿隨後見故次
頌曰

恭敬婆羅門為誦諸明故愍念離繫者

由自苦其身

論曰婆羅門法勤誦諸明世以為難
故共恭敬然諸明論非解脫因但有
虛言無實義故離繫外道極自苦身
亦以為難世共愍念去向自苦非解
脫因是異熟果非善法故彼拔長等
所生身苦由過去世惡行所招是業
異熟非善法故如樂異熟非解脫因

若言此苦現功力生非異熟果因不
成者此亦不然彼所受苦是異熟果
以無所益與色根識保生苦故如地
獄中所受身苦自部亦有不許此苦
是異熟者應以此量而決了之諸有
身苦非異熟者亦不能證解脫親因
有漏身受現緣生故如好欲樂又彼
自苦非解脫因違聖教故如自言苦
彼師所說非是聖教非如來等所共
說故如經書等故彼自苦但是前世
惡行所招及以現在漏發所起定非
能證真解脫因

復次有作是言你苦持身能得解脫
世間尊勝謂婆羅門故婆羅門能證
解脫非餘離繫可得涅槃此說不然
故次頌曰

如苦業所感非真解脫因勝身業所生
論曰如離繫宗所受身苦業異熟故
亦非證解脫

論曰如離繫宗所受身苦業異熟故
非解脫因婆羅門身設許尊勝亦業
修習無量善因真如實際離相名空
正觀此空證涅槃樂空無我理於諸
法中無相無名咸同一味寂靜安樂
即是涅槃此必觀空方可證故如是
善趣解脫二因唯佛法中具足可得
小道雖說施等少分生人天因而不

圓滿所以者何彼諸外道無有顯抗

因果智故不言意思生勝福故無別

解脫律儀法故善趣盈業尚不委知

涅槃妙因故其絕分如來所說理教

周圓外道邪徒如何不樂由佛教

違彼邪宗乖本所貪故不欣樂為顯

此義而說頌曰

世人孰自宗如愛本生地正法能摧滅

邪黨不生欣

論曰如本生地雖不膏腴久處其中

而不願捨自宗亦尙雖與理違以本

師承故不能離尚不欲樂餘外道宗

況慕如來甘露聖教甚深實相真空

智火能焚外道邪執積薪違彼本心

故不欣樂諸有智者應善思惟勿染

邪宗致違正法

復次佛法普照如盛日輪求勝智人

應當信仰為顯此義故說頌曰

有智求勝德應信受真宗正法如日輪

有目因能見

論曰此中顯亦要具二德能信大乘
一者有知二者希求殊勝功德大乘
能滅一切邪宗隨順大乘多所饒益

謂自能詮無上涅槃今他有情亦出

生死大乘正法如彼日輪昔為世間

破無明闇有慧目者因此法光分明

照知真偽色像皆邪從正避險求安

利樂自他無不成辦諸有智者應信

大乘勿顧邪宗詐毀正法自受沉溺

生死泥洹誰或有情令失大利智與

愚異謂識是非智勿似愚不辨真偽

若有真實利樂他心應以大乘摧邪

立正勤修空觀速證菩提利樂有情

窮未來際

大乘廣百論釋論卷第六

癸卯歲高麗國大歲都監奉
勅飭造

大乘廣百論釋論卷第七

聖天菩薩本達法華釋
三藏法師玄奘奉

是

破根境品第五

復次如上所言後當廣破根境等者
我今當說根是了別境界所依將欲
破根先除其境境既除已根亦隨亡

迦比羅大瓶衣等物唯色等成諸根

所行體是實有為破此計故說頌曰

於瓶諸分中可見唯是色言瓶全可見

如何能悟真

論曰汝宗自說眼等諸根各取自境
不相雜亂眼唯見色瓶通四塵豈見

色時全見瓶體此顯瓶體非眼所見

非唯色故猶如瞽等豈不瓶體亦是

色耶我不言瓶體唯非色但言瓶體

非唯色成故所立因無不成失沒於

現事既有乖違而言悟真此何可信

如眼所見唯色非瓶香等亦然故次

頌曰

諸有勝慧人隨前所說義於香味及觸
一切類應速

廣百論釋卷第七 第三章 是

應名不見瓶

音占論釋卷第七 第三章 是

三

上色是可見故說瓶可見瓶上香等

廣百論釋卷第七 第四章 是

論曰鼻舌身根其境各異全取瓶體義亦不成瓶非三根所取境界二比量如前應知聲既非恒故此不說類其色等聲亦應然如是一切瓶衣車等皆非色根所取境界非定意識取於外境必隨色根瓶等既非色根境界意亦應尔若不尔者盲齋等人亦應了別色等外境如是瓶等非根所行皆是自心分別所起若言瓶等與色等法體無異故眼等諸根如取自境亦取瓶等是故諸根亦能漸次取瓶等境若尔瓶等應是一切色根所行即違諸根各取自境或一瓶等體應成多或許諸根不取瓶等唯色等體是根境故色等各別既非是瓶如何合時成實瓶體若言瓶等衆分合成見一分時言見瓶等如見城分亦名見城此亦不然城非實故城體是假衆分合成見一分時不名全見瓶等若尔是假非真汝等云何執實可見又見一分言可見者其理不然故次頌曰

若唯見瓶色 即言見瓶者既不見等

論曰若和合中有衆多分由一分故全得其名謂於一瓶有色等分由見色故言見瓶者所餘香等既不可見應從多分言不見瓶亦不應言色體是勝瓶一分故猶如香等色等於瓶既無勝劣應從香等名不可見世間立名或從多分或就寂勝色上全無香等有一是故瓶等應從香等名不可見是則外色亦應非實是可見性是瓶衣等不可見法一分攝故猶如香等世間共知瓶色可見大何得立不可見耶世間所知隨自心變假說可見非外實色今遼心外實有可見故不相違不可見法無所有故應不可說所以者何可見無故名不可見無法都無如何可說可見之法以有體故可為他說此亦不然無體之法亦是說因若不尔者不可見言現應無有又見於色都無所益何故說色以為可見非不可見所以者何非由能見及不能見令色有異去何由見說色可見非由不見說不可見如瓶

論曰有障等色非全可見彼分中間此分所隔如隔壁等所有諸色雖見一分而不見餘故應如瓶名不可見於諸分中此分非勝餘分為多此應從多名不可見色漸析未至極微常有多分若至極微非色根境是故諸色皆不可見豈不極微外面傍布無所障隔相隔而住全可見耶衆微總相是假非實一一別相非色根境有極微面有彼此如何得立色法實有全體可見雖諸極微總相是假一一別住實不可見然諸極微總相是假

相助不可分析而有彼此故一一微其體實有全分可見此亦不然故次頌曰極微分有無應審諦思察引不成為證義終不可成

論曰極微亦與餘物合故應如危物

有分是假破常品中已辨極微有分非實極微一一既不可見六何和合相助可見若相助時不捨本相不應相助若捨本相應非極微以相助時若如本細應無助力應不可見若轉成危應非極微應假非實審思極微由有導故有分非實不可全見是故所說道理有分無實非色根境如是一切有質導法皆衆分成非色根境為顯此義故復頌曰

一切有導法皆衆分所成

論曰諸有導法以慧析之皆有衆分相依而立析若未盡恒如危事衆分合成是假非實析之若盡便歸於空如畢竟無越色根境諸可見者皆衆分成世所共知並假非實細分障隔

不可全見極微相助理復不成諸有導物皆可析之盡未盡時歸空是假是故都無真實色法可見可聞可嗅嘗等所詮色法既非根境能詮亦然故次頌曰

言說字亦然故非根所取

論曰一切所聞音聲言說漸次分析至一字名此亦如前猶有細分復漸分析乃至極微此非所聞猶有細分復漸分析乃至都無析未盡來是有導故常有細分是假非實又聲細分前後安立不相續體無含義非實詮表非實可聞其理分明故復別說若聲細分同時而生非前後立如色細分薩羅羅薩如是等字同時可聞義應無別如是已破色等五蘊體是實有色根所得

復次有說形色是眼所見今應徵問如是形色為離顯色為即顯耶若離顯者應非眼見離青等故如樂音等若即顯者應如顯色亦非眼見前已廣論又說頌曰

論曰若離顯色別有形者大何依顯而取形耶如離顯色有樂音等自根取時不依於顯然依顯色而取於形如遠見火知燒然相是故形色決定應非色根所取或非眼見若復有言不依青等而取形者應如是破不動顯處形色了別必色根境了別為先緣形相故諸緣形相必色根境了別為先如旋火輪形相了別或如闇中形相了別有作是言形顯二色其體各別能了異故如香味等現見世間長等青等能了各異若余世間諸大造色與金銀等能了異故應有別體因既不定宗義豈成或復云何取形色者若形實有是眼所見六何依觸而取形耶不見青等依觸而取形既依觸而可了知應如澁等非眼所見此因若言定依於觸而了形者依於顯色應不了形若言依觸定了形者觸風水等應亦了形此雖非理我意但言形可依觸而了知故非眼所見不言形了依觸決然若余顯色亦依觸了應不可見如依觸故知火色等

廣百論釋卷第七 第九章 是
此必長等差別所隔方可了知故所立因無不定失所以者何若依於觸了別青等定是比知非眼所見青等共相此必長等差別所隔非親依觸不可難言形亦應亦以形於觸無決定故顯有決定故不相類如是已破離顯有形即顯亦非故次頌曰即顯取顯色何故不由身

論曰形若即是青等顯色顯色如形應由身取是則顯色身觸應知即是形故猶如形色身觸知形不知其顯故知顯色非即是形此意說形非即顯色不同知故猶如樂音形若與顯非即非離應如車等其體非真形體若實如青色等應與顯色或即或離又諸形類無別極微一一極微無長等故離顯極微別有長等極微自性難可了知形顯極微量既無別云何離顯別有實形亦不可說一一極微有長等相長等如魚體可分析何謂極微又諸極微量無差別彼此共許今說極微有長等相便違自宗汝所學宗許極微量無差別故亦應信受

廣百論釋卷第七 第九章 是
離顯無形若言極微雖無長等而由積集成長等形即顯極微集成長等何湏別執有形極微又長等形非如青等極細分析本相猶存故長等形非色根境無實體故猶若空花若諸極微非實長等如何積集成長等耶汝許極微體非虛太云何積集成虛大耶是故長等非實有性但是青等積集所成

復次勝論宗中離色等外別立實有同異性等彼由能依色等勢力為色根境此亦不然前說色等非色根取故彼亦非色根境界彼宗有說實等要因無德色慈合故方見若無二德應如極微及空中風雖有不見此亦不然義如長等折即歸無色非可見並如前說如何因斯能見實等彼復有說所依實等要由能依色故可見如熱水中水覆火色雖有火實而不可見即彼論中有破此說青等染色染白衣時不見白色應不見衣不可說言由見染色見染折依染所依實與衣合故亦得見衣所以者何水火

廣百論釋卷第七 第十張 是
二實既共和合由見水色即見於水亦應由此見於火實彼宗二師俱不合理且借彼一以破彼宗為破彼執復說頌曰

離色有色因應非眼所見二法體既異如何不別觀

論曰色所依實名為色因如是色因若離青等應如朱等非眼所見色與色因性相若異如青黃等應可別觀實既離色不可別觀應如色體無別故彼亦非色根境界彼宗有說實等要因無德色慈合故方見若無二德應如極微及空中風雖有不見此亦不然義如長等折即歸無色非可見並如前說如何因斯能見實等彼復有說所依實等要由能依色故可見如熱水中水覆火色雖有火實而不可見即彼論中有破此說青等染色染白衣時不見白色應不見衣不可說言由見染色見染折依染所依實與衣合故亦得見衣所以者何水火

此中色性說為色因色皆色言藉此

生故若此色性異色體一周遍一切離青等處亦應可見離青等處既不可見色性定應非眼所見有作是言若執色性其體周遍客有此失我說色性隨自所依各各不同無斯過者此亦不然若色性等隨自所依體不同者無青等離青等欵生有青等離青等欵滅余時色性與所依色其處不同應各別立而沒不許去何無過若言色性有遷動能轉至餘處或復新起是即此性非一非常既許一常體應周遍還同前失離青等處亦應可見既不可見應非眼境豈不中間或餘法上無了因故不可見耶何名為了因謂形量差別若余色性應不可見所依諸色無形量故又此色性應非眼見體周遍故如聲性等色與色性體相若異應可別觀如青黃等然此二種不可別觀是色是性故無有異不可說言見而了是色是性二相差別色性相異應如青黃為緣發生似已見故能見既同所見應一故離色外無別色性既無色性離

色可見如何比量因不定耶餘齊性等隨其所應一一研尋例如前破復次勝論宗中說地水火有色觸故皆為眼身二根所得世間共許地等三大是眼所見身所覺故風唯身得以無色故此亦不然已破眼見當破身覺若隨世間共所許者身唯能覺觸德非餘所以者何故次頌曰

身覺於堅等共立地等名故唯於觸中說地等差別

論曰世間身覺堅濕煥動便共施設地水火風是故唯觸名為地等非離觸外有別所依地等四實此義意言地等四實不離於觸身所覺故如堅等觸若執地等非觸所攝應如味等非身所覺若於堅等立地等名則無所譯體無別故若立地等是觸所依非即堅等違此比量頌中初半明地等大自身覺即觸所攝後半明彼等共相非觸所攝身不能覺雖是分別意識所知世俗諦取假而非實復次外道餘乘各別所執虛顯境相我已略遮今當總破外道餘乘遍計所執一切境相謂彼境相略有二種一有質導二無質導有質導境皆可分析有質導故如舍如林析即歸空或無窮過是故不可執為實有無質導境亦非實有無質導故猶若空花又所執境略有二種一者有為二者無為諸有為法從緣生故猶如幻事非實有體諸無為法亦非實有以無

總等於熱位中有異相生謂赤色等此諸異相德句所攝難此無別實句相生如何可言離德別有地等實句身根所覺為顯此義故復頌曰

猶所見生時不見有異德體生如所見故實性都無

論曰燒等燒時有赤色等諸德相起現見異前除此更無實句燒體與未燒位差別而生燒等實句若別有體應如德句有異相起能燒所燒和合等位既無有別實句相生應如空等非實有性亦非色相所取境界但是分別意識所知世俗諦取假而非實復次外道餘乘各別所執虛顯境相我已略遮今當總破外道餘乘遍計所執一切境相謂彼境相略有二種一有質導二無質導有質導境皆可分析有質導故如舍如林析即歸空或無窮過是故不可執為實有無質導境亦非實有無質導故猶若空花又所執境略有二種一者有為二者無為諸有為法從緣生故猶如幻事非實有體諸無為法亦非實有以無

廣言論卷第七 第六品法是
生故辟似龜毛又所執境一一法上
隨諸義門有衆多性若是實有應生
相違復折歸空或無窮過又所執色
應非實色是所知故猶如聲等廣說
乃至所執諸法應非實法是所知故
猶如色等由此道理一切所執若有
若無皆非真實諸有智者應正了知
有無等境皆依世俗假立名相非真
勝義復次已破其境復為破根先破
餘乘故說頌曰

眼等皆大造 何眼見非餘

論曰眼等五根皆四大種所造淨色
為其自性故契經言謂四大種所造
淨色名眼等根此世俗言非勝義說
若執為實其義不成所以者何同是
造色何緣見用唯眼非餘未見世間
二法相似所起作用更无不同豈不
諸根其相有異謂各能作自識所依
此果有異非相差別相既無別果如
何異用有異故其果不同現見世間
用殊相一如諸藥草損益用別堅等
相同相既是同用應非異又應諸根
即是大種生識用別名眼等根如即

廣言論卷第七 第六品法是
堅等作用不同得藥草名種種差別
此不應然相用體一名有異故由見
等用有差別故即顯眼等相有差別
非有別用依無別相用既不同相必
有異故離大種別有義成若余藥草
用既不同亦應離大別有其體許有
別體於義何違若如見等全離大種
義可無違然非全離何得無違若言
眼等性類雖同而相有異便違自宗
汝宗性類即法體相性類既同相由
何異不可一體有同不同二相老別
俱非假有如一色上無有青黃二相
差別若一法性可分二相於中一一
復應可分如是展轉應折至空或至
無窮常非實有又眼等根體由何異
由見等因有差別故豈非見等同用
大種以為其因云何有別若由大種
有差別故所生見等有差別者即應
依此差別大種眼識等生何用眼等
又若一業能生多果以生別識證有
別根如是比量應不成立此有彼有
根處身相端嚴如青盲人形非鄙陋
諸根同時損益如地獄中雖有猛火
焚燒其身而彼有情諸根不滅又由
根處身相端嚴如青盲人形非鄙陋
又若一業能生多果以生別識證有
別根如是比量應不成立此有彼有
異故見等無別復有何因謂善惡業
此業復由貪樂見等衆緣展轉差別
而生由此業故見等有異若多滿業

廣言論卷第七 第六品法是
別感見等其義可然若唯一業捺感
一身如何有異又色界身業無差別
唯獸味等一業所招彼界諸根應無
差別若言一業有多功能故所感身
諸根別者業與功能俱是作用如何
一用而有多用不言一用復有多用
但說一體有多功能由此功能發生
多果如同分眼體雖是一而能生識
及生自類假說可然實云何余一即
是多理相違故若許一業有多功能
感多根者何不許業唯感一根能生
多識如是抑難於理何益又一根處
有損益時餘根亦應同有損益又若
一根身應鄙陋我不抑汝今唯一根
但欲挫汝一業多用又業力故無有
諸根同時損益如地獄中雖有猛火
焚燒其身而彼有情諸根不滅又由
根處身相端嚴如青盲人形非鄙陋
又若一業能生多果以生別識證有
別根如是比量應不成立此有彼有
異故見等無別復有何因謂善惡業
此業復由貪樂見等衆緣展轉差別
而生由此業故見等有異若多滿業

滅故無能生用若尔眼等應不從彼業用而生若業所引習氣猶存能生眼等何不從彼業引習氣諸識生耶此不應然生無色界眼等五識應亦現行業習所依識體有故立有色根無如是失生無色界大種無故造色亦無何緣生彼無大種耶離色貪故即由此因損害識種故眼等識於彼不生此不應然非於境界離貪欲故能緣識種亦被損害勿於欲界得離欲者或於三界得離欲者能緣彼識畢竟不生若言所依由自地業所引發故能生諸識身生色界於欲界境應不能緣若尔應言生無色界無境界故彼識不生何故不緣下地境起若言於彼已離貪故不能緣者此已說先何所說謂生上地應不能緣下地境若即業種能生五識不應根處有損益故識隨損益所以者何非業習氣用彼為依彼變異故識隨變異由現彼識有損益故今業習氣亦

在夢心妄謂心等若不覺知根處損益能依之識損益應無此中必有微細覺受如是等類問答無窮恐耽繁詞故應且止諸法性相微細甚深淺識之傳極難開悟且應隨俗說有諸根非卒研窮能契實義故次頌曰

故業果難思牟尼真實說

論曰此頌義言諸業眼等異熟因果

不可思議唯有如來能深了達非餘

淺識智力所行應隨世間且說為有

非暫思擇能會其真諸法實性內諸

所知非世尋思所行境界若執實有

理必不然所以者何違比量故謂眼

非見如耳等根耳亦非聞如眼根等

鼻不能嗅如舌等根舌不能嘗如鼻

根等身不能覺如上諸根一切皆由

造色性故或大種故或業果故又眼等

根皆有質導故可分析令悉歸空或

無窮過是故不應執為實有但是自

心隨因緣力虛假變現如幻事等俗

復次數論外道作如是言色等境界

眼若行至境色遠見應遲何不亦分明

照極遠近色

論曰眼謂眼光是眼用故不離眼故

亦得眼名若此眼光行至色處何故

空察見智於境為同一時為有先後設許先後誰後誰先先後同時皆不應理所以者何故次頌曰

智緣未有故智非在見先居後智唐指

同時見無用

論曰見是智緣智隨見起若未有見智必不生如生盲人無了色智是故

智起定非見先若居見後智即唐捐

見已了色智復何用汝宗法起必為

我湏非但隨因任運起故若見已了

復湏起智應一境上了了無窮若二

同時見應無用兩法俱有因果不成

如牛二角如苦樂等汝應不許見為

智因若智知境不由見生盲聾等人

應明了境又不應有盲聾等人以皆

分明了色等故又不應立五有情根

意獨能了色等境故

復次有立眼耳境合方知其理不然

故次頌曰

眼若行至境色遠見應遲何不亦分明

照極遠近色

論曰眼謂眼光是眼用故不離眼故

亦得眼名若此眼光行至色處何故

遠色見不淹遲如何月輪與諸近色
舉目齊見無遲遠耶未見世間有行
動物一時俱至遠近二方由是因緣
應立比量照遠色見不至遠色照近
色見時無異故如近色見照近色見
不至近色照遠色見時無異故如遠
色見又若眼光至色方見極遠近色
應見分明與非近遠見應無異既有
差別故非至境非鼻等根於香味觸
有此遠近明昧不同由是比知眼不
至境於近遠境用差別故猶如礎石
又眼趣色先見不見二俱不然故次
頌曰

若見已方行行則為無用若不見而往
定欲見應無
論曰本為見色行趣於境其色已見
行復何為見已方行又違先立眼之
與耳境合方知亦不可言不見而往
眼見色行不行不見而往
眇無指的行趣何方如瞽目人所欲
趣向不定能至此亦應然不見而往
應無住期或於中間過色便止期心
徃者或果所求或由力竭中塗而往
如是二種理既不成更無第三故非

境合
廣百論卷第七 第二張是
復次有說眼根不合故見此亦不然故
汝執為真世亦知不合而見如何
難耶此亦不然真俗異故世間見俗
次頌曰

若不往而觀應見一切色眼既無行動
無遠亦無障

論曰不合體無相無別故應見一切

眼根雖不至色然同礎石遠近用殊
此亦不然誠難等故世間共見何疑
汝執為真世亦知不合而見如何
難耶此亦不然真俗異故世間見俗
前諸頌中雖正破眼亦兼破耳以義
同故謂若耳根境合知者不應遠近
一時俱聞聲從質來既有遠近不應
一念同至耳根耳無光明不應趣境
設許趣境過同眼根又聲離質來入
耳聞亦不應理鍾鼓等聲現不離質
遠可聞故若耳與聲無間而取應如
香等不辨方維若耳與聲不合而取
應無遠近一切皆聞不合體無相無
別故或應一切皆不能聞是故耳根
聲合不合實取自境二俱不成

復次若執眼根能見於色應見自性
所以者何故次頌曰

諸法體相用前後定應同如何此眼根

不見於眼性

論曰法體相用前後應同展轉相望

無別性故眼若能見應如我思於一

切時以見為體是則眼根不對境位

名遠彼於見用不能導故若執中間
諸法名遠導見用者遠障應同言眼
趣色亦有此過謂極遠名無實體等
執眼為常行趣於色實有此過所以
者何執眼無常行趣於色可言力竭
不至遠方若執眼常用無變壞行趣
於色過與前同行與不行二俱有過
故眼見色非行不行豈不光明助眼
令見光明被障故不見耶又分遠望
珠澄中色既隔間障應不能觀言

論曰法體相用前後應同展轉相望
無別性故眼若能見應如我思於一
切時以見為體是則眼根不對境位

遠故類之與相其體不殊如何可言

應常能見如對境時彼位色無而有見用應以眼體為其所觀若無色時眼不能見應有色位亦不能觀又若眼根以見為體應能自見如彼光明即違自宗根非根境若不自見應不見他如生盲人都無所見又汝宗言眼等色等諸法相用樂等所成相用雖殊其體無別眼見色體即是自觀亦違自宗根非根境又眼見色稱實而觀色與眼報體真是一如能見色應見眼根既不見根應不見色不可眼體實有殊勿違自宗同樂等性不應說眼不稱實觀勿違自宗現量所攝若言自見世事相違此亦不然體用別故若言見用即是樂等青等亦然應不可見若言根境其體有殊便違自宗俱樂等性不可一性有眾多體轉變亦然不離性故若言其體即別即同除汝巧言誰能說此根境體一見境非根如是宗言極難信解如破眼見耳等判然根境皆同樂等性故又應一境一切根行亦應一根行一切境是則根境安立不成故不

復次鵠鵠子言我宗根境其性有異不同彼失所以者何眼等五根隨其次第即是火空地水風實眼見三實謂火地水及見於色身覺四實謂除其空兼覺於觸耳唯聞聲鼻唯嗅香舌唯嘗味故我師宗不同彼失若尔根境有異有同異且可然同如彼失眼等火等其相不同如何五根三實宗亦有多過又彼宗執眼色意我四法合故能見於色此亦不然故次頌曰眼中無色識識中無色眼色內二俱無何能合見色

論曰眼色識二各別無二非和合故無見用生三法合時與別無異如何可執有見用生有小乘說此難不然誰言合時與別無異諸法一一雖各無能而和合時相依有用若和合位有異相生與前不同應非眼等若和合位無異相生與前既同應無見用若言同類有異相生此亦不然理相所聞若能表何不成非音論曰所聞與音聲之異目俱能顯義表即是詮此中顯示聲不能詮設許

能詮便失聲性以聲自相定不能詮無分別識所了知故如餘自相又聲自相定不能表所欲說義同喻無故如不共因聲之共相非耳所聞一一皆依多法成故有細分故如非實等此若能詮便失聲性非所聞故猶如樂等非離聲性別有所聞猶如色等非聲性故後亦不然故次頃曰

聲若非能詮 何故緣生解

論曰若所聞聲不能詮表不應由此名句智生唯句與名能詮表義故於此處不說文身又若語聲不能詮表應同餘響非義智因若亦不應聞聲了義間既了義應是能詮豈不意識

耳識後生依所聞聲假立共相此能

詮表引義智生意識生時聲與耳識二俱已滅共相何依聲體既無誰之共相若謂念力追憶前聲心等依之假立共相應心心法各別所緣不隨心緣應非心法若謂共相不要依聲唯分別心假想建立如何此相唯屬於聲若言因聲而得起者耳根識等豈非此因又耳識生不緣共相如何

廣百論釋卷第七 第二大張是

總

定作立共相因若言如色見已便增此亦同疑不可為諸若言諸法功力難思既尔云何建立共相若言二相同依一聲自相先聞後意俱了聲相既異體云何同心相既殊體亦應別不可意識二相合緣念准記前所取相故若聲共相念不由聞自相亦應不聞而憶二先別了後可合緣別了既無合緣豈有是故共相非實能詮亦非音聲定不能表雖廣諍論而理難窮應止傍言推尋本義復次執聲與耳合不合聞多同色破又聲與耳合故能聞理必不然故次頃曰

聲若至耳聞 如何了聲本

論曰本謂說者聲起源故若聲離本來至耳聞如何得知能發聲者既了發聲必不來亦不應言耳往聲處用無光質何以知行又詮表聲不可全了所以者何故次頃曰

聲無頃說理 如何全可知

論曰名句細分漸次而生耳不頃聞如何全了亦不應說追念故知念必

以前具喻先辨不可離念率余能知應不藉聞意別能了若余韻者應自了聲或能說人言音無用若言聞聲

次第緣力引故全了此亦不然次全了心不必生故若言全了必次聞生此亦不然天耳通後必隔定心方全了故又餘意識從聞聲後亦經多時方全了故不可執有實詮表聲先耳能聞後意能了但是虛妄分別識心變現言音謂為詮表

復次應審推微聲名何法其體實有是耳所聞若亦不然故次頃曰乃至非所聞 應非是聲性先無而後有理定不相應

論曰未來聲體非耳所聞眼等五根取現境故則未來聲應非聲性非所聞故如色等塵若未來聲與現同類現可聞故彼亦名聲應現在聲與彼同類彼非聲故現亦非聲又從未來流入現在現可從彼說為非聲未來不從現在流入如何由現說彼為聲若現可聞是聲性者應此聲性本無而生則違汝宗先有聲性聲性先有

應非始生既非始生後應無滅無生

無滅聲性應常又過去聲應非聲性

非所聞故如未來聲若未非聲流入

現在現是聲故說彼為聲應現在聲

流入過去過非聲故現亦非聲若余

則應三世聲性相待而立皆非實聲

又現在聲從未來至得名生者應過

去聲從現在至亦說名生則過去聲

應名現在後應更滅若過去聲從現

在至得名滅者應現在聲從未來至

亦說名滅則現在聲應名過去後應

不滅未來無二應說為常有滅有生

應名過現如是推徵聲性散壞色等

亦亦如理應思

復次有數論者作是執言心往境處

方能了別此亦同前根往境破又不

應說心離於根獨能了境故次頌曰

心若離諸根去亦應無用

論曰心若離根定不能了色等諸法

去亦唐捐若不待根心獨了境盲諸

等類應了諸塵或復應無盲諸類

此前已辨無假重論又養諸根心則

明利是故決定心不離根有執方心

謂世事是有非無想謂想盡故次頌曰

其體周遍用依各別往所了應用即
是心現境行相起即了境去復何為
不可執言別現別了勿現色等了聲
等塵又心不應離用趣境汝執體遍
行趣何方又不應然故次頌曰

設如是命者應常無有心

論曰心若趣塵體則不遍心常往境

我應無心然微細心身中恒有睡眠

閑等諸位常行有息等故夢可得

故勞倦增故引覺心故任持身故觸

身覺故又若內身恒無心者如死屍

等害應無憊供應無福則與空見外

道應同有執心體不遍不行但用有

行亦同此過心用心體不相離故又

若心體往趣前塵有觸內身應無覺

受應勤思慮不捐內心若執其心非

自境合應如餘境亦不能知應一一

心知一切境或一一境一切心知如

是諸宗執實根境皆不應理應信非

真豈不大乘亦同此過誤許少實此

過應同若亦應無世間諸事想顛倒

故謂彼非無想者是何而由顛倒今

謂世事是有非無想謂想盡故次頌曰

廣百論釋卷第十七 第三張 是
今心妄取塵 休先見如焰 妄立諸法義
是想蘊當知

論曰初心生時取青等相如立標幟

為後憶持取越色根所行境相故名

為想由此想故後時能憶境相分明

雖一切心皆有其想而果位勝故說

依先以後分明顯先是有此想妄立

一切世間有情無情諸法義相如依

陽焰有水想生諸惑自心亦為他說

由此妄想建立根塵及餘世間諸事

差別為顯此想休多法成是假非真

故說想蘊又顯世間法義差別皆由

想立故說當知豈不五識緣實有塵

隨五識行意識亦亦想與諸識境界

必同何得定言想為顛倒誰言諸識

緣實有塵而妄為難故次頌曰

眼色等為緣如幻生諸識
論曰如諸幻事體實雖無而能發生
種種妄識眼等亦亦體相皆虛如矯
誑人生他妄識想隨此發境豈為真
根境皆虛如先具述此所生識亦復

非真所現皆虛猶如幻事非諸識體

即所現塵勿同彼塵識無緣慮亦不

廣百論卷第七 第三章 是

廣百論卷第七 第三章 是

是

是

是

離塵別有識體離所現境識相更無
如何可言識體實有如有頃曰

彼能緣諸識 非即所現塵 亦不離彼塵
故無相可取

有說幻事皆實非虛呪術功能加木
石等令其現似車馬等相此相或用
聲等為體或體即是識之一分為破
彼故次頃曰

若執為實有幻喻不應成

論曰若幻是實聲等為體如餘聲等
應不名幻若言幻事迅速不停如化
所為故說名幻此亦不然體既實有
如餘聲等何不名真迅速不停亦非
幻相勿電光等亦得幻名若言誰惑
世間名幻幻相非虛何名誰惑若言
能生常華固故即應餘法亦得幻名
又不應言幻是識分非解了性豈即
是心或應異名說唯識義應信諸法
皆不離心身何一心實有多分或應
信受識體非真若識是真而許多
言幻是識分其體實有識無二故非

所執水是陽焰分如何論識體一分
多若尔大乘說何為幻我所說幻如
世共知覺慧推尋諸幻事性實不
可得言豈能詮故一切法皆如幻事
其中都無少實可得如有頃言
以覺慧推尋諸法性非有故說為無性
非戲論能詮

是故諸法因緣所生其性皆空猶如
幻事若法性空而現似有何異霸索
籠繫太虛法性理然汝何驚異世事
難測其類寔繁為詮斯言故次頃曰
世間諸所有無不皆難測根境理同然
智者何驚異

論曰如一思業能感當來内外無邊
果相若別極善工匠所不能為是名
世間第一難測又如外種生長芽莖
無量枝條花葉根果形色間雜嚴盧
宛然是名世間第二難測又如姪女
身似糞坑九孔常流種種不淨而貪
欲者見發姪情是名世間第三難測

諸法如火輪變化夢幻事水月等是
陽焰及江水

論曰如旋火輪變化夢等雖現似有
而實皆空諸法亦然愚夫妄執分別
謂有其體實無離妄執時都無所
見如淨眼者不觀空花無為聖智所

樂聲舉身搖動枝條裹膝如儻躍人
是名世間第五難測又如花樹名好鳥
吟聞鳥吟聲即便搖動枝條裹膝如
喜於人是名世間第六難測又如生
上經無量生退下生時便求母乳騰
躍嬉戲瘦食貪姪是名世間第七難
測又如欣樂無上菩提應正勤修微妙
善法而行放逸撥法皆無是名世間
第八難測又如耽捨迫近居家至道
場中而營俗務貪著財色無悔愧心
是名世間第九難測又如淨定所教
神通妙用無邊不相障礙隨心所欲
一切皆成是名世間第十難測如是
難測世事無邊根境有無方之甚易
世俗故有勝義故空諸有智人不應
驚異為顯諸法俗有貞空故於品終
復說頃曰

見乃真能緣所緣行相滅故如是菩

順契經所言有為識心所行非實是

故根境皆俗非真由識所行如火輪

等諸外道輩所見非真由執有無如

眩瞖等欲求聖智除妄契真應順如

來圓淨法教

大乘廣百論釋論卷第七

癸卯歲高麗國大藏都監奉
勅彌造

破邊執品第六

如是已解根境皆虛復為滌除非真

句義邊執垢穢故說頌曰

諸法若實有應不依他成既必依他成
定知非實有

論曰若一切法性相實有應不依他

而得成立既色等法必依他成如此

彼岸定非實有偈穢所執實等句義

有等為因而得顯了有等句義復因

資等為自所依方可了別又色等法

待自因緣及光明等而得顯現不見

少法自體為依故色等塵皆非實有

若言相待雖立別名而此彼岸其體

實有即色等故同喻不成此說不然

色等相待體相無異此彼兩岸相待

有殊故此彼岸非即色等其體非實

同喻得成又彼所宗實等句義若無

因立應似空花若有因成應同幻事

故不可執其體實有數論宗中色等

諸法不離樂等依樂等成樂等亦應
依他而立若不爾者轉變應無有因
無因類同前說是故色等其體非真

復次諸外道宗執有瓶等即色離色
皆不得成以必依他瓶等可了如前

同喻其體非真不可說言瓶等即色

瓶依色了故不依他所以者何故次

頌曰

非即色有瓶

論曰非即色體可立有瓶聲等亦成

瓶自性故色非聲等為其自性如何

可立色即是瓶聲等亦應非即瓶體

義同色破故不別論又二瓶多法為

體色等不尅如何即瓶色等即瓶應

如瓶一瓶即色等應如彼多故不可

言瓶與色等體俱實有相即而成若

謂色體散時體是色聚轉成非色若

色聚時亦瓶亦色是則一法應有二相

此前已破體應成多是故瓶等非即

色等有作是說離色有瓶德實異故

應無此失瓶依有等方可了知是假

非真已如前說又不可執離色有瓶

聖天菩薩本護法菩薩釋
三藏法師玄奘奉詔譯

是

廣百論釋卷第七 第二張是

所以者何故次頌曰

廣弘明論卷第八 第三張 是

非離色有瓶

論曰非離色等別有實句瓶衣等物為色等依所以者何瓶衣等物若非色等應如空等非色等依是則應無瓶衣等物以不共德無故如意意必是無非無常故如先所破我虛空等是故瓶等非離色等若即若離義既不成瓶等皆虛理應成立

復次瓶等色等乎相依成理俱不然故次頌曰

非依瓶有色 非有瓶依色

論曰瓶等色等體皆非實如何定立能依所依此中依言或表因義欲顯實德因果不成鶻鵠子執依瓶等因有色等果此違比量謂非色等瓶等為因是色等聲所詮表故取色等心所緣境故如色性等常故無因數論師執依色等因有瓶等果亦違比量謂非瓶等色等為因不離彼故樂等性故即如色等彼執色等與其有性非即非離非即有故應如兔角非瓶等因若言色等即是性應同有性

體無差別若言色等樂等為性既許

廣弘明論卷第八 第三張 是

體同無斯過者此亦不然違汝自宗根境別故復大過失樂苦癡三有性亦同應無異故若言樂等非是有性應如兔角其體都無色等亦應同彼

非有不相離故如樂等三事即一切皆非實有故非色等為瓶等因

復次勝論者言彼立同性與諸法一有斯過者我立同性與諸法異由指

異故應無此失諸法相望有同有異法體局別所以名異有性談通所以

名同通局既殊故相有異由相異故異外有同若是者同異句義應異

性外別立有同有異故如所同法若言不介此同異性境界異故異外無同其所同法境界一故法外有同若余諸法應有異性所以者何故次

頌曰

若見二相異 謂離瓶有同 二相既有殊應離瓶有異

論曰若見諸法同異相異即於法外別立有同既見諸法同異相殊應於法外別立有異同異二相俱遍諸法

異應如同離法別有設許法外有異

廣弘明論卷第八 第三張 是

有同此復應有餘同異性如是展轉同異無窮則不可知二相差別二皆

編故俱無窮故異應如同名同非異

同應如異名異非同是故法外無別

同異又若實等與有性別應不能知

實等是有帶別相智不能審知餘別

相法前已具辨如何世間於非有性

實等法上起有智耶若言實等雖非

有性與有合故起有智者則實等法

假名為有體非真有應說為無如邊

鄙人立食立溺便痢不洗不罰楊枝

假號為牛非真牛犢實等亦介假有

真無又汝應言何者真有餘與有合

假說有耶若言有性是真有者其理

不然無差別故有與實等齊有智緣

如何可言一真一假又真有假有應

非一智緣真假相別故如王與王使

又言實等其體各異有性是同故與有別此亦不然實等真體亦無有異但可功能相等有別有性亦余功用有殊云何定執有異實等所以者何

何

相似皆異皆同是故有性非離實等復次今應問彼法外有性以何為喻知實有耶若言如一所依實等其相各別不生數智一數是同能生數智法與數合名一說等由相異故實等非一有與法殊此為同喻若余說等非一智知體非一故如二三等若言瓶等體雖非一而一合故名為一者是則此一雖非瓶等與瓶等合應名瓶等為顯此義故次頌曰

若一不名瓶瓶應不名一論曰辭如一數與實等合不名實等相合義無別故世間不應名一說等或復實等與一合時為成一相為當不尔若成一相應指實等一數相非實等體故若指實等一數應無以數必依實等成故若言實等不成一相應非一智一言所了雖與彼合體非

彼故如空合人智言各別若如梨等與人合故雖與人異而得人名其理不然彼假說故若言實等名為一者亦是假說理又不然無真一故若言一數是真一者理亦不然知言同故若言一數遍該實等實等不尔故非真一理亦不然前已破故謂不應為一智所緣實等亦應非真有異於實等上起數智言既說為假於其數上實等智言例亦應余相待智言二無別故如何可說一假一真故立量言所執實等非真實等數智數言所行境故如一二等所執一等非真數體實等智言所行境故猶如實等是故一切其體非真又數與實等無合時士何乃言瓶與一合說瓶為一所以者何故次頌曰

瓶一曾無合瓶應無一名

論曰實居空處一在實中處既不同得名合則應一數不表一說由處不同如二等數若作是說能依所依體下相遍故名為合此亦不然故次頌曰

若色遍於實色應得大名歎論若非他應申宗義

亦然如何非大又色等德應有形導播地等故猶如地等是則色等不依他成有形導故如所依實俱有形導處應不同實之為德應非因果如是等類過失衆多汝所立宗便為散壞若言色等德句所攝故無形早此亦不然歎論非他應申宗義對他歎論自敘唐指我佛法中聰敏勇猛見真理者於汝所宗六種句義如狂癡語無承敬心徒引何益或復色等依地等時為一分轉猶如樂等為遍轉耶若一分轉應一實上有德無德有青無青如是等過若言遍轉色等諸德應亦名大與實處同猶如地等實在空中德居實上所據各別如何處同我意不言同依一處但言德實其體相遍據空量等故說處同德若名大應更有德然德無德故不名大歎論非他應申宗義對他歎論自敘唐指或復此中言雖難德同實名大而意難實同德無形以其處同猶如色等我宗地等皆有形質如何同德無形等耶歎論非他應申宗義對他歎論

自叙唐指或復色等與其果實同依

因實和合而生諸因實中果體皆遍
處無別故德應如實亦立大名實應

如德不立大稱若言我宗實大非德
不可相類其理不然歟論非他應申

宗義對他敵論自叙唐指或復彼宗
極微量小眾微和合起蘊果時蘊果
與因處無別故極微與色應成虛大

色與蘊果應成極微若言我宗因小
果大色無形量理亦不然歟論非他

應申宗義對他敵論自叙唐指
如是已說有數色等離實有體多諸
過難其同異性如有應遮共德如數

餘不共德及業差別如色等破於諸
實中各別轉故勝論所執唯有余所
為心言因顯諸法有以理推究皆不
得成故不應執又說頌曰

有數等能相顯所相不成除此更無因
故諸法非有
論曰已辨有性數及色等不能顯有
自所依法除此無有餘決定因可證
諸法其體實有不可無因立有諸法
勿有所立一切皆成故不可言諸法

實有應隨世俗假說非無唯此無愆

堪任推究異此遠越世俗已宗鵠鷗
所宗實等非有非有性故猶若空化
有性亦無非實等故猶若空化

皆虛

復次數論者言諸法不待有性數等
而可了知故先諸失於我無過為破
彼言復說頌曰

誰別相無瓶故瓶體非一一非瓶故
瓶體亦非多

論曰色香味等體相不同別根所行
非餘根境離彼諸法無別有瓶故如
色等瓶體非一既不許一瓶體應多
一一非瓶如何多體色等性相展轉

不同豈得各成一類瓶體若一一法
其體皆瓶共和合時可名多體既無
此義瓶體非多亦不應言瓶體實有
而不可說為一為多兔角龜毛非實

有故豈不色等合成軍林說名一多
瓶亦應尔此唯世俗假說軍林其中
都無軍林實體若執實有應如瓶破
汝亦不說別有軍林又色等無共

合義故不可說和合為瓶所以者何
應隨世間所見而說不可委細推究

故次頌曰

廣百論卷第八 第二版是

非無有觸體與有觸體合故色等諸法
不可合為瓶

論曰合謂其體展轉相觸此唯有觸
如無觸思終無合義若言色等有相
觸義應觸所攝猶如地等則唯觸體

同類相合色等諸塵定無合理合則
便失色等性故設許色等聚集名合
而色等性終非實瓶所以者何故次

頌曰

論曰色等聚集總說為瓶色唯一分
理非瓶體不可以瓶為瓶一分如是

聲等例亦應然一一非瓶皆瓶分故
如是瓶分理亦不成

有分既無分為誰分色等一一其體

非瓶除此更無真實瓶體瓶體無故
瓶分亦無豈色等虛實為瓶分軍林

等物假說為有分與有分即離難思
應隨世間所見而說不可委細推究

其真又若色等體實是瓶一切應瓶

故次頌曰

一切色等性 色等相無差 唯一類是瓶

餘非有何理

論曰瓶衣車等所依事中色等能依

性相無別若色等體皆實是瓶衣等

亦應皆是瓶體即色等故如共許瓶

或所執瓶應非瓶體即色等故如衣

車等色等不應同而有異依之建立

瓶等類殊汝宗更無同異性故不由

細分安布差別令其瓶等其相有異

同以色等為自性故瓶等不應異於

色等違自所執因果一故如瓶衣等

有不異失色等亦然即一瓶故又不

應說色異味等不異瓶等故次頌曰

若色異味等不異於瓶等瓶等即味等

色何即瓶等

論曰瓶等即用味等為體應如味等

與色有異故不可言色異味等不異

瓶等理相違故亦不應言味等一

與色等異不異瓶等瓶等即用色等

諸法以為自體無別性故如是已辨

色等諸法與瓶等一其義不成今當

顯說與瓶等異理亦不成故次頌曰
瓶等既無因體唯不成果故若異色等

瓶等定為無

論曰地等大體擗色等成故五大因

即五唯量謂擗聲量成於空大更加

觸量成於風大復加色量成於火大

又加味量成於水大總擗五量成於

地大大塗瓶等同體相成如量能成

同類果故若異色等瓶等無因既無

有因體應非果以一切果待因成故

是故若言瓶等異色即應瓶等非果

非因非色等故如龜毛等又非根境

非因果故色根所行無非因果此非

因果根所不行或復應無瓶等諸法

非因果故如石女兒自性許因思我

許果根所顯故無不定失如是數論

所立瓶等若一若異皆不得成

復次勝論者言瓦等細分生瓶等故

瓶等有因既有其因體即是果有因

是果其體非無此亦不然故次頌曰

瓶等因若有可為瓶等因瓶等因既無

如何生瓶等

論曰瓦等細分體餘法成何能為因

生於瓶等不見世間依他而立非自
有法能作他因豈不種等雖依他立
而能為因生於茅等此同有難非故
前失世所共知何容致難汝之所執

異世所知故於此中同彼有難世所

知法依他生已不復重生不依他立

由自有力能作他因汝執不然依他立

成法乃至未滅恒依他住因若滅無體

果即隨滅故汝所執異世所知無體

無能豈生他果或有因法有體有能

可能生他餘有因法汝執瓦等極微

為因或餘為因此並非有以無因故

瓦等體無無體無力何能生果彼論

宗一因有二種俱能生果謂常無常

諸無常因必依常立常非有故無常亦

無無常因果由何有故彼因果皆

不得成

復次有作是言瓶等瓦等諸和合物

從本以來同類因果展轉相續隨類

不同其體實有一而可見此亦不然

諸和合物漸次分析歸於色等色等

如前已辨非有云何依彼有和合物

廣論釋卷第八 第十一張 是

廣言論卷第八 第二十六是

廣言論卷第八 第二十六是

廣言論卷第八 第二十六是

重執又色等法共和合時無有一體

故次頌曰

色等和合時終不成亦等故和合一體

應如說等無

論曰色等合時終不異轉變成香等

故雖和合不成一體勿捨別相失色

等名由是因緣和合一體應如說等

其體實無謂如說等雖色等法無別

體故一體不成和合亦然非離色等

有別體故體不成一又和合時一一

細分非和合故應如未合不合成一

細分不應各名和合勿一合內有多

合體是故和合體非實有又和合物

必依色成色體尚無和合焉有色體

無者如次頌曰

如離於色等瓶體實無色體亦然

離風等非有

論曰應知此中四大造色俱名為色

變壞相故變壞色相大造成故雖

大造無實有性不可此中唯一是色

勿唯此一變壞非餘又亦不應一切

是色勿一切色皆同一體體若空殊

應失色性不可一性有衆多體勿一

一切法皆同一性是故色名無實有體

唯休風等假立色名如色體虛受等

亦余領納等相推體實無唯有世間

虛假名相若無大造如何世間有火

等物燒莫等用又若一切皆無所有

諸所安立應不得成我不言無諸法

體用但說汝論所立皆無謂世所知

色受等體燒者等用一切非無若諸

愚夫分別倒見所執體用我說為無

非諸聖人見此為有妄情所執都無

有故

復次勝論者說火是能燒地是所燒

其體真實燒煮等用亦真無執變

色等現可知故今應詰問火何所燒

為燒為餘汝應審答並許何失二俱

不然所以者何故次頌曰

燒即是火性非燒如何燒故薪體為無

離此火非有

論口燒非所燒即火性故於自有用

現事相違又汝宗中所燒非燒故不

應執燒為所燒亦不應言所燒是地

非燒性故猶如水風薪是所燒所燒

無故薪體非有薪體既無火依何立

火心依薪而得生起所燒薪盡火便

無故能燒所燒既並非有熟變色等

豈實有耶故執實有能燒所燒燒煮

等用皆不應理有說此頌不唯破彼

勝論外道地是所燒但搘破言地等

諸法非燒性故非所燒體此說不然

說言如未燒位地等色聚非是所燒

於彼聚中常有燒性異相隨故亦名

所燒苦樂等法隨所依身由火變異

亦名所燒無色界法前世下地所牽

引故亦名所燒故非此因所引同喻

設為同喻理亦不然燒非燒名唯有

觸物世間共許非餘法故此非燒名

雖通餘法而局同類如非實言又小

衆人不執實有所燒等法何用破為

若言破彼世俗所燒便違世間何成

比量

復次離繫外道作如是言地大極微

及餘果物雖非是火而與火合由離

火故似燒相現然彼地等真實非燒

異燒性故亦非非燒似燒相故雖俱

不可說而實是所燒此亦不然故次

餘燒雜故成 如何不成火 若餘不成燒

由火法應無

論曰若地大等由火雜故真成燒性

應令成火燒觸攝故如實火大若彼

火雜不成燒性由火為因所生熟變

異觸諸法亦應無有如火不能生餘

燒觸若無熟變色等諸法誰能燒煮

燒煮於誰故燒煮等皆非實有火非

實能燒觸所攝故如地大等地非實

所燒觸所攝故如火大等能煮所煮

唯此應破故彼所執其理不成

復次應重審問食米齊宗諸火極微

燒煮不無且非理故次頌曰

若火微無薪應離薪有火

論曰若火極微離薪而有處火同彼

應不託薪若不託薪即應無有燒煮

等用如火極微若尔即應失於火性

無燒煮用如地水風不見世間有如

是火無燒煮用及離於薪故火極微

必依薪有如現見火依附於薪或應

信知極微非火無火用故猶若龜毛

有亦不然故次頌曰

火微有薪者 應無火極微

論曰若火極微恒與薪合應名龜火

何謂極微於一切時與薪合故應如

龜火失極微性地與彼合亦不成微

餘亦應然種類同故則應決定無一

極微色法既然心法亦心與心法

俱生滅故又一切法一體不成所以

者何故次頌曰

審觀諸法時 一體實有

論曰諸有為法侍因緣成積集而生

積集而滅無有一法其體獨存於一

體中復漸分析乃至極細猶有衆分

若諸法體非一應多此亦不然故次

頌曰

一體既非有多體亦應無

論曰要先有一後積成多一體尚無

多體焉有又汝執一藉緣生多一體

既無多體豈有一體非有前已具論

是故定無真實多體雖彼所執我

獨存而體周同與多我合又多法合

一體不成一既不成多由何立豈不

空等獨一無二世咸共了是一體耶

世共所知是假非實汝所執實非世

所知如何得知空等一體唯是假有
故次頌曰

若法更無餘汝謂為一體諸法皆三性

論曰若謂諸法更無餘伴唯一獨存

說名為一空等諸法一一體上皆有

三性謂有一物有謂大有一謂一數

物謂物類即實德業三中隨一故虛

空等一一法上皆有三性若不尔者

虛空等上有三智言應不得起由是

無有一法獨存如何可言實有一體

若言有一皆表實等故唯實等名有

一物是則有一無有一故應不能起

有一智言若言假說無斯過者此亦

不然前已破故謂智言等誰假誰真

應並為真或俱是假又一切法其相

雖殊應得實名或德或業是故假說

其過弥深終不能除一成三失一有

三性一體不成一既不成三亦非有

是故諸法非一非多而言一多是

假非實或有異釋一法成三謂一法

言簡異非一非一極略所謂二種

簡二及前即成二性根本法體以為

廣百論釋卷第八 第二十張 是

第三故一切法皆有三性今應徵問
簡二取一乃是自心分別有異如何
令法成三性耶又簡前二弥成其一
非二非多名為一故是則立一反破
其三何名以三而破其一復有異釋
一法成三簡去來今三非有故如無
君等簡異立名此簡三無故成三性
此釋非理所以者何異類無邊豈唯
三種簡無立有無不唯三簡有立名
有過千數如何但說一法成三又相
簡別唯在自心或在名言何閑法體
是故此釋於破無能復有釋言常
先已破今此唯破執有無常所執無
常皆有三性謂生住滅顯在諸經此
亦不然生住滅相時分各異如苦樂
捨必不同時時既不同體相亦別何
名一法其性有三又若說生無間即
滅應言二性何得論三又生滅時前
後各異如去來世不名一法如何難言
一法二性是故此釋理亦不成復有
釋言諸有為法極於一念於一念中
有多剎那時分性故如臘縛等言三
性者顯性非一不唯有三此亦不然

時分前後非一法故如何可說一法

廣百論釋卷第八 第二十張 是

廣百論釋卷第八 第二十張 是

廣百論釋卷第八 第二十張 是

廣百論釋卷第八 第二十張 是

有三是故如前釋為取勝諸法一一
非一非多隨世俗言有多有一世俗
諸有智人於世俗法應隨說有勿固
參思若有尋思世俗諸法求其性相
不異有人手執燈炬入於閨室求閨
性相所以者何世俗諸法猶如幻閻
衆緣所成不任思求求即散壞
復次為顯世間所執諸法皆非真實
及顯外道所執不同故次頌曰
有非真非一非一雙泯隨次應配屬
智考達非真

論曰一切世間色等句義名言所表
心意所知情執不同略有四種謂有
非有俱許俱非隨次應知配四邪執
謂一非一雙許雙非數論外道執有等性
等性與諸法一即當有句此執非真
所以者何若青等色與色性一應如
色性其體皆同五樂等聲與聲性一
應如聲性其體皆同香味觸等類亦
應余眼等諸根與根性一應如根性
其體皆同應一一根取一切境應一
境對一切根又一切法與有性一
應如有性其體皆同又樂苦癡及與
思我與有性一應如有性其體皆同
是則汝宗所立差別皆不成就故彼
所執必定非真勝論外道說有等性
與法非一當非有句此亦非真所以
者何若青等色與色性具應如聲等
非眼所行聲等亦然異聲等性應如
色等非耳等境又一切法非有性者
應如兔角其體本無是則應同空無
我論或同餘近邪見師宗豈不有性
非即諸法法雖非有而有有耶所依
法無能依豈有又有性上無別有性
應不名有所餘諸法雖有有性非有
性故其體應無是則一切所立句義
皆不得成便同撥無邪見外道故彼
所執必定非真無慙外道執有等性
與彼諸法亦一亦異當於亦有亦非
有句此亦非真所以者何若有等性
與色等一同數論過與色等異同勝
論失一異二種性相相違而言體同
理不成立一應非一即異故如異異
應非異即一故如一一異既不成有

非有焉立一異相異而言體同則一切法皆應無異異相既無一相何有一異二相相待立故若謂一法待對

不同名一異者即應一異二並非真

或隨一假一法二相守相乖違俱言

是真必不應理故彼所執定非真

邪命外道執有等性與彼諸法非一

非異當於非有非非有句此亦非真

所以者何若有等性與法非一同勝

論過與法非異同數論失又一異相

世共知有汝獨撥無連世間失又汝

所說非一異言為但是遠為偏有表

若偏有表應不雙非若但是遠應無

所執有遠有表理半相連無表無遠

言成戲論汝執諸法性相非空而說

雙非但為避過此雙非語亦不應論

違汝所宗法性相故若諸法性一一

俱非此俱非言亦不應說舉言必有

俱非性故是則汝曹應常結舌發言

便壞自論所宗默亦不成以俱非故

語默俱失一何苦哉誰有智人而不

悲愍故彼所執決定非真如是世間

四種外道邪論惡見擾壞其心底之

推尋諸法性相皆不中理競執紛紜

於諸法中起四種謗謂有非有雙許

雙非增益損減相違戲論是故世間

所執非實復次外道餘乘弊魔惡友邪論惡見

擾壞其心於其世間虛偽諸法種種

思備妄執為真於相續假謂是真常

積集假中執為實有為顯此義復說

頌曰

於相續假法惡見謂真常積集假法中

邪執言實有

論曰有為諸行前滅後生無始時來

展轉相續生滅變異微細難知因果

連綿其狀如一愚夫惡見謂是真常

邪執糾紛遍相誹斥色等諸法恃託

因緣虛假集成都無實體微細積聚

密合難分衆分和同真然似一愚夫

僻執言有實體各據一途不與諍論

又於相續積集假中不達諸門分位

假有橫計種種義類不同執一法中

有多實性如是所迷自性差別皆由

愚見邪執而生緣此輪迴諸趣諸有

備受衆苦未有出期是故應除惡見

邪執信解諸法因緣集或是假非真無頹倒理

復次為顯諸法衆緣所成非一非常無我無法猶如幻化情有理無是俗

非真復說頌曰

諸法衆緣成性羸無自性虛假休他立

故我法皆無

論曰諸法虛假衆緣所成起住依他

體無自在念念生滅衆分集成非一

非常猶如幻化愚夫執有智者達無

故於其中無我無法一切外道及所

誣乘計一計常為我為法一常非有

我法定無故辨緣成顯二無我

復次有作是口字名句合註表自心

所欲說義一一各別雖不能詮而和

合時能有所表若義非有詮亦應無

既有能詮定應有義為破彼執故次

頌曰

果衆緣合成離緣無別果如是合與果

諸聖達皆無

論曰此頌意言諸無為法非緣成故

猶若空花體用都無如前廣說諸有

為法衆緣所成如幻所為無實體用

緣合成果果不離緣如樹成林林非異樹攬緣成果順世俗言勝義理中無如是事故諸聖者了達皆無所以者何名之而句並字所成字復攬於衆分為體字一分多剎那成前後剎那無和合義要前念滅後念方生有滅無其理決定無之與有合義不成前後二時有亦不合時分異故猶如去來合義既無字分焉有尚無字分字體豈成字體既無名句非有無字名句合義不成如何可言字名句合能詮表義然諸世間隨自心變謂有衆字和合為名復謂衆名和合謂此名句能有所詮能詮所詮皆自心變諸心所變情有理無聖者於中如實知見云何知見謂見彼法皆是愚夫虛妄識心分別所作假而非實俗有真無隨順世間權說為有是故一切能詮所詮俗有真無不應

固執復次於諸所緣空無我見能速成辦自利利他所以者何愚夫於境執我我所生死輪迴聖者於中達空無我速證常樂能巧利他是故應修空無我見今自利滿妙用無窮為顯此見是利自他正真要道故說頃曰識為諸有種境是識所行見境無我時諸有種皆滅

論曰識能發生諸煩惱業由此三有生死輪迴故說識心為諸有種能章後有得識食名如是識心綠色等起無所緣境識必不生若能正觀境為無我所緣無故能緣亦無能所既亡衆苦隨滅證寂無景清涼涅槃至此位時名自利滿諸有本願為利益他住此位中化用無盡亦令有識證此涅槃是故欲求自他勝利真方便者應正勤修空無我見復有別釋識為諸有種者謂宅識中種種熏成諸業習氣無明有愛所隨增故能感三有生死輪迴識為所依故說為識境是識所行者識中習氣由執色等境界熏成隨縛境界是所依故名曰所行見境無我時者謂無我見觀一切境性相空時諸有種皆滅者由無我見永斷一切無明有愛二種隨眠由此

二種是發業因及能潤業令生果故斷此二種業果不生尔時所有諸戲論事及煩惱事種子俱斷故名皆滅非一切種識等皆無所以者何由聖道起但滅一切虛妄分別戲論習氣令有漏法畢竟不生一類有情諸無漏法無所依故亦皆斷滅一類有情由本願力所任持故無漏諸識相續不斷能為殊勝廣大甚深無導持等無邊功德所依止處又由識等增上力故圓滿究竟神通作用窮未來際任運相續如是皆由本願行力所引發故自利利他功德無盡令諸有情成熟解脫盡未來際妙用無窮是故應修空無我觀捨諸邊執

大乘廣百論釋論卷第八

癸卯歲高麗國大藏都監奉勅彌造

大乘廣百論釋論卷第九

是

聖天菩薩本譏法華釋
三藏法師玄奘奉詔譯

破有為相品第七

復次已別分別根境無我今當總等
有為相空謂色心等諸有為法具生
住滅三有為相生為首故先當破生
生相既亡住滅隨遣有說果體本無
而生為破彼言故說頌曰

若本無而生先無何不起

論曰種等諸因至變壞位能引未來

諸果令生若諸因中本無諸果何故

牙等此位方生後位如先果應不起

先位如後果亦應生又從此因應生

彼果或應此果從彼因生若此彼因

無彼此果而不生者彼此因力應亦

不生同本無故若尔一切因果皆無

便違自宗所說因果有說果體本有

而生為破彼言復說頌曰

本有而生者後有復應生

論曰若諸因中本有諸果何故非等

後不更生後位如今果應更起今位

如後果不應生又果本來因中有體
何故此位乃說為生若言今時方得
顯者顯不離體應本非無今位如先
亦應不顯先同此位顯應非無顯本
非無今復顯者後應更顯是則無窮
本有與生義相乖反言果本有生必
不成既無有生果義便失異義既失
便無有因則違自宗有因果義

復次果先無論作如是言果或違因
故非並有此言非理故次頌曰

果若能違因先無不應理

論曰勝論者說果或違因或不違因

果違因者合違於業合果後生前業

減故又相違法略有二種一能障導

二能壞滅後謂合德滅壞業因初謂

合德障導重等今其所起障等業無

如是合德其體未有應不能違先所

起業世間未見無體能違汝不應言

合德與業如因與體俱有相違勿違

自宗因果不並若許一念業與合俱

共知故不應言果先非有

復次果先有論作如是言一切因中

果體先有此亦非理故次頌曰
論曰數論者說一切因中果體先有
此亦不然生果顯果故說名因果體
本來已生已顯因便無用所以者何
體與顯生不相離故應如其體從本
非無本有顯生因義非有因非有故
果義不成便違自宗立有曰果

復次諸法生時義不成故不應定執
諸法有生所以者何故次頌曰
此時非有生彼時亦無生此彼時無生
何時當有生

論曰果已有時其體有故如本有法
應不名生果未有時其體無故如定
無法亦不名生又諸果法用起名生
其體既無用依何立又能生果故說

名因果體既無因何所起既無所起

因義不成因義不存果從何出除此

二位更無生時故定無生如虛空等

又若執法體恒是有定不名生無所

起故用雖有起此在未來無故非生

現在已有自宗不許除此二位無別
生時是故無生其理定

六三身釋卷第九 第四張 是

四

六三身釋卷第九 第五張 是

五

六三身釋卷第九 第六張 是

六

或勝記執多實為因積集共生一合德果闢衆緣時未有合德由是故說此時無生具衆緣時已有合德由是故說彼時無生以初合時合體有故應如後位不得名生後位已生不重生故可不名生初位不然名生何咎後若不生果應違實而汝不許果實相違障破相違合德違業不違於實前已略明除此彼時更無異位是故合德決定無生如是色等依託實因實未有時果體未有由是故說此時無生實已有時果體已有由是故說彼時無生以初有時色等有故應如後位不得名生離此彼時更無別位是故色等決定無生如是合德障等重等令其不生墜墮等業此能障體有時無時彼業不生准前應說離有無府更無異位故墜等業決定無生或數論執乳等因變成酪等果故說名生因體有時因性未變由是故說此時無生若於今時因性已變便失因性應不名因果體有時因即成果由是故說彼時無生若於今時果體

生者應異法起非即因成除此彼時更無異位是故酪等決定無生自性等因成大等果准此推究皆非有生復次所生無故生義不成所以者何故次頌曰

如生於自性 生義既為無於他性亦然生義何成有

論曰說常有宗色等五蘊數論外道樂等三德諸法生時不令自性有變異故生義不成法未生時一切生用皆未有故生義不成諸法生時不令他性有變異故生義不成諸法生已一切生用皆已息故生義不成不可說言色等樂等相用有變故說名生

以於生時性與相用若一若異遇等

違宗亦不可言色等樂等自性有變

論曰果先無論於未生時三位不成無無別故初中後位依有而彰未生體無如何可立或應許果未起非無見彼二時唯依有故果先有論於未王時三位不成有無別故有體無別相用未興如何可言三時有異又此三位既不同時生亦不成故次頌曰

初中後三位 生前定不成

論曰果先無論於未生時三位不成無無別故初中後位依有而彰未生體無如何可立或應許果未起非無見彼二時唯依有故果先有論於未王時三位不成有無別故有體無別相用未興如何可言三時有異又此三位既不同時生亦不成故次頌曰

二二既為無一一如何有

論曰初中後位相待而成二二既尔一豈有亦不可說三位同時初中後名依時立故又不可說三時並有勿有此三相雜亂過汝亦不許三位同時故有一時三定非有若言覺慧於色等法觀二二時立一一位是則三位假有真無違汝師宗三時實有是故三位唯假非真不應定執果有三位

復以色等諸法決定無生能生因緣不成立故生者決定從自從他從俱因緣三皆不可為顯此義故說頌曰非離於他性唯從自性生非從他及俱故生定非有

論曰一法一時自為因果理不成故非從自生若一體中有二相別說為因果自義不成自言遮他顯於自相果從因起何謂自生又體如相應不成一如其體應不成二是故所言一體二相說為因果理必不成又自生言依義生不依義生者則非自生不依義生便同樹響何能定表諸法自生又自生言依慧生不依慧生者

則從他生不依慧生應同狂醉言無根系難可信依又自生言生他解不生他解者便失自宗他解不生發言無益何緣強立自生論耶現見世門法從緣起言自生者與此相違又若自生應違世法刀不自割針不自縫又自生言依汝生不依汝生者非謂自生不依汝生應非汝說哀哉愚昧不識自言又言自生同無因論撥無一切生果因緣有作是言自不生自生時無故如已滅無若言生時其體已有應如現在生用唐捐體顯名生亦不應理顯與體異便失自生顯與體同顯應本有顯若本有生用應無取其異相次於因果觀後念前建立自他二相差別後發語時不觸前二但隨想說法從他生故法喻同無前過失此教非理所以者何異物同時無因果義因之與果必不同時父子不然何得為喻又若假說此義非無熟對名他因緣名他對於自果自果未有他義不成若言生時自果已有因緣無用非謂他生顯故名生亦不應理顯不離體應本非無又因名他說彼為他何假繁詞固相徵難隨意勿說他與非他必有能生所生差別此足為喜何藉多言言隨欲生無勞窮詰惣汝常喜熟與相遠憂喜自心妄想生故汝言必有能生所生為假為真隨汝意答若言是假違汝所宗

若言是真難詰何各所生未有對所
能生能生已無所生何對故就勝義
他生不成依世俗論徒言無益夫興
評論為見不同舉世咸知何勞汎說
故不應執定從他生自他俱生亦不
中理如前二失積在汝宗別既不成
據如何立由是諸法決定無生自他
俱生皆非理故

復次能生所生同時前後俱不應理

故定無生所以者何故次頌曰

前後及同時二俱不可說故生焉範等
唯假有非真

論曰若所生法在能生前既離能生
所生何有此所生法設離能生是則
能生便為無用若所生法在能生後
無所依止何有能生設離所生能生
何用又此二法若不同時能是誰能
所為何所若所生法與能生俱生既
同時應不相待如牛兩角不相依
應無能生所生差別所生未有能生
亦無所生有時能生何用如是二法
前後同時理俱不成故生非有隨俗
說有能生所生不可推徵時分同異

復次執果有生必依新舊新舊無故
生不得成由二俱非諸法自相承相
違反必不同時設許同時應離法有
若離法有誰舊誰新汝不應言異體
相表現見法外無舊無新亦不應言

同體俱有更相違故如善惡心前後
亦非故次頌曰

舊若在新前前生不應理舊若居新後
後生理不成

論曰現見世間前新後舊不應蔽執
前舊後新要前有新後轉成舊若
前有新則為無新名前生舊名後故
新若無者舊亦應無新舊既無生依
何有舊居新後理亦不然法新起時
既無有舊體無別故後亦應無若言
後時別生舊體是則新起何謂舊生
後生嬰孩赤色未變而名者舊理必
不然若法初生而名舊者則一切法
不因去來已滅未生無因用故豈不
現在將欲滅時有體為因生未來果
體相是無因用非有又現在法體相
已成豈更藉他三世因起未來果法
不因去來已滅未生無因用故豈不
現在將欲滅時有體為因生未來果
未來無體生何所依若言未來生時
有體應名現在何謂未來汝不應言
生即是生亦不可說有即是生有若
即生生應現在生若即有有應未來
有在未来未來應現在生居現在現
在應未來則違汝宗世相指定亦違
自說生在未来故不可言現在將滅
為因引起未來果生生時有無皆有

新舊生豈得成然諸世間見有為法
相似相續謂為一體前盛後衰說為
新舊聖隨彼說有舊有新依此立生
假而非實

復次果體若生必依過去未來現在
因體而生然皆不成故次頌曰
現非因現起亦非因去來未來亦不因
去來今世起

論曰現在果法非現因生因果同時
理不成故雖形影等因果同時是假
非真隨俗而說去來二世已滅未生
體相是無因用非有又現在法體相
已成豈更藉他三世因起未來果法
不因去來已滅未生無因用故豈不
現在將欲滅時有體為因生未來果
未來無體生何所依若言未來生時
有體應名現在何謂未來汝不應言
生即是生亦不可說有即是生有若
即生生應現在生若即有有應未來
有在未来未來應現在生居現在現
在應未來則違汝宗世相指定亦違
自說生在未来故不可言現在將滅
為因引起未來果生生時有無皆有

失故

復次有說未來體相具有由此生用得有所依生遷未來令入現在滅遷現在今入過去為破彼言故說頌曰若具即無來既滅應非往論曰猶如現在體相具故未來不應來入現在或應未來非現等故體相不具猶若空花又應未來非現在故猶如過去不入現在又若未來體相已具應無生用猶如現在或未來世生用應無以非現在猶如過去色等諸法雖居現在定當滅故亦名為滅此現在法不往過去時定異故猶如未來又現在法應如過去不往過去由非未來又過去時非現所往如未來等世所攝故現在亦非未來所入世所攝故猶如未來過去未來非現等故應如兔角體相俱無未來體無生依何有故不應執色等果生生既是無滅亦非有但隨俗說有滅有生似育而無猶如幻等為顯此義復說頌曰法體相如是幻等喻非虛論曰色等諸法前後際無現不久停

猶如幻等又色等法若從緣生如幻
所為皆非實有非緣生者皆似空花
性相俱空不應言有法既非有生等
定無如何可說生遲未來令入現在
或委見生今過去

復次若離所相別有生等應如色等有生等相則生等相應無異體所以者何故次頃曰

論曰一體一時有衆多相乎相違及
理必不成若執同時體應各異既執
體一應不同時執不同時亦不應理
所相體一如何異時法體生時住滅
未有至住滅位生相已無而言體同
極為迷謬若言前後相異體同善惡
色心體應是一然捨前相後相起時
體與相同應有捨得如何可執前後
體同三體不同亦不應理以生住滅
遍諸有為三體如何各唯一相許各
一相理亦不然滅體無生應非因起
生體無滅應性是常住無滅生應非
茲攝若許一一復有三相有如前過

論曰若生等相自所依俱如自所依
別有生等此生等相標幟既同其體
如何展轉有異若言生等如色等法
雖生等俱而體有異等相別體異
可然生等相同體如何異生等作用
既有差別應如色等其體各異此因
不定如眼等根用雖有多而體一故
用有差別不可例同眼等用殊時同
故體一生等用別時異故體多生等
何緣用時有異自體俱起不待異時
作用如何待時有異生滅二相初既
用無後亦應然體無別故或復生等
同與法俱等有生故應乎相似一一
皆有他諸作用或自作用一一皆無
是故不應別有生等

所相異能相 何為體非常

論曰色等諸法若異生等如擇滅等

應無生滅不應觀彼皆是無常觀彼

無常應成轉倒若言色等與生等合

雖觀無常而非轉倒如名杖角以作

人牛此不應余異生等故應似無為非

生等合色等生等體相若異如何以

一心慧而觀謂色等生色等住滅故

色等法非異生等不異亦非故次頌曰

不異四應同或復全非有

論曰若色等法不異生等應如生等

析一成三生等亦應混三成一與色

等法體不異故或生等相各失自體

與其住等體不異故色等亦然應失

自體與其生等體為一故是則應無

所相色等所相無故能相亦無則無

有為無為亦余相待立故一切應無

故色等法非異生等

復次因果有無皆不可立生依彼故

亦不得成所以者何故次頌曰

有不生有法有不生無法無不生有法

論曰有生有法義不得成生有同時

遙相違故有生無法亦不得成如已
如未生無非能生故無生無法亦不
得成如前二無非因果故或二無法
因果不成如畢竟無非因果故如是
已破因果異體為破同體復說頌曰

有不成有法有不成無法無不成有法
無不成無法

論曰有成有法其理不成有法已成
成無用故成復成者成則無窮若成

異相其體應別相異體一理必不然

相與其體不相離故有成無法理亦

不成其相異故如苦樂等或復有無

應無差別有無體一與理相違無成

有法其義不成如有成無所說過故

無成無法義亦不成如前有無打成

過故或復無者即是數論所執自性

不依他成雖有隱能而無顯體依彼

所執故說為無如是有無因果同異

皆不成故決定無生

復次已生未生生用已滅及未傳故

俱無有生除已未生有生時體不可
知故亦無有生若言生時二半為體

謂生半分半分未生此亦不然故次
頌曰

半生半未生 非一生時體或已未生位
應亦是生時

論曰半生未生非生時體生未生故

如已未生如已未生有二相別非生

時體生時亦然有生未生二種相異

如何可立為一生時或應已生及未

生位亦共合說為一生時有生未生

二相異故如汝所執半生未生此顯

生時已未生位皆失自性故定無生

豈不生時具有二相已生半分半分

未生已生未生各有一相如何可難

令半相成一一別觀可生時異於觀

二相豈異生時若言生時體一相二

已未生位體二相殊故已未生與生

時異如何體一二相相違相既不同

體應成二非一有分從二分生勿違

生時二半為體若半已起名作生時

半既未生應名未起又半生已生用

已無半復未生生用未有如何二半

合立生時若生用無名生時者已未

生位應名生時便失自宗三位差別

故離二位無別生時生時既無二位

廣百論卷第九第十九

廣百論卷第九第十九

得時而可見

廣百論卷第九第十九

非有是故諸法定無生

復次應問迷徒生時自性為因緣起

為是自然初且不然故次頌曰

生時若是果體即非生時

論曰若生時體從因緣生即非生時

已有體故未來將起故名生時未來

體無說誰為果若言此位觀待當來

至現在時名為果者亦應說近何立

遠名如是生時非已生故如未生位

非實生時又此生時時遠攝故如已

滅位何謂生時若言生時體雖未有

衆緣會故已得近名同是未來體俱

非有餘遠此近差別何緣亦違汝宗

去來皆遠故汝所執但有虛言後亦

不然故次頌曰

生時若自然應失生時性

論曰若生時體非因緣生應是無為

失生時性若非緣起得名生時一切

無為應生時攝又非緣起應類空花

體既是無豈生時攝若體非有名作

生時即一切無應生時攝是故諸法

無實生時

復次有作是說若無生時已生未生

亦應非有生時已過未至生時建立

已生未生二位生時無者二位亦無

又無生時三位應合故有二位中間

生時為破彼言故次頌曰

已生異未生別有中間位生時異二位

應別有中間

論曰若謂已生未生不合由生時位

隔在中間若無生時二位應合如兩

界首必有封壻是故生時定應有者

生時二位應有中間未生生時生時

生已更相異故如是中間復有中間

展轉增長有無窮過過無窮故難立

生時又已未生種類別故如色聲等

無別中間既無中間生時何有又生

時位若在未來即名未生未未攝故

若居現在即名已生現在攝故若非

現未不名生時如過去等是故諸法

無別生時

復次假許生時已未生位三分各別

而審推徵為捨生時得已生位為當

不捨得此位耶初不應然故次頌曰

若謂生時捨方得已生時是則應有餘

論曰已生生時必不俱有時分異故猶如去來若已生位有生時者或應同體或異體俱則非已生從生時起自此自起世現相違俱有非因果如牛兩角若言一體二相不同得說為因無斯過者二相前後體不應同二相俱時應非因果又若同體生時已生於自他性應失應得相不離體如體應同體不離相如相應別體同相別理必不然法之與時體無有異故不可說時異法同一法一時有同有異說為因果理必不成如從生時至已

高麗大藏經卷第九 第三張 是
生位進退徵責過難多迷徒未生時
至生時位研覈詰問如理應思是故
生時非別實有
復次立有生時已生位別此無實義
但有虛言所以者何故次頌曰
未至已生位 若立為生時 何不謂無瓶
論曰若立生時非已生位將至此位
名作生時瓶名已生生時未至已生
位故後體定無瓶體既無生作何法
不可無法名作生時勿一切無皆名
生位故應於有立生時名若謂生時
其體已有無斯過者此亦不然未至
已生而未生位無差別故有義不成
若謂生時是未來世重後位故非體
全無此不應理同未來攝等非已生
無前後故若未來世半有半無有同
已生世應雜亂故生時位但有虛言
生時既無生亦非有
復次若謂生時體雖未滿而用起故
非是全無非有非無不同兩位是故
諸法別有生時此亦不然故次頌曰
非生時有用能簡未生時 亦非體未圓

高麗大藏經卷第九 第三張 是

高麗大藏經卷第九 第三張 是

高麗大藏經卷第九 第三張 是

高麗大藏經卷第九 第三張 是

別於已生位
論曰未生生時無用有用二位差別
體有應是已生設許生時有能起用
而體未有應名未生非未生名別有
少法但遮已起名未生時既名未生
何能舍彼若少有體應名已生既非
已生應無少體不可一法半有半無
有無相違不同體故若許體別有即
已生無即未生生時豈有故離二位
無別生時
復次或應生時即已生位非無有故
如已生時為顯此因故說頌曰
前位生時無後位方言有義成已生位
故此位非無
論曰未起用時名為前位於此前位
未有生時正起用時名為後位於此
後位方有生時是則生時成已生位
謂有及無如是有無二位所攝除此
無別中間生時汝等何緣非理橫執
此極重淺而汝尚迷況復幽微汝能
思測故應信受無別生時生時既無
生如何有是故諸法理實無生生既
實無住滅亦尙生為先故非有義成
有即已生中無異位依何而立別有

生時是故生時即已生位非無有故
如已生時又此生時應許有體若無
有體生用應無體用並無生時豈有
體用非有因緣和合應無所為有不
若無體用而有生時則一切無皆應
頌起無無異故如此生時又若生時
有即已生更無異位故不應立別有
生時
復次無別生時理應信受愚猶固執
若復推徵如是生時為無為有有即
已起無即未生除此孰為生時位體
為顯此理復說頌曰
前位生時無後位方言有義成已生位
誰復謂生時
論曰所執生時推徵其性不過二種
謂有及無如是有無二位所攝除此
無別中間生時汝等何緣非理橫執
此極重淺而汝尚迷況復幽微汝能
思測故應信受無別生時生時既無
生如何有是故諸法理實無生生既
實無住滅亦尙生為先故非有義成
有即已生中無異位依何而立別有

復次已別廣破果先有無為總略遮
果先有等故於品後復說須曰
諸有執離因無別所成果轉生及轉滅
理皆不可成

論曰數論所執果不離因果同其因
體本實有如是果體生滅不成果不
離因同因常故因果體一差別理無
諸法性常無增無減是則所作唐設
其功少有所為便違自論有不可滅
無不可生大等亦應無生滅義即自
性故如樂苦癡又大不應從自性起
自能起自世現相違是則世間現見
因果生滅作用一切皆無世現所知
汝尚誹毀況能信受深隱義耶如是
觀生都非實有生無實故滅亦實無
但隨世間說有生滅隨世所說是俗
非真勝義理中無生无滅一切法性
非斷非常生滅既無法應常住如前
廣破常性實無若尔應無一切法性
不尔我說俗法非無豈不我宗說一
自性轉變力故無所不為雖有所為
而無生滅斷常等過所以者何果起
不生性變成因果謝不滅歸本性故

果性非常前變滅故果性非斷後變
生故轉變非恒故非定有自性不易
故非定無此亦不然諸法生滅理既
不立汝宗所執轉變豈存又轉變言
及自性等前已廣破無宜重執故汝
所說理必不然有作是言我經訛等
因緣和合無間果生果起酬因復能
生後如是展轉無始時來因果連綿
相續不絕無有生滅斷常等過所以
者何相續無始故無有生未得對治
相續不盡故無有滅相續改轉所以
非常相續連綿所以非斷非一性故
亦非轉變此亦不然若有生滅可有
相續生滅既無相續何有無生滅義
前已廣論相續有終是則為斷相續
無始是則為常相續體一即有轉變
故立相續過失彌多有作是言我說
諸法常有部等一切有為從本以來
往相實有酬前起後三世遷流無有
斷常生滅等過所以者何體恒有故
無生無滅有為相合所以非常果起
酬因所以非斷常念別故非變非續
此亦不然說常有宗先已破故色等

論法體若恒有應以無為離有為如
便同數論一切皆常不可說言用有
生滅用不離體應同體常體不離
用應非恒有若用本有應不名生若
用本無應非可起用未生位生用未
有不可名生用已生位生用已息亦
不名生除此二位無別生時前已廣
說故不可執諸法用生生既是無滅
亦非有又若色等有為相合故是無
常此有為相無餘相合應非無常若
言此相與餘相合是則無窮若言有
為有大小相展轉相非無窮者此
亦不然如色等法餘相合故不名能
相生等亦然與餘相合應非能相
亦不然如色等法餘相合故不名能
相生等亦然與餘相合應非能相
為能相若別有相應至無窮若別無
相應成常住又有為相定非實有若
實有者與理相違所以者何如無為
法有無為相離法實無此亦應然同
三相故無為實有前已廣遮一切有
為亦非實有以慧分析便歸空故又
對無為立有為法無為無故有為亦

寶書論釋卷第九 第二張

寶書論釋卷第九 第二張

是

無有為無為若從緣起即同幻事若不藉緣便似空花故不應執以為實有如契經言有為無為皆是世俗分別假立其體俱空除為無為更無別法設復說有但是虛言有為無為攝

一切法此二空故諸法皆空空中都無分別戲論虛通無尋即聖慧明故契經言一切諸法從本皆空空即無性由無性故即是般若波羅蜜多其中都無少法可說為生為滅為斷為常為一為異為來為去天帝當知若有淨信諸善男子或善女人能如是說不誘般若波羅蜜多異此說者皆名為謗若說常空應墮斷滅常無不墮此邊執常不空應墮斷滅常無因果名斷滅故我諸所說皆是遮言遮謂遮他生滅等執無生非滅唯為遮生無滅非生但為遮滅非斷常等類此應知雖涅槃時生死斷滅此方便說是假非真如說天中有常樂等是隨俗說非稱實言應以前說諸句文詞隨其所應破諸妄執我等皆妄誰復為真謂畢竟空心言路絕分別

戲論皆不能行唯諸聖賢內智所證是故智者憲正勤修證此真空捨彼妄執

大乘廣百論釋論卷第九

聖美善薩本譲法菩薩釋
三藏法師玄奘奉 託譯

大乘廣百論釋論卷第十

是

義誠弟子品第八

聖美善薩本譲法菩薩釋
三藏法師玄奘奉 託譯

復次正論已立邪道伏膺於密義中尚餘微滯以淨理教重顯真宗遣彼

餘疑故說頌曰

由少因緣故 猛空謂不空 依前諸品中理教應重遣

論曰雖一切法本性皆空而初學徒未能見故追愛妄有怖達深空或為餘緣未能決了以正理教重顯前宗令彼除疑捨諸倒執既一切法本性皆空未達此空以何為性諸法無我此復云何謂無自性應正曉亦何假轉音正示無由以無體故但可假說諸法無我無性可取故名為空如契經言空名諸法無我無性無執無取勝義理中都無少法有我有性可說名空若尔空名應不可說實不可說但假立名如說太虛雖無自性實不可說而假立名空既離言有應可說

亦不可說實無體故如說諸法實性

廣論解卷第十一 第二之

三

空義應先立

亦不可說卷第十一 第三之

三

復說頌曰

廣論解卷第十一 第四之

三

都無無性理中無二無說若余說者

言及所言一切皆空今應無說既有所

說應不皆空為顯此疑故次頌曰

能所說若有空理則為無

論曰言能說者謂能說人言及所言俱

名所說此三極攝有為無為謂眼等

根及色等境此若實有何法為空為

遣此疑故復頌曰

諸法假緣成故三事非有

論曰能說言義三事性空假託衆緣

而成立故餘宗亦許諸法名言皆是

自心隨俗安立如是說者言及所言

皆勝義無唯世俗有如何謂此三事

不空云何定知三事非有謂依他立

如幻所為不休他成皆如兔角是故

三事自性皆空為益世間假有言說

又汝何為疑難真空我意猶記成昔

有見應捨此意所以者何非破他宗

能成已見如破他說無導故常非即

能成自無常性設有此理汝亦不成

所以者何故次頌曰

若唯說空過不空義即成不空過已明

論曰若唯破空不空成者不空已破

空義應成前諸品中已說一切立不

空過汝不空義終不得成非顯他人

有失無德即能成已有德無愆要具

二能方成已見謂立與破故次頌曰

諸欲壞他宗必應成己義何舉談他失

而無立己宗

論曰要具立破自見方成立破二能

見所依故唯彰他失不顯己宗自義

得成終無是理何緣汝輩唯樂破空

不念欲成己之有義故於立破二事

應均方可得成自宗有義汝欲立有

畢竟無能故諸法空其理決定豈不

空論此過亦齊不顯己宗唯彰他失

此質非理空無我宗前諸品中已廣

顯故然空無我遣有我成故破汝宗

我宗已立若余空論但有虛言空無

我名無實義故如是如是誠如所言

空無我名是假非實為破他執假立

現見對此安立為證有因所見若同
可引為證所見既異誰肯順從是故
空因不違現量能立諸法性相皆空
瓶等諸塵世間現見若以比量皆立
為空是則世間無不空法空無翻對
應不得成為舉此疑故說頌曰

若無不空理 空理如何成

論曰夫立空理翻對不空不空若無
空亦非有如何可立諸法皆空為決
此疑故復頌曰

汝既不立空 不空應不立

論曰立不空者翻對於空既不信空不
空焉立如何可立諸法不空汝不信空
而得立有我不執有何廢立空若言不
空亦有所對謂汝有無及定無空我

空亦然對世俗有違彼妄有故立真
空又所立空專為違執不必對有方
立於空如為違常說無常教雖常非
有而立無常又汝此中不應疑難翻

對在有不在於空有事非無有翻有

對空理非有何對何翻若謂不然空
是宗故如立空等無常為宗此無常
宗既定是有空宗亦尔應必非無此

說非真因不定故世間現見無亦是
宗理亦應然故次頌曰

若許有無宗 有宗方可立 無宗若非有
有宗應不成

論曰無宗若有對立有宗無宗若無

有宗何對若言無對而立有宗即自
違前責空有對若一切法無不皆空

無我真空咸同一味如何現見諸法

不同此亦不然世俗有故勝義無故

理不相違為顯此義故說頌曰

若諸法皆空 如何火名煥 此如前具遣

火煥俗非真

論曰若一切法本性皆空如何世間

有火等異世俗事有諸法不同勝義

理空無火等異故汝疑難於理不然

火等如前破根境等已具觀察是俗

相續輪迴非定執無何得為難我說

世俗因果非無諸佛世尊智見無等

亦未曾詳定有定無如契經中佛告

迦葉諸法性相非有非無有是一邊

無是第二謂常與斷此二中間無色

無見無住無像不可表亦不可施設

此竟說言世俗有故依之建立生死

輪迴勝義空故諸法性相非有非無

心言路絕若一切法真離有無復以

何緣而言俗有真雖無二俗有何乖應

論曰邇所遮故建立能遮所遮若無

見何過而捨

若謂法實有遮被說為空 應四論皆真

論曰邇所遮故建立能遮所遮若無

離於真別有其俗雖不相離而義有殊俗順世情真談實理故真無二俗有多遙又一切宗皆許無二而有種種體類不同是故不應輒生疑難為顯此義故說頌曰

若真離有無何緣言俗有汝本宗亦令致難復何為

論曰若色等法真離有無復有何緣而言俗有因果不斬生死輪迴俗順世情因緣假有真談實理非有非無汝等本宗皆許無二而言法有難

何為所以者何如諸句義非即是勿一切法其體皆同亦非非有勿一切法其體皆無非有非無雖諸法而立種種句義不同我法亦然何煩致難由此道理餘難亦通所以者何故次頌曰

諸法若都無差別應非有執諸法皆有差別亦應無

論曰若一切法實性都無所有世間因果差別謂從眼等眼識等生此皆應無無別故此同上釋謂不執無執有執無皆非理故又若執有其過

亦同所以者何若一切法皆同有性

所有世間因果差別謂從眼等眼識等生此皆應無有無別故定於有上隨相不同建立世間諸法差別我亦如是真故雖空於俗有中建立差別故汝所難即為唐捐有劣慧人復生疑難若法非有則定應無能破有因此

難非理世俗有故汝執非無能立有因何故非有為顯此義復說頌曰若謂法非有無能破有因破有因已明汝宗何不立

論曰若謂諸法性相皆無能破有因亦非有者此慧極劣以於現前應顯事中不能了故世俗所攝能破有因

前已廣明何謂非有汝不可說俗有非因勝義理中無立破故若不忍詐能破有因何不立因諸自宗有如我廣說能破有因汝立有因一未曾見如何可執諸法非空空言是破他便立有言是立自立方成是故我空無勞別立汝所執有湏別立因別因既無何緣知有破因易得立因難成故破有因未為奇妙若尔汝宗何不

破空為破彼言故說頌曰說破因易得是世俗虛言汝何緣不能

達破真空義

論曰破因易得是俗虛言未見有因諸法性空易立難破諸法性有難立易傾真偽皎然如何固執有設立破固網所籠自出無能矯作是說聲為定量表法有無既有有聲法應定有法若非有有聲應無為破此言故說頌曰

有名詮法有謂法實非無無名表法無法實應非有

論曰彼立諸名以聲為性此立名等非即是聲故但舉名以破彼執有聲詮有汝執所詮法實非無無聲表無應信所詮法實非有無聲非量便自違宗故汝所言非為證有此劣慧者欲脫己憊徒設功勞終不能免依實有法立實有名因實有名生實有解法若非有應無有名若無應無有解既有有解故法非無此亦不然假

立名故為顯此義故說頌曰

由名解法有遂謂法非無因名知法無

應信法非有

論曰若聞有名生於有解遂謂諸法

是有非無既聞無名生於無解應信

諸法非有是無此既不然彼云何尔

依名生解是證空因謂為有因必不

應理法體若有何待有名既待有名

方生有解故知諸法體實為無但假

立名世共流布有名決定無實所詮

如人号牛依想立故名能遣有而立

有因不異有人以明為闇有若可說

是假非真所以者何故次頌曰

諸世間可說皆是假非真離世俗名言

乃是真非假

論曰世間言說皆隨自心為共流傳

假想安立法若可說是假非真非假

是真定不可說諸可說者皆俗非真

前諸品中已廣成立故所執有是假

非真如舍如軍可言說故一等四執

非真如舍如軍可言說故一等四執

前已具遮更不立餘真實有法是則

謗諸法為無可墮於無見唯獨諸妄執

廣百論釋卷第十一 第十一張 是

如何說墮無

論曰謗諸有法可墮無邊唯遣妄情

若墮無亦隨遣又世俗有前已數論

故不應言此墮無執唯許俗有真應

是無不許真無應許真有此言非理

故次頌曰

有非真有故無亦非真無既無有真無

何有於真有

論曰若有真有可有真無真有既無

真無豈有無真無故真有亦無真非

有無如前屢詳如何復執真是有無

若真非無何意頻說諸法性相俗有

真無此說意言唯俗是有真無此有

故說真無若余此真俗無為體若不

余者應別有真若別有真有非唯俗

有既唯俗真體應無真體若無何欣

修證此中一類釋此難言我說真無

是遠非表世間妄見執有為真遠此

有真不表無體然其真體即是俗無

非離俗無別有真體言真無者謂俗

無真此遠其真無別所表此於言義

餘法別有所詮是遮表言遮餘法已

表餘共相如非衆生非黃門等若遮

其力斯竭如勿食肉勿飲酒等此真

無言唯遮其真無別所表不言可悉

如非有言唯遮其有不詮非有亦不

表餘若詮其無或表餘法則不應說

此非有言若非有言詮於有者非無

之說應表其無如是遮言愚智同了

彼無疑難重說何為彼難意言有若

唯俗真即非有何所修證但說真無

是遮非表乃至廣說豈釋難耶復有

釋言修無我觀方便究竟見真理時

一切俗有皆不顯現故說真無此亦

不然意難了故若俗非有說名為真

應無所證若別有真是所證者則不

應言有唯是俗又違經說都無所見

乃名見真少有所見即非見真是故

此言亦非正釋如是釋者應作是言

真非有無心言絕故為破有執假說

為無為破無執假說為有有無二說

皆世俗言勝義理中有無俱遣聖智

所證非有非無而有而無後當廣說

諸善惡業沒三有海相續輪迴三苦

有作是難證法空因為有為無有則餘法亦應是有無則不能證諸法空為舉此難故說頌曰

有因證法空法空應不立

論曰空必依因方可得立若不尔者一切應成因既不空餘亦應尔唯陽焰等水等性空則所立宗皆不成就為釋此難復說頌曰

宗因無異故因體實為無

論曰數論師等分別無異勤勇無間所發等因皆即是聲應如聲體不通餘故因體不成勝論師等計分別或異不異其不異者過同前師異即如前諸品已破故異不異皆不成因由此故說宗因無異因體實無又所立因體若實有應與宗體或一或異必然不可說因與宗體或一或異非一異故猶若軍林是假非真世俗所攝隨順世間虛妄分別建立種種宗因不同遣諸邪執邪執既遣宗因亦亡故不可言法同因有宗因假立皆俗非真復有難言證法空喻為無為有無則不能證諸法空有則諸法如喻

應有此亦不然故次頌曰

內我同烏黑

論曰喻則是因一分所攝既俗有諭亦應然芳謂離因別有喻體以例諸法是有非空此定不然離因之喻必不能證所立義宗如所立宗非因攝故若非因喻能立義宗內我如烏黑性應立又應一切所立皆成無因事同易可得故由是喻體必不離因故應同因不可為難若一切法本性皆空證見此空有何勝德為說此難故說頌曰

若法本性空見空有何德

論曰非於離我諸行法中證見我空少有勝德諸法亦尔若本性空證見此空何所饒益若無所益何用劬勞修能證空無量加行為釋此難復說頌曰

虛妄分別縛證空見能除

論曰諸法諸行雖空無我而諸愚夫虛妄分別執一異等由此虛妄分別勢力生長貪等煩惱隨眠隨緣發生

所前不能自出勤修加行證無我空漸次斷除虛妄分別隨其所應證三菩提自利利他功德無盡虛妄分別其體是何謂三界心心所有法豈不此法亦本性空如諸愚夫所執色等何能引苦煎迫有情若此雖空而能引苦是則色等亦有此能何故但言虛妄分別雖色心等皆本性空而要依於虛妄分別計度諸法為有為無因是發生雜染清淨由斯合識染淨不同是故但言虛妄分別法若實有是事可然法既實無如何計度為有無等染淨不同如夢等中雖無色等而有種種相現分明此喻不然於夢等位有分別故作用非無分別為依現諸境像起諸染淨是事可然今既皆空無實分別誰能起此作用不同無體有能曾所未見若無有體而有功能兔角龜毛應皆有用又無煩惱或無善根而諸有情有染淨者已斷煩惱應更輪迴未種善根應獲常樂此中一類釋此難言世俗非無故無

無此亦不然青黃體異可據自有望

此失應問世俗非諦實耶彼答不然隨世俗量是實有故亦名諦實如何

可說一法一時有無相違俱名諦實生等亦尔一法一時有生無生有滅無滅有斷無斷有常無常有來無來有去無去乃至廣說更不相違如何可言俱是諦實彼作是說一法一時無義為真有義為俗義差別故互不相違猶如世間施等善法性有漏故得不善名善根相應故亦名善俱名諦實而不相違此理不然施等善法觀待異故可不相違一法一時有無二諦無別觀待何得無違所以者何安和名善有二種所謂世間及出世間出世善法畢竟能害煩惱諸經究竟安和名勝義善世間善法暫時有能畢竟無能暫時能伏煩惱經故名世俗善非水能斷煩惱經故亦得名勝義不善此善不善不相違名為勝義不善此善不善不相違刹那說名有能過此已後必不能住

既無有體誰名無能由彼體無能定非有能非有故即名無能或能無能時分無異所望境別故不相違所以者何暫時能伏貪等經故名為有能不能斷滅貪等種故名曰無能如服酥膏能除風疾不遣痰癆有能無能時分雖同而所望境有差別故不相違一法一時有無二諦境無差別何得無違彼復救言如一念識我執依故世俗名我由勝義故亦名無我我無我別而不相違一法一時有無亦尔雖無境別而不相違此亦不然我無我義不相違故所以者何一刹那心不自在故名為無我我執所依亦名為我如契經言若識是我應得自在不應轉變而諸愚夫依發我執故說名我不自在義我執依義雖同一識而不相違一法一時有無相及俱名諦實豈得無違沒今為成有無二諦同在一法不不相違雖引衆多世間譬喻種種方便終不能成彼重救言如一青色據自故有是故無諸法亦然一一法性據俗故有是真故異故而不相違第二刹那施等不住

無此亦不然青黃體異可據自有望他為無俗之與真其體不別據自可有望誰為無尋究其俗實即是真非孝彼青實成黃色故汝所立法喻不同又俗與真體不相離如何俗體望真為無如契經中佛告善現世俗勝義無各別體世俗真如即是勝義非離其色別有於空乃至識空亦復如何一法無別境時二義相違俱是同安立二諦世俗諦語近顯俗情勝名諦實由是古昔軌範諸師情事不同安立二諦世俗諦語近顯俗情勝義諦言遠表實事世俗諸法雖稱俗情而事是虛故非諦實又現量證緣起色心言不能詮應非俗諦故契經說所有世間名句所詮名為俗諦此經意說世共所知能詮所詮相應法說名為俗諦現量所證緣起色心非言所詮亦非俗諦若言假立名言所詮故此色心亦俗諦攝究竟勝義應亦非真假立名言所詮故究竟勝義無此色心真理都無事有法故非二諦攝此法應無則違世間現量所證若

言是有非二諦收應立第三非真俗

者不捨世俗又世俗法不可研窮此

增減二邊

廣論卷第十一

是

七

諦若言雖有緣起色心是諸世間現
量所得而非究竟勝義諦假說名
為世俗諦攝隨意假立世俗名言有
實色心則無諦論此為依故染淨義
成若謂色心世俗故有由勝義故非
有非生如是所言為有何義若言如
彼無分別智所行境界究竟空無不
如是有故說非有若尔所行究竟無
故無分別智應不得生設許得生亦
非真智緣無境故如了餘無智既非
真境應是俗雖言色心不如是有而
復彌顯色心實有由說非有究竟無
故無異相故定應是有既定是有由
是亦應許此色心實有生等若汝意
先審定勝義是何然後可言此非勝
義若言勝義是無分別智慧所行究
竟空無此先已破謂彼所行究竟無
故無分別智應不得生乃至廣說又
此所行非真勝義以是無故猶如兔
角或非有故如彼空花若言勝義是
可研窮此亦不然境無異故夫研窮

可研窮應離世俗然非離俗別有勝
義故不可說此可研窮是故汝言非
勝義翻若謂餘宗所執勝義都非有
故是勝義相此亦不然彼謂緣生暫
住等性名為勝義今徵非有便違日
宗及現量等若言諦實是勝義相是
則世俗應非諦實何故前言俗為諦
實設許唯說非有非生名為諦實是
有是生唯假言說妄分別立既非諦
實唯假言說妄分別立如何能起染
淨作用故彼釋難其理不成非說龜
毛名為有體即有作用能縛世間復
有餘師釋此難曰分別所執法體是
無因緣所生法體是有由斯發起煩
惱隨眠繫縛世間輪迴三有或修加
行證無我空得三菩提脫生死苦曰
緣生法雖通色心而心是源所以偏
說虛妄分別能縛世間耽此能修證
空加行雖有境界若無有心虛妄尋
思終不繫縛亦不能眾修無我空證
三菩提提出離生死為證此義引契經言
遍計所執無依他起性有妄分別失壞

此中一類擇此義言名是遍計所執
義是依他起性名於其義非有故無
義隨世間非無故有不可引此證有
依他此擇不然義相違故若名於義
非有故無義亦於名是無何有又於
其義所立名言既因緣生如義應有
若妄所執能詮性無妄執所詮其性
豈有名隨世俗有詮未能汝不許為
依他起性義亦隨俗假說有能何不
許為遍計所執世俗假立能詮所詮
無應並無有應齊有如何經說一有
一無故汝所言不符經義應信遍計
所執性無是諸世間妄情立故依他
起性從因緣生非妄情為應信是有
彼證已義復引經言
由立此此名詮於彼彼法彼皆性非有
由法性皆然

此頃不能證成彼義經意不說名於
義無但說所詮法性非有辨諸法性
皆不可詮名言所詮皆是共相諸法
自相皆絕名言自相非無共相非有
此中略說所詮性無非謂能詮其性

實有故頃但說彼非有言不爾應言此性非有彼為證此依他性無復引經中所說略頃

無有少法生亦無少法滅淨見觀諸法非有亦非無

此亦不能證依他起其性非有所以者何此頃意明遍計所執自性差別能詮所詮其體皆空無生無滅離執淨見觀諸世間因緣所生非無非有故此非證依他起無若有依他何緣經說一切法性無不皆空又契經言佛告善現色等諸法自性皆無復有經言佛告大慧一切法性皆無有生先有先無不可生故此有密意密意如何謂此諸經唯破遍計所執自性非一切無若一切無便成邪見云何知有此密意耶餘契經中顯了說故謂薄伽梵說如是言我唯依於相應自性說一切法自性皆無若有如言而生執者謂染淨法自性皆無彼惡取空名為邪見相應自性即是世間遍計所執由心轉變似外諸塵依此諸塵起諸倒執因此倒執計有自他能

論所詮相應自性染淨諸法即是依他故知諸經有此密意又到彼岸般若經中佛自分明判有無義遍計所執所集所增所取常恒無變易法如是一切皆名為無因緣所生皆說為有又餘經說遍計所執自性無生依他起性所攝諸法從因緣生又慧度經作如是說行慧度者善知色性善知色生善知色如乃至廣說又諸經說諸法無性無生滅等皆應分別不可如言執為了義勿世俗諦諸法亦無便惡取空成大邪見此言非理所以者何於了義經異分別故世尊自說若諸經中說空無相無願無行無生無滅無有自性無有有情命者主宰補特伽羅解脫門等名了義經我言如來所說意趣是名於法如理作意亦名是處信解大乘若有菩薩如言取義不求如來所說意趣是名於法非理作意亦名非處信解大乘若菩薩不如其言而取於義思求如來所說意趣是名於法如理作意亦名是處信解大乘若爾云何釋此經句佛告天子汝等當知佛於菩提都無所得亦無少法可生可滅所以者何以一切法無生無滅是故如來出現世間有作是釋諸佛證得大菩提時遠離一切分別戲論雖出世間而不可說有證得等復有釋言佛以菩提為其自性故無所得如契經言菩提即佛佛即菩提故無所得如其

亦復如是此依遍計所執自性說自性空無生滅等以諸愚夫隨自心變色等諸法周遍計度執有真實自性差別世尊依彼說色等法自性皆空無生滅等依他起性由無遍計所執性故亦說為空非自性空無生滅等如來處處說三自性皆言遍計所執性空依他圓成二性是有故知空教別有意趣不可如言機無諸法如言取義名謗大乘故契經言若有菩薩如言取義不求如來所說意趣是名於法非理作意亦名非處信解大乘若菩薩不如其言而取於義思求如來所說意趣是名於法如理作意亦名是處信解大乘若爾云何釋此經句佛告天子汝等當知佛於菩提都無所得亦無少法可生可滅所以者何以一切法無生無滅是故如來出現世間有作是釋諸佛證得大菩提時遠離一切分別戲論雖出世間而不可說有證得等復有釋言佛以菩提為其自性故無所得如契經言菩提即佛佛即菩提故無所得如其

法性而覺知故不生先無不滅先有
以諸法性離戲論故無生無滅無上
菩提現在前故說名如來出現世間
又契經說善現當知色名諸色無性
之性受想行等廣說亦尔此經意明
依他起性以其遍計所執色等無性
所顯離言法性為其自性若一切法
都無所有如何無性而復言性若言
色等世俗無性即是色等勝義之性
與理相違所以者何夫勝義者分別
戲論所不能及豈得以無為其自性
若以無性為自性者應類餘無不名
勝義應不能證無上菩提則違自宗
成大過失依他起性若實有者便違
經說故契經言

諸法從緣起緣法兩皆無能如是正知
名通達緣起若法從緣生此法都無性
若法都無性此法非緣生

取空自他俱捐此妄分別誰復能遮
得正見時自當能遣今且應問依他
起性何智所知謂無分別智所引生
世間淨智既無分別若有分別應不能行
此智是無分別若有分別應不能行
諸法實相但應緣彼遍計所執雖有
分別而說能行法實相者虛妄分別
應亦能行諸法實相又今未得無分
別後法實相智如何定知有依他起此
依他起非如現見地執所依如何定言
實有此性唯無分別智所引生世間淨
智知依他起與論相違如彼論言遍計
執性何智所行為凡智耶為聖智耶
俱非所行以無相故依他起性何智
所行俱是所行然非出世聖智所行
又言五事幾是所取幾是能取三是

所取分別正智通能所取名相分別
分別所取正智有二一緣真如第二
是彼所引生故今猶未得相等又是
依他起性故彼論言遍計所執五事
不攝依他起性四事所攝若依他起
世智所緣而說非空甚可嗤笑諸法
實相非是世間心智所行如前屢辨

故不應說實有依他論說依他亦凡
智境據自證受故不相違依他起性
即心心法從緣起時變似種種相名
等塵實自證受而增上慢謂取外塵
然諸外塵遍計所執無體相故非所
緣緣故非聖凡智所行境一切有漏
心及心法唯能證受自所現塵未能
如實證餘心境無漏世智相應心品
由性離染自他俱證故說依他淨智
所了與論所說理不相承汝咄笑言
自呈愚昧非顯我說與理相違若從
緣生心及心法同遍計執皆自性空
便似空花何能繫縛三有舍識生死
輪迴是故依他非無體實論者本意
決定應然若不尔者何緣故說妄分
別縛證空能除誰覩龜毛能計能縛
誰見兔角能證能除由是應知有心心
法但無心外所執諸塵云何定知諸
法唯識屢屢經說於此何疑故契經
言佛告善現無毛端量寶物可休愚
夫異生造諸業行唯有轉倒與彼為
依頗倒即是虛妄分別虛妄分別即
心心法又契經言無有少法自性

得唯有能造能造即是心及心法又契經說三界唯心如是等經其數無

量是故諸法唯識理成豈不決定執

一切法實唯有識亦成顛倒是則應

如色等諸法顛倒境故其體實無又

境既無識士何有不應一識二分合

成勿當失於心自一相若言識體實

應亦說境界非無世俗同知有心境

故若許實有少分識體應說此體其

俗同所了知有能緣心故說唯識則

相如何既不可言能識所識如何定

說唯有識耶諸契經言唯有識者為

息妄心息故證會中道故契經言

未達境唯心起二種分別達境唯心已

分別亦不生知諸法唯心便捨外塵相

由此息分別悟平等真空

如世有良醫妙藥投眾病諸佛亦如是為物說唯心

雖說極微亦可分析據方所故如舍

如瓶此難極微可成多分是假非實

不可全無若不尔者心及心法一刹

那中時分攝故如歲月等衆分合成

亦可全無成大過失如是等類隨見

不同分陽聖言令成多分斥與諍論

各執一邊既不能除惡見塵垢誰能

契當諸佛世尊所說大乘清深妙旨

未會真理隨已執情自是非他深可

怖畏應捨執著空有兩邊領悟大乘

不二中道如契經說菩薩當知身見

為根所生諸見惑法業繫縛世間

輕彼微無諸法邪見及於此見稱讚

諸世間非法謂法法謂非法非義謂

義義謂非義自損損他深可悲愍然佛所說無不甚深二諱法門取為難測今且自勵依了義經略辨指歸息

諸諱論世俗諱者謂從緣生世出世間色心等法親證離說展轉可言親

證為先後方起說此世俗諱亦有亦生假令所成猶諸幻事從分別起如

夢所為有相可言名世俗諱勝義諱

者謂聖所知分別名言皆所不及自

內所證不由他緣無相絕言名勝義

諦如是略說二諱法門正法學徒同無所諱依前世俗染淨法生依後勝

義證於寂滅是故聖說心境有三一

者有言有相心境二者無言有相心

境三者無言無相心境初於名言能

有覺悟亦有隨眠次於名言雖有隨

眠而無覺悟後於名言隨眠覺悟一

向永無初二緣世俗後一緣勝義復

有水離言說隨眠後所得心通緣二

諦若於世俗起堅執見及於世俗起不順見此二俱名虛妄分別是生一切無義利門繫縛有情今不解脫空

無我見能悉斷除今諸有情離三有

縛自證究竟寂滅涅槃亦轉化他令
得解脫拔除正習障根本故若於世
俗起不順見此於勝義定有乖違為
明此見故說頌曰

法成一成無違真亦違俗故與有一異

二俱不可言

論曰若執諸法與其有性定為一者
法則成一定為異者法則成無是即
違真亦復違俗所以者何若一切法
與有性一色應如聲是聲非色聲應
如色是色非聲即有性故法應成一
若一切法與有性異即色聲等體悉
成無非有性故如空花等若執諸法
與一性等定一異過如應當知是故
有等與法一異二種妄見違俗及真
俱是俱非相違戲論過同一異故不
別論於勝義中有無等寂一切問難
皆不得成為顯此義故說頌曰

有非有俱非諸宗皆寂滅於中欲興難

畢竟不能申

論曰勝義理中無少有法以一切法
本性無生故有見宗於斯寂滅依有
見故非有見生此見既亡彼見隨滅

真若非有聖智不行聖智所行必非
非有故非有見不證其真聖智觀真
不觀非有簡俗有故說真非有真非
有言還依俗說真非有教能順趣真
是故諸經多說非有有非有見於此
既除俱是俱非皆應類遣以其有等
皆可未詮真絕表詮故非有等一切
惡見擾動其心於正理中廣興邪難
皆依如是有等見生此見既除彼亦
隨滅雖欲猛勵抗論真空由無所依
措言何寄如空無底足不可依諸有
大心發弘誓者欲窮來際利樂有情
應正斷除妄見塵垢應妙悟入善逝
真空為滿所求當勤修學

癸卯歲高麗國大藏都監奉
勅周造
八乘廣百論釋論卷第十

四句百非皆滅其猶劫火燎纖毫
故我殉命訪真宗 欣遇隨聞隨譯訖
熙此速與諸舍識俱昇無上佛菩提

聖言論釋卷第十 第三十六是
齊言論釋卷第十 第三十六是
我在為燎邪宗火流以如來正教酥
又扇因明廣大風誰敢如蛾投猛焰
三藏法師於鷲嶺北得聞此論隨聽
隨翻自慶成功而說頌曰

聖天護法依智悲為挫羣邪制斯論